缁门警训十卷

元僧永中等 • 乾隆大藏經 • 此土著述

重刊缁门警训序

一性圆明人人具足。瞥然妄念遽尔轮回。大哀旷济拔滞溺之沈流。方便多门俾修为以复厥性。然必志至焉。气次焉。弗能以志帅气者。往往陷于过差之地。而不反。由是而有具大根器。乘本愿轮。灭却正法眼藏者。出而为恶辣钳锤嗔拳热喝。若迅雷疾霆之弗及掩耳。以烹炼之以钧陶之。以掀翻而扩彻之。以至或为法语。为小参。为示众。为警策。为训诫。为箴铭。以激厉之。以鞭辟之。以奖拔之。以化导而诱引之。噫弘法愿重愍物情深。缁门警训一书之所以会萃成编者。岂徒然哉。乃若大明丽天。等受厥照。膜翳在眼。妄生疑端。则又错综。

金轮世主之公论。先哲儒宗之偈赞。于其中焉。或者以为直指单传扫空文字。有所立言悖违宗旨。必告之曰。神机活脱石火电光。杀活纵擒不涉功用。斯惟直接上根。中下之流不堪觑着。眷彼杂花四法界内。终之以事事无碍。明其不舍一法。而无适不可者。岂殆所谓理悟则一事修无穷。而显权宜机应者之准绳也欤。嘉禾啻禅人刊行是书。将使人人因言以见事。因事以见理因理以见心。因心以见性。而复厥本有自然之天。与夫因指以见月。因月以忘指。因忘以忘月。而忘厥所忘之忘者。同出而异名。此又事理互融。空有绝待。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者之剩语也。尚何警训之有哉。尚何警训之有哉。

成化六年岁次庚寅春三月朔武林清平山空谷沙门景隆序。

缁门警训目录

卷第一。

沩山大圆禅师警策　明教嵩禅师尊僧篇　孤山圆法师示学徒　勉学上(并序)　勉学下　姑苏景德寺云法师务学十门(并序)　上封佛心才禅师坐禅仪　长芦慈觉颐禅师坐禅仪　劝参禅文自警文。

卷第二。

龙门佛眼远禅师坐禅铭　三自省察　鹅湖大义禅师坐禅铭　庐山东林混融禅师示众　蓝谷信法师自镜录序　释难文　梁高僧称法主遗诫小师　右街宁僧录勉通外学　晋支遁禅师座右铭　周京师大中兴寺道安法师遗诫九章　大唐慈恩法师出家箴　南岳法轮寺省行堂记　周渭滨沙门亡名法师息心铭　洞山和尚规诫　慈云式忏主书绅　愿文　圭峰密禅师座右铭白杨顺禅师示众　永明智觉寿禅师垂诫　八溢圣解脱门

大智照律师比丘正名 舍缘铭 座右铭 规绳后跋。

卷第三。

抚州永安禅院僧堂记　禅月大师大隐龟鉴　右街宁僧录三教总论　传禅观法洪州宝峰禅院选佛堂记丞相张商英撰　三祖镜智禅师信心铭　戒定慧三学　释法四依戒唯佛制不通余人　撮略诸文以叹戒法　佛在世时偏弘戒法　示僧尼戒相广略　度尼教意尼八敬法出家超世　沙弥五德　三衣兴意　引示袈裟功能　大教永断缯绵皮物举现事以斥妄行 示衣财体如非 示敬护三衣钵具法 示开制本缘 钵制意 坐具教意。

卷第四。

漉囊教意　引大教说净以斥倚滥　八财不净长贪坏道　劝广开怀利随道拥辩烧身指大小相违　律制杂学以妨正业　解行无实反轻戒律　三宝住持全由戒法明理三宝功高归之益大　住持三宝　化相三宝　仁宗皇帝赞三宝文　大慧禅师看经回向文懒庵枢和尚语(六)　四句偈　示比丘忖己德行受食　示比丘慎勿放逸　菩萨三事无厌戒定慧　诫观檀越四事从苦缘起出生法　诫观末法中校量心行法诫观破戒僧尼不修出世法　诫观六难自庆修道法　戒贤论师祈祷观音文永嘉真觉禅师发愿文 随州大洪山遂禅师礼华严经文 桐江瑛法师观心铭。

卷第五。

终南山宣律师宾主序　东山演禅师送徒弟行脚　汉显宗开佛化法本内传中峰和尚遗诫门人　诫闲　千岩长禅师示众　天衣怀禅师室中以净土问学者大智律师警自甘涂炭者 永明寿禅师戒无证悟人勿轻净土 慈云式忏主三衣辩惑篇。

卷第六。

长芦慈觉颐禅师龟镜文　慈受禅师示众箴规　笑翁和尚家训　黄龙死心新禅师小参褒禅山慧空禅师轮藏记　慈照聪禅师住石门查待制为撰僧堂记应庵华禅师答诠长老法嗣书　怡山然禅师发愿文　开善密庵谦禅师答陈知丞书司马温公解禅偈 仰山饭 白侍郎六赞偈(并序) 天台圆法师自诫。

卷第七。

芙蓉楷禅师小参　黄檗禅师示众　徐学老劝童行勤学文　月窟清禅师训童行山谷居士黄太史发愿文　云峰悦和尚小参语　月林观和尚体道铭　慈受深禅师小参汾州大达无业国师上堂　法昌遇禅师小参　古镜和尚回汾阳太守　雪窦明觉禅师壁间遗文范蜀公送圆悟禅师行脚　保宁勇禅师示看经　大智照律师送衣钵与圆照本禅师书

释门登科记序 颜侍郎答云行人书 陈提刑贵谦答真侍郎德秀书。

卷第八。

慈受禅师训童行 勉僧看病 大慧禅师礼观音文 天台智者大师观心诵经法 观心食法 大智律师三衣赋 铁钵赋 坐具赋 漉囊赋 锡教赋 颐禅师诫洗面文 辨才净法师心师铭 唐禅月大师座右铭 吉州龙济山友云鉴和尚蛇秽说 大慧禅师答孙知县书 佛鉴勤和尚与佛果勤和尚书 答投子通和尚书。

卷第九。

隋高祖文皇帝敕文 晋王受菩萨戒疏(即隋炀帝) 婺州左溪山朗禅师召永嘉大师山居书 永嘉答书 天台圆法师忏悔文 发愿文 荆溪大师诵经普回向文 芭蕉泉禅师示众 龙门佛眼禅师十可行十颂(并序) 示禅人心要 诫问话 大隋神照真禅师上堂(二) 云峰悦和尚室中举古 金陵保宁勇禅师示众 古德渴热行 觉范洪禅师送僧乞食序 为僧不预于十科事佛徒消于百载 或庵体禅师上堂 示众 小参 结座 真净文禅师颂 灵芝照律师颂 古德垂诫 勉看经 勉应缘 勉住持 洞山和尚自诫 雪峰存禅师入闽 宏智禅师示众 省病僧 大慧禅师示徒 庞居士颂 自保铭 上竺佛光照法师示小师 圭峰禅师示学徒委曲 登厕规式 大智律师入厕垂训。

卷第十。

赞佛传法偈 禅林妙记前序 石屋琪禅师送庆侍者回里省师 结制小参 上堂 商太宰问孔子圣人 钟山铁牛印禅师示童行法晦 抚州永安禅院新建法堂记无尽居士撰 宋文帝集朝宰论佛教 后汉书郊祀志 杭州净慈寺守一法真禅师棺地回向文 随州大洪山灵峰寺十方禅院记 唐修雅法师听诵法华经歌 梁皇舍道事佛诏。

目录(终)

缁门警训卷第一 沩山大圆禅师警策

夫业系受身未免形累。禀父母之遗体。假众缘而共成。虽乃四大扶持。常相违背。无常老病不与人期。朝存夕亡刹那异世。譬如春霜晓露倏忽即无。岸树井藤岂能长久。念念迅速。一刹那间转息即是来生。何乃晏然空过。父母不供甘旨。六亲固以弃离。不能安国治邦。家业顿捐继嗣。缅离乡党剃发禀师。内勤克念之功。外弘不诤之德。迥脱尘世冀期出离。何乃才登戒品。便言我是比丘。檀越所须吃用。常住不解忖思。来处谓言法尔。合供吃了聚头暄喧。但说人间杂话。然则一期趁乐。不知乐是苦因。曩劫徇尘未尝返省。时光淹没岁月蹉跎。受用殷繁施利浓厚。动经年载不疑弃离。积聚滋多保持幻质。导师有敕戒勖比丘。进道严身三常不足。人多于此耽味不休。日往月来飒然白首

。后学未闻旨趣应须。博问先知将谓出家。贵求衣食佛先制律。启创发蒙轨则威仪。净如冰雪。止持作犯束敛初心。微细条章革诸猥弊。毗尼法席曾未叨陪。了义上乘岂能甄别。可惜一生空过。后悔难追。教理未尝措怀。玄道无因契悟。及至年高腊长。空腹高心不肯亲附良朋。惟知倨傲未谙法律。戢敛全无。或大语高声出言无度。不敬上中下座。婆罗门聚会无殊。碗钵作声食毕先起。去就乖角僧体全无。起坐忪诸动他心念。不存些些轨则小小威仪。将何束敛。后昆新学无因仿效。才相觉察。便言我是山僧。未闻佛教。行持一向情存粗糙。如斯之见盖为初心。慵惰饕餮因循荏苒。人间遂成疏野不觉。躘踵老朽触事面墙。后学咨询无言接引。纵有谈说不涉曲章。或被轻言便责后生。无礼嗔心忿起言语。谈人一朝卧疾在床。众苦萦缠逼迫。晓夕思忖心里恛惶。前路茫茫未知何往。从兹始知悔过。临渴掘井奚为自恨。早不预修年晚多诸过咎。临行挥霍怕怖惛惶。谷穿雀飞。识心随业如人负债。强者先牵心绪多端。重处偏坠。无常杀鬼念念不停。命不可延时不可待。人天三有应未免之。如是受身非论劫数。感伤叹讶哀哉切心。岂可缄言递相警策。所恨同生像季去圣时遥。佛法生疏人多懈怠。略伸管见以晓后来。若不蠲矜。诚难轮逭。

夫出家者发足超方心形异俗。绍隆圣种震慑魔军。用报四恩拔济三有。若不如此。滥厕僧伦言行荒疏。虚沾信施。昔年行处寸步不移。恍惚一生将何凭恃。况乃堂堂僧相容貌可观。皆是宿植善根感斯异报。便拟端然拱手。不贵寸阴事业不勤。功果无因克就。岂可一生空过。抑亦来业无裨。辞亲决志披缁。意欲等超何所晓夕思忖。岂可迁延过时。心期佛法栋梁。用作后来龟镜。常以如此未能少分相应。出言须涉于典章。谈说乃傍于稽古。形仪挺特意气高闲远。行要假良朋。数数清于耳目。住止必须择伴。时时闻于未闻。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亲附善者如雾露中行。虽不湿衣时时有润。狎习恶者长恶知见。晓夕造恶。即目交报殁后沉沦。一失人身万劫不复。忠言逆耳。岂不铭心者哉。便能澡心。育德晦迹韬名蕴素。精神喧嚣。止绝。若欲参禅学道。顿超方便之门。心契玄津研几精妙。决择深奥启悟真源。博问先知亲近善友。此宗难得其妙。切须子细用心。可中顿悟正因。便是出尘阶渐。此则破三界二十五有。内外诸法尽知不实。从心变起悉是假名。不用将心凑泊。但情不附物。物岂碍人。任他法性周流莫断莫续。闻声见色盖是寻常。遮边那边应用不阙。如斯行止实不枉披法服。亦乃酬报四恩拔济三有。生生若能不退。佛阶决定可期。往来三界之宾。出没为他作。则此之一学最妙最玄。但办肯心必不相赚。若有中流之士。未能顿超。且于教法留心。温寻贝叶精搜义理。传唱敷扬接引后来。报佛恩德。时光亦不虚弃。必须以此扶持。住止威仪便是僧中法器。岂不见倚松之葛上耸千寻。附托胜因方能广益。恳修斋戒莫谩亏踰。世世生生殊妙因果。不可等闲过日兀兀度时。可惜光阴。不求升进。徒消十方信施。亦乃孤负四恩

。积累转深。心尘易壅触途成滞。人所轻欺。古云。彼既丈夫我亦尔。不应自轻而退屈。若不如此徒在缁门。荏苒一生殊无所益。伏望兴决烈之志。开特达之怀。举措看他上流。莫擅随于庸鄙。今生便须决断想料。不由别人息意忘缘。不与诸尘作对。心空境寂。只为久滞不通。熟览斯文时时警策。强作主宰莫徇人情。业果所牵诚难逃避。声和向顺形直影端。因果历然岂无忧惧。故经云。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故知三界刑罚萦绊杀人。弩力勤修莫空过日。深知过患方乃相劝行持。愿百劫千生处处同为法侣。乃为铭曰。

幻身梦宅空中物色。前际无穷后际宁克。出此没彼升沈疲极。未免三轮何时休息。贪恋世间阴缘成质。从生至老一无所得。根本无明因兹被惑。光阴可惜刹那不测。今生空过来世窒塞。从迷至迷皆因六贼。六道往还三界匍匐。早访明师亲近高德。决择身心去其荆棘。世自浮虚众缘岂逼。研穷法理以悟为则。心境俱捐莫记莫忆。六根怡然行住寂默。一心不生万法俱息。

明教嵩禅师尊僧篇

教必尊僧何谓也。僧也者以佛为性。以如来为家。以法为身。以慧为命。以禅悦为食。故不恃俗民。不营世家。不修形骸。不贪生不惧死。不溽乎五味。其防身有戒。摄心有定。辨明有慧。语其戒也洁清三惑。而毕身不污。语其定也恬思虑正。神明而终日不乱。语其慧也。崇德辨惑而必然。以此修之之谓因。以此成之之谓果。其于物也有慈有悲。有大誓有大惠。慈也者。当欲安万物。悲也者。常欲拯众苦。誓也者。誓与天下见真谛。惠也者。惠群生以正法。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揜。密而行之。鬼神不能测。其演法也辨说不滞。其护法也奋不顾身。能忍人之不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其正命也丐食而食而不为耻。其寡欲也粪衣缀钵而不为贫。其无争也可辱而不可轻。其无怨也可同而不可损。以实相待物。以至慈修己。故其于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其语无妄故其为信也至。其法无我故其为让也诚。有威可警有仪可则。天人望而俨然。能福于世能导于俗。其忘形也委禽兽而不怪。其读诵也冒寒暑而不废。以法而出也游人间遍聚落。视名若谷响。视利若游尘。视物色若阳艳。煦妪贫病瓦合舆僮。而不为卑。以道而处也虽深山穷谷。草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不可以利诱。不可以势屈。谢天子诸侯而不为高。其独立也以道自胜。虽形影相吊而不为孤。其群居也以法为属。会四海之人而不为混。其可学也虽三藏十二部。百家异道之书。无不知也。他方殊俗之言无不通也。祖述其法则有文有章也。行其中道则不空不有也。其绝学也离念清净纯真一如。不复有所分别也。僧乎其为人至。其为心溥。其为德备。其为道大。其为贤非世之所谓贤也。其为圣非世之所谓圣也。出世殊胜之贤圣也。僧也如此可不尊乎。

孤山圆法师示学徒

於戏大法下衰去圣逾远。披缁虽众谋道尤稀。竞声利为己能。视流通为儿戏。遂使法门罕辟教网将颓。实赖后昆克荷斯道。汝曹虚心请法洁己依师。近期于立身扬名。远冀于革凡成圣。发挥像法舍子而谁。故须修身践言慎终如始。勤尔学问谨尔行藏。避恶友如避虎狼。事良朋如事父母。奉师尽礼为法亡躯。有善母自矜。起过务速改。守仁义而确乎不拔。处贫贱则乐以忘忧。自然与祸斯违与福斯会。岂假相形。问命谄求荣达之期。择日选时苟免否屯之运。此岂沙门之远识。实惟俗子之妄情。宜乎见贤思齐。当仁不让。慕雪山之求法。学善财之寻师。名利不足。动于怀。死生不足忧其虑。倘功成而事遂。必自迩而涉遐。不沽名而名自扬。不召众而众自至。智足以照惑。慈足以摄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使真风息而再振。慧炬灭而复明。可谓大丈夫焉。可谓如来使矣。岂得身栖讲肆。迹混常徒。在秽恶则无所间然。于行解则不见可畏。以至积习成性自灭其身。始教慕彼上贤。终见沦于下恶。如斯之辈诚可悲哉。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斯之谓矣。中人以上可不诫欤。抑又戒慧分宗大小异学。悉自佛心而派出。意存法界以同归。既而未晓大猷。于是各权所据。习经论则以戒学为弃物。宗律部则以经论为凭虚。习大法者则灭没小乘。听小乘者则轻毁大法。但见人师偏赞。遂执之而互相是非。岂知佛意常融。苟达之而不见彼此。应当互相成济。共熟机缘。其犹万派朝宗无非到海。百官莅事咸曰勤王。未见护一派而拟塞众流。守一官而欲废庶绩。原夫法王之垂化也。统摄群品各有司存。小律比礼刑之权。大乘类钧衡之任。营福如司于漕挽。制撰若掌于王言。在国家之百吏咸修。类我教之群宗竞演。果明此旨岂执异端。当须量己才。能随力演布。性敏则兼学为善。识浅则颛门是宜。若然者虽各播风猷。而共成慈济。同归和合之海。共坐解脱之床。夫如是则真迷途之指南。教门之木铎也。居乎师位谅无惭德。趣乎佛果决定不疑。汝无矜伐小小见知。树立大大我慢。轻侮先觉荧惑后生。虽云听寻未补过咎。言或有中。汝曹思之。

勉学上(并序)

中人之性知务学而或堕于学。乃作勉学。

呜呼学不可须臾怠。道不可须臾离。道由学而明学可怠乎。圣贤之域由道而至。道可离乎。肆凡民之学不怠可以至于贤。贤人之学不怠可以至于圣。冉求之学可以至于颜渊。而不逮具体者中心怠耳。故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患力不足者中道废。今汝画。颜渊之学可以至于夫子。而不齐于圣师者。短命死耳。如不死安知其不如仲尼哉。以其学之不怠也。故曰。有颜氏子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或问。圣人学耶。曰是何言欤。是何言欤。凡民与贤犹知学。岂圣人怠于学耶。夫天之刚也。而能学

柔于地故。不干四时焉。地之柔也。而能学刚于天故。能出金石焉。阳之发生也。而亦学肃杀于阴故。靡草死焉。阴之肃杀也。而亦学发生于阳故。荠麦生焉。夫为天乎地乎阳乎阴乎。交相学而不怠。所以成万物。天不学柔则无以覆。地不学刚则无以载。阳不学阴则无以启。阴不学阳则无以闭。圣人无他也。则天地阴阳而行者四者学不怠。圣人恶乎怠。或者避席曰。予之孤陋也。幸子发其蒙。愿闻圣人之学。中庸子曰。复坐吾语汝。书不云乎。惟狂克念作圣。惟圣罔念作狂。是故圣人造次颠沛未尝不念正道而学之也。夫子大圣人也。拔乎其萃出乎其类。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入太庙每事问。则是学于庙人也。三人行择其善者而从之。则是学于偕行也。入周则问礼于老子。则是学于柱史也。岂仲尼之圣不若庙人行人柱史耶。盖圣人惧夫不念正道而学之。则至于狂也矣。故曰。必有如丘之忠信焉。必不如丘之好学也。曰圣人生而知之何必学为。曰知而学圣人也。学而知常人也。虽圣人常人莫有不由于学焉。孔子曰。君子不可不学。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斩而用之达乎犀革。以此言之。何学之有。孔子曰。栝而羽之镞而砺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矣。噫圣人之学无乃栝羽镞砺使深入乎。岂生而知之者。兀然不学耶。

勉学下

夫圣且贤必务于学。圣贤以下安有不学而成人哉。学犹饮食衣服也。人有圣乎贤乎众庶乎。虽三者异。而饥索食渴索饮寒索衣则不异矣。学也岂得异乎。惟禽兽土木不必学也。呜呼愚夫嗜饮食而不怠。冒货利而不休。及就于学朝学而夕怠者有矣。夫有春学而冬怠者有矣。夫苟如嗜饮食冒货利之不知怠者。何患于不为博闻乎。不为君子乎。曰世有至愚者。不辩菽麦之异。不知寒暑之变。岂令学耶。岂可教耶。曰至愚由不教也。由不学也。苟师教之不倦彼心之不怠者。圣域可跻而升乎。何忧菽麦之不辩乎。且愚者渴而知饮。饥而知食。寒而知衣。既知斯三者则与草木殊矣。恶乎不可学也。不可教也。人之至愚岂不能日记一言耶。积日至月则记三十言矣。积月至年则记三百六十言矣。积之数年而不怠者。亦几于博闻乎。又日取一小善而学行之。积日至月则身有三十善矣。积月至年则身有三百六十善矣。积之数年而不怠者。不亦几于君子乎。为愚为小人而不变者。由不学耳。中庸子喟然叹曰。吾尝见耻智之不逮才之不敏。而辍于学者。未见耻饮食不如他人之多而辍饮食者。辍饮食则殒其命。何必耻于不多耶。辍学问则同夫禽兽土木。何必耻才智之不如他人耶。苟耻才智不如则不学。则亦应耻饮食不如他人则废饮食。以是观之岂不大误乎。吾亦至愚也。每揣才与智不逮他人者远矣。由知饮食之不可辍。而不敢怠于学也。行年四十有四矣。虽病且困。而手未尝释卷。所以惧同于土木禽兽耳。非敢求臻圣域也。亦非求乎闻达也。虽或彷徉户庭。夷犹原野。以暂颐养。目观心思。亦未尝敢废于学也。由是登山则思学其高。临水则思学其清。坐石则思学其坚

。看松则思学其贞。对月则思学其明。万境森列各有所长。吾悉得师而学之。万境无言而尚可学。人之能言。虽万恶必有一善也。师一善以学之。其谁曰不然乎。中庸子曰。世有求之而或不得者也。世有求之而必得者也。求之而或不得者利也。求之而必得者道也。小人之于利也。虽或万求而万不得。而求之弥勇。君子之于道也。求之必得。而望涂怀怯自念力不足者。此求利小人之罪耳。仲尼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言求之而必得也。

姑苏景德寺云法师务学十门(并序)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余十有五而志于学。荏苒光景。倏忽老至。岁月既深。粗知其趣。翻叹畴昔。殊失斯旨。限迫桑榆。学不可逮。因述十门垂裕后昆。俾务学以成功。助弘教而复显云尔。

不修学无以成。

涅槃经云。凡有心者皆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盖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此性虚通灵明常寂。若谓之有无状无名。若谓之无圣以之灵。群生无始不觉自迷。烦恼覆蔽遗此本明。能生诸缘枉入六趣。由是大觉悯物迷盲。设戒定慧三学之法。其道恢弘示从真以起妄。轨范群品令息妄以归真。若能信受佛语。随顺师学。乃驾苦海之迅航。则登圣道之梯蹬。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焉。

不折我无以学。

说文云。我施身自谓也。华严云。凡夫无智执着于我。法华云。我慢自矜高。谄曲心不实由执我见憍慢贡高不愧。无智妄自尊大。见善不从罔受教诲。于贤不亲去道甚远。欲求法者当折我心。恭默思道屈节卑礼。以敬事长尊师重道。见贤思齐。鸠摩罗什初学小教顶礼盘头达多。此下敬上谓之贤尊。盘头达多晚求大法。复礼鸠摩罗什。此上敬下谓之尊贤。故周易曰。谦德之柄也。书云。汝惟不矜自贤曰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晏子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禄益厚者施益博。子夏曰。敬而无失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不择师无以法。

鸟之将息必择其林。人之求学当选于师。师乃人之模范。模不模范不范。古今多矣。为模范者世唯二焉。上则智慧博达行业坚贞。犹密室灯光彻窗隙。次乃解虽洞晓行亦藏瑕。如犯罪人持灯照道。斯二高座皆蕴师法。其如寡德适时名而不高。望风依附毕世荒唐。东晋安师。十二出家。貌黑形陋。师轻视之驱役田舍。执劳三年。方求师教授辨意经。执卷入田因息就览。暮归还师经已阁诵。师方惊叹乃为剃发。至受具戒恣其游学

。投佛图澄。见以奇之。异哉小童。真世良骥不遇青眼困驾盐车。自非伯乐奚彰千里之骏。故出家者慎宜详择察。有匠成之能方具资禀之礼。故南山云。真诚出家者怖四怨之多苦。厌三界之无常。辞六亲之至爱。舍五欲之深着。能如是者名真出家。则可绍隆三宝度脱四生。利益甚深功德无量。比真教凌迟慧风掩扇。俗怀侮慢道出非法。并由师无率诱之心。资缺奉行之志。二彼相舍妄流鄙境。欲令道光焉可得乎。

不习诵无以记。

记诸善言讽而诵之。迦葉阿难具足住持八万法藏。西域东夏高德出家。幼年始习皆学诵持。竺佛图澄能诵佛经数百万言。佛陀跋陀。此云觉贤。同学数人习诵为业。余人一月工诵。觉贤一日能记。其师叹曰。一日之学敌三十夫。然人至愚岂不日记一言。以日系月以月系年。积工必广累课亦深。其道自微而生。何患无所立矣。

不工书无以传。

书者如也。叙事如人之意。防现生之忘失。须缮写而编录。欲后代以流传。宜躬书以成集。则使教风不坠。道久弥芳。故释氏经律结集贝多。孔子诗书删定竹简。若不工书事难成就。翻思智者无碍之辩。但益时机。自非章安秉笔之力。岂留今日。故罽宾高德盘头达多。从旦至中手写千偈。从中至暮口诵千偈。但当遵佛能写名字。慎勿效世精草隶焉。

不学诗无以言。

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诗陈褒贬语顺声律。国风敦厚雅颂温柔。才华气清词富彬蔚。久习则语论自秀。才诵乃含吐不俗。彼称四海习凿齿。此对弥天释道安。陈留阮瞻时忽嘲曰。大晋龙兴天下为家。沙门何不全发肤去袈裟。释梵服被绫纱。孝龙对曰。抱一以逍遥。唯寂以致诚。剪发毁容改服变形。彼谓我辱我弃彼荣。故无心于贵而愈贵。无心于足而愈足。此乃气蕴兰芳言吐风采。虽不近乎聋俗而可接于清才。佛法既委王臣。弘道须习文翰。支遁投书北阙。道林方逸东山。自非高才岂感君主。宜省狂简之言。徒虚语耳。

非博览无以据。

高僧传云。非博则语无所据。当知今古之兴亡。须识华梵之名义。游三藏之教海。玩六经之词林。言不妄谈语有典据。故习凿齿赞安师曰。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算数悉亦能通。佛经妙义故所游刃。真宗皇帝诏李侍读饮。仲容起固辞曰。告官家彻臣器。上问何故谓天子为官家。对曰。臣尝记蒋济万机论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喜曰。真所谓君臣千载一遇。此由学问藏身

多识前言。无所累矣。

不历事无以识。

子曰。吾非圣人经事久矣。洎入太庙每事问者。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罗汉虽圣赤盐不知。方朔虽贤劫灰罔辩。多见而识之。未见而昧矣。李后主得画牛一轴。昼则出于栏外。夜乃归于栏中。持贡阙下。太宗张后苑以示群臣。俱无知者。惟僧录赞宁曰。南倭海水或减则滩碛微露。倭人拾方。诸蚌腊中有余泪数滴者。得之和色着物。则昼隐而夜显。沃焦山时或风烧飘击。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则昼显而夜晦。诸学士皆以为无稽。宁曰。见张骞海外异记。后杜镐检三馆书。自果见于六朝旧本书中。此乃博闻强识见几而作也。

不求友无以成。

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故君子以朋友讲习。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品藻人物商榷同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刘孝标云。组织仁义琢磨道德。欢其愉乐恤其陵夷。寄通灵台之下。遗迹江湖之上。风雨急而不辍其音。雪霜零而不渝其色。斯乃贤达之素交。历万古而一遇。东晋道安未受戒时。会沙弥僧光于逆旅。其陈志慕神气慷慨。临别相谓曰。若俱长大勿忘同游。后光学通经论。隐飞龙山。安后复从之相会所喜。谓昔誓始从。因共披文属思。新悟尤多。安曰。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光曰。且当分析逍遥。何容是非先达。安曰。弘赞理教宜令允惬。法鼓竞鸣何先何后。时僧道护亦隐飞龙。乃共言曰。居静离俗每欲匡心大法。岂可独步山门。使法轮辍轸。宜各随力所被以报佛恩。众佥曰善。遂各行化。

不观心无以通。

维摩云诸佛解脱当依众生心行中求。何以故。晋华严云。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阴。一切世间中。无不从心造。如心佛亦尔。如佛众生然。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既为生佛之母。亦为依正之源。故楞严云。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欲言心有。如筌篌声求不可见。欲言其无。如筌篌声弹之亦响。不有不无妙在其中。故般舟云。诸佛从心得解脱。心者清净名无垢。五道鲜洁不受色。有解此者大道成。遵此十门上行下效不倦。终之则吾佛之教可延于后世。苟谓不然。祖道必丧。倾望后裔。览而警焉。

上封佛心才禅师坐禅仪

夫坐禅者。端心正意洁己虚心。叠足跏趺收视反听。惺惺不昧沉掉永离。纵忆事来尽情抛弃。向静定处正念谛观。知坐是心及返照是心。知有无中边内外者心也。此心虚

而知寂而照。圆明了了不堕断常。灵觉昭昭拣非虚妄。今见学家力坐不悟者。病由依计。情附偏邪。迷背正因。枉随止作。不悟之失。其在斯焉。若也敛澄一念密契无生。智鉴廓然心华顿发。无边计执直下消磨。积劫不明一时豁现。如忘忽记如病顿瘳。内生欢喜心。自知当作佛。即知自心外无别佛。然后顺悟增修因修而证。证悟之源是三无别。名为一解一行三昧。亦云无功用道。便能转物不离根尘。信手拈来互分主伴。乾坤眼净今古更陈。覩体神机自然符契。所以维摩诘曰。不起寂灭定。而现诸威仪。是为宴坐也。然当知水澄月现镜净光全。学道之人坐禅为要。苟不尔者。修途轮转汩没四生。酸鼻痛心难以自默。聊书大概助发真源。果不废修即同参契。

长芦慈觉赜禅师坐禅仪

学般若菩萨先当起大悲心发弘誓愿。精修三昧誓度众生。不为一身独求解脱。尔乃放舍诸缘休息万事。身心一如动静无间。量其饮食不多不少。调其睡眠不节不恣。欲坐禅时。于闲静处厚敷坐物。宽系衣带令威仪齐整。然后结加趺坐。先以右足安左髀上。左足安右髀上。或半趺坐亦可。但以左足压右足而已。次以右手安左足上。左掌安右掌上。以两手大拇指面相拄。徐徐举身前向。复左右摇振。乃正身端坐。不得左倾右侧。前躬后仰。令腰脊头项骨节相拄。状如浮屠。又不得耸身太过。令人气急不安。要令耳与肩对。鼻与脐对。舌拄上齶唇齿相着。目须微开免致昏睡。若得禅定其力最胜。古有习定高僧。坐常开目。向法云圆通禅师亦诃人闭目坐禅。以为黑山鬼窟。盖有深旨。达者知焉。身相既定气息既调。然后宽放脐腹。一切善恶都莫思量。念起即觉。觉之即失。久久忘缘自成一片。此坐禅之要术也。窃为坐禅乃安乐法门。而人多致疾者。盖不善用心故也。若善得此意。则自然四大轻安精神爽利。正念分明法味资神。寂然清乐。若已有发明者。可谓如龙得水似虎靠山。若未有发明者。亦乃因风吹火。用力不多。但辨肯心。必不相赚。然而道高魔盛逆顺万端。但能正念见前。一切不能留碍。如楞严经。天台止观。圭峰修证仪。具明魔事。预备不虞者。不可不知也。若欲出定。徐徐动身安详而起。不得卒暴。出定之后。一切时中常依方便。护持定力如护婴儿。即定力易成矣。夫禅定一门最为急务。若不安禅静虑。到遮里总须茫然。所以探珠宜静浪。动水取应难。定水澄清心珠自见。故圆觉经云。无碍清净慧。皆依禅定生。法华经云。在于闲处修摄其心。安住不动如须弥山。是知超凡越圣必假静缘。坐脱立亡须凭定力。一生取办尚恐蹉跎。况乃迁延将何敌业。故古人云。若无定力甘伏死门。掩目空归宛然流浪。幸诸禅友三复斯文。自利利他同成正觉。

劝参禅文

夫解须圆解。还他明眼宗师。修必圆修。分付丛林道伴。初心薄福不善亲依。见解偏枯修行懒惰。或高推圣境孤负己灵。宁知德相神通。不信凡夫悟道。或自恃天真拨无因果。但向胸襟流出不依地立修行。所以粗解法师不通教眼。虚头禅客不贵行门。此偏枯之罪也。或则浑身破碎满面风埃。三千细行全无。八万威仪总缺。或则追陪人事缉理门徒。身游市井之间。心染闾阎之态。所以山野常僧未免农夫之诮。城隍释子反　儒士之羞。此懒惰之罪也。何不再离烦恼之家。重割尘劳之网。饮清风而访道流。探微言而寻知己。澄神祖域息意宗乘。静室虚堂。敛禅衣而宴坐。青山绿水。携杖锡以经行。忽若心光透漏。疑滞冰消。直下分明。岂昧三祇之极果。本来具足。何妨万行之因华。由是宗说兼通。若杲日丽虚空之界。心身俱静。如琉璃含宝月之光。可谓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众流入海总号天池。反观前非方知大错。忠言逆耳敢冀铭心。此世他生同为法侣。

自警文

神心洞照圣默为宗。既启三缄宜遵四实。事关圣说理合金文。方能辅翼教乘光扬祖道。利他自利功不浪施。若乃窃议朝廷政事。私评郡县官寮。讲国土之丰凶。论风俗之美恶。以至工商细务。市井间谈。边鄙兵戈中原寇贼。文章技艺衣食货财。自恃己长隐他好事。揄扬显过指摘微瑕。既乖福业无益道心。如此游言并伤实德。坐消信施仰愧龙天。罪始滥觞祸终灭顶。何也众生苦火四面俱焚。岂可安然坐谈无义。

缁门警训卷第二　龙门佛眼远禅师坐禅铭

心光虚映体绝偏圆。金波匝匝动寂常禅。念起念灭不用止绝。任运滔滔何曾起灭。起灭寂灭现大迦葉。坐卧经行未尝间歇。禅何不坐坐何不禅。了得如是始号坐禅。坐者何人禅是何物。而欲坐之用佛觅佛。佛不用觅觅之转失。坐不我观禅非外术。初心闹乱未免回换。所以多方教渠静观。端坐收神。初则纷纭久久恬淡。虚闲六门六门稍歇。于中分别。分别才生已成起灭。起灭转变从自心现。还用自心反观一遍。一反不再圆光顶戴灵焰腾辉。心心无碍横该竖入。生死永息。一粒还丹点金成汁。身心客尘透漏无门。迷悟且说逆顺休论。细思昔日冷坐寻觅。虽然不别也大狼藉。刹那凡圣无人能信。匝地忙忙大须谨慎。如其不知端坐思惟一日筑着。伏惟伏惟。

三自省察。

是身寿命如驹过隙。何暇闲情妄为杂事。既隆释种须绍门风。谛审先宗是何标格。

道业未办去圣时遥。善友师教诚不可舍。自生勉励念报佛恩。惟己自知大心莫退。

报缘虚幻不可强为。浮世几何随家丰俭。苦乐逆顺道在其中。动静寒温自愧自悔。

鹅湖大义禅师坐禅铭

参禅学道几般样。要在当人能择上。莫只忘形与死心。此个难医病最深。直须坐究探渊源。此道古今天下传。正坐端然如泰山。巍巍不要守空闲。直须提起吹毛利。要剖西来第一义。瞠却眼兮剔起眉。反覆看渠渠是谁。还如捉贼须见赃。不怕贼埋深处藏。有智捉获刹那顷。无智经年不见影。深嗟兀坐常如死。千年万岁只如此。若将此等当禅宗。拈花微笑丧家风。黑山下坐死水浸。大地漫漫如何禁。若是铁眼铜睛汉。把手心头能自判。直须着到悟为期。哮吼一声狮子儿。君不见磨砖作镜喻有由。车不行兮在打牛。又不见岩前湛水万丈清。沉沉寂寂杳无声。一朝鱼龙来搅动。波翻浪涌真堪重。譬如静坐不用工。何年及第悟心空。急下手兮高着眼。管取今生教了办。若还默默恣如愚。知君未解做工夫。抖擞精神着意看。无形无影悟不难。此是十分真用意。勇猛丈夫却须记。切莫听道不须参。古圣孜孜为指南。虽然旧阁闲田地。一度赢来得也未。要识坐禅不动尊。风行草偃悉皆论。而今四海清如镜。头头物物皆吾听。长短方圆只自知。从来丝发不曾移。若问坐禅成底事。日出东方夜落西。

庐山东林混融禅师示众

避万乘尊荣受六年饥冻。不离草座成等正觉。度无量众。此黄面老爷出家样子。后辈忘本反为口体。不务耕桑。见成利养为便。不奉君亲免事征役为安。假名服窃世缘。以斗诤作佛事。老不知悔死为园菌。良可悲夫。汝辈出家。当思齐草座之前。自省园菌之下可尔。

蓝谷信法师自镜录序

余九岁出家于今过六十矣。至于逍遥广厦顾步芳除。体安轻软身居闲逸。星光未旦。十利之精馔已陈。日彩方中。三德之珍羞总萃。不知耕获之顿弊。不识鼎饪之劬劳。长六尺之躯。全百年之命者。是谁所致乎。则我本师之愿力也。余且约计五十之年。朝中饮食盖费三百余硕矣。寒暑衣药盖费二十余万矣。尔其高门邃宇碧砌丹楹。轩乘仆竖之流。几案床褥之类。所费又无涯矣。或复无明暗起邪见。横生非法弃用非时饮啖。所费又难量矣。此皆出自他力资成我用。与夫汲汲之位。岂得同年而较其苦乐哉。是知大慈之教至矣。大悲之力深矣。况十号调御。以我为子而覆之。八部天龙。以我为师而奉之。皇王虽贵。不敢以臣礼畜之。则其贵可知也。尊亲虽重。不敢以子义瞻之。则其尊可知也。若乃悠悠四俗茫茫九土。谁家非我之仓储。何人非予之子弟。所以提盂入室。缄封之膳遽开。振锡登衢。施慢之容肃敬。古人以一餐之惠。犹能效节。一言之顾。尚或亡躯。况从顶至踵。皆如来之养乎。从生至死。皆如来之荫乎。向使不遇佛法不遇出家。方将晓夕犯霜露晨昏勤陇亩。驰骤万端逼迫千计。弊襜尘絷。或不足以盖形。藿茹餐食。或不能以充口。何暇旰衡广宇策杖闲庭曳履。清谈披襟闲谑。避寒暑择甘辛。呵

斥童稚征求捧汲。纵意马之害群。任情猿之矫树也。但三障云耸十缠萦结。痴爱乱心狂愚患恼。自悔自责。经瞬息而已迁。悲之恨之。历旬朔而俄变。或复升堂致礼。耻尊仪而雨泣。对格披文。惭圣教而垂泪。或鹑衣犬食困辱以治之。损财去友。孤穷而苦之。竟不能屈慢山清欲火。舍粗弊之声色。免镬汤之深诛。岂不痛哉。岂不痛哉。所以常惨常啼酸辛而不极。空藏地藏救接而无方。余又反覆求已周旋。自抚形容耳目不减于常流。识悟神清参差于名辈。何福而生中国。何善而预出家。何罪而戒检多违。何衅而刚强难化所以萦纡日吴伫叹中宵。莫识救之之方。未辨革之之术。然幼蒙庭训早沾释教。颇闻长者之遗言。屡谒名僧之高论。三思之士假韦弦以是资。九折之宾。待箴铭而作训。故乃详求列代披阅群篇。采同病之下流。访迷津之野客。其有蔑圣言轻业累。纵逸无耻顽疏不检。可为惩劝者并集而录之。仍简十科分为三轴。朝夕观览庶裨万一。若乃坐成龙报立验蛇身。牛泣登坡驰鸣绕寺。或杖楚交至遍体火然。或戈戟去来应时流血。或舌销眉落。或失性发狂。或取把菜而作奴。或侵束柴而然足。寄神园木。割肉酬施主之恩。托迹圜扉。变骨受谤人之罚。昔不见而今见。先不知而始知。号天扣地莫以追。破胆摧肝非所及。当此时也父母百身而无赎。亲宾四驰而不救。货赂委积而空陈。左右抚膺而奚补。向之欢娱美乐为何在乎。向之朋流眷属为何恃乎。呜呼朝为盛德。唱息于长廊。夕为伤子。哀恸于幽房。匪斯人之独有。念余身兮或当。倘百年而一遇。将耻悔兮何央。可不怆乎。可不惧乎。故编其终始备之左右。伫勖书绅之诫。将期战胜之功。其有名贤雅诰哲人殊迹。道化之泡隆。时事之臧否。亦附而录之。以寄通识。古人云。百年影徂千载心在。实望千载之后。知予心之所在焉。

释难文

希颜首座字圣徒。性刚果。通内外学。以风节自持。游历罢归隐故庐。迹不入俗。常闭门宴坐。非行谊高洁者。莫与友也。名公贵人累以诸刹招之坚不答。时有童行名参。已欲为僧。侍左右。颜识其非器。作释难文。以却之曰。知子莫若父。知父莫若子。若予之参已非为僧器。盖出家为僧。岂细事乎。非求安逸也。非求温饱也。非求蜗角利名也。为生死也。为众生也。为断烦恼出三界海续佛慧命也。去圣时遥佛法大坏。汝敢妄为尔。宝梁经云。比丘不修比丘法。大千无唾处。通慧录云。为僧不预十科事。佛徒劳百载为之不难得乎。以是观之。予滥厕僧伦。有诒于佛。况汝为之邪。然出家为僧。苟不知三乘十二分教。周公孔子之道。不明因果不达己性。不知稼穑艰难。不念信施难消。徒饮酒食肉。破斋犯戒。行商坐贾。偷奸博弈。觊觎院舍车盖出入。奉养一己而已。悲夫。有六尺之身而无智慧。佛谓之痴僧。有三寸舌而不能说法。佛谓之哑羊僧。似僧非僧似俗非俗。佛谓之鸟鼠僧。亦曰秃居士。楞严故曰。云何贼人假我衣服。裨贩如来。造种种业。非济世舟航也。地狱种子尔。纵饶弥勒下生出得头来。身已陷铁围百刑

之痛。非一朝一夕也。若今为之者。或百或千至于万计形服而已。笃论其中何有哉。所谓鸷翰而凤鸣也。碌碌之石非玉也。萧敷艾荣非雪山忍草也。国家度僧本为祈福。今反责以丁钱示民。于僧不然。使吾徒不足待之之至也。只如前日育王琏。永安嵩。龙井净。灵芝照。一狐之椀自余千羊之皮。何足道哉。於戏佛海秽滓。未有今日之甚也。可与智者道。难与俗人言(师古曰。狐椀下之皮。轻柔难得。万隻作掖)

梁高僧傅法主遗诫小师

尘世匪坚浮生不久。我光阴以谢。汝齿髮渐高。无以世利下其身。无以虚名苟其利。莫轻仁贱义。莫嫉善妒才。莫抑遏无辜。莫沉埋有德。莫疏慵人事。莫懒堕焚修。莫耽湎睡眠。莫强知他事。莫空腹高心。莫营私利己。莫恃强欺弱。莫利己损他。无以长而慢后生。无以少而欺老宿。无以财华下视物。无以意气高揖人。无以不善苦相亲。无以善而却憎恶。无以片能称我是。无以少解道他非。无以在客慢主人。无以为主轻旅客。无以在事失纲纪。无以拗众破条章。无以诽谤怪他人。无以穿凿觅他过。好向佛法中用意。多于尘境上除情。袈裟下失却人身。实为苦也。捺落里受诸异报。可谓屈焉。况端拱无为。安闲不役。徐行金地高坐华堂。足不履泥手不弹水。身上衣而口中食。岂易消乎。圆却顶而方却袍为何事也。其或刚柔得所。进退含容堪行即行。可止即止。无贪眼下数省时中。一点相当万金消得。予以千叮万嘱苦口甘言。依余言者。来世相逢。若不依予言者。拟向何处出头。珍重珍重。

右街宁僧录勉通外学

夫学不厌博。有所不知盖阙如也。吾宗致远。以三乘法而运载焉。然或魔障相陵必须御侮。御侮之术莫若知彼敌情。敌情者。西竺则韦陀。东夏则经籍矣。故只桓寺中有四韦陀院。外道以为宗极。又有书院大千界内所有不同。文书并集其中。佛俱许读之。为伏外道而不许依其见也。此土古德高僧能慑伏异宗者。率由博学之故。譬如夷狄之人。言语不通饮食不同。孰能达其志通其欲。其或微解胡语。立便驯和矣。是以习凿齿道安以诙谐而伏之。宗雷之辈慧远以诗礼而诱之。权无二复礼以辨感而柔之。陆鸿渐皎然以诗式而友之。此皆不施他术唯通外学耳。况乎儒道二教义理玄邈。释子既精本业。何妨钻极以广见闻。勿滞于一方也。

晋支遁禅师座右铭

勤之勤之。至道非孜奚为淹滞。弱丧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长羁。烦劳外凑冥心内驰。殉赴钦渴缅邈忘疲。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谁施。达人怀德知安必危。寂寥清举洁累禅池。谨守明禁雅说玄规。绥心神道抗志无为。辽朗三蔽融治六疵空洞五阴

虚豁四支。非指喻指绝而莫离。妙觉既陈又玄其知。婉转平任与物推移。过此以往勿思勿议。

周京师大中兴寺道安法师遗诫九章以训门人其词曰

敬谢诸弟子等。夫出家为道至重至难。不可自轻不可自易。所谓重者。荷道佩德崇仁负义。奉持净戒死而有已。所谓难者。绝世离俗永割亲爱。回情易性不同于众。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弃躯命。谓之难者。名曰道人。道人者。导人也。行必可履言必可法。被服出家动为法则。不贪不诤不谗不匿。学问高远志在玄默。是为名称参位三尊。出贤入圣涤除精魂。故得君主不望其报。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归摄。损妻减养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辞劳恨者。以其志行清洁通于神明。惔怕虚白可奇可贵。自获荒流道法遂替。新学之人未体法则。着邪弃正忘其真实。以小黠为智。以小恭为足。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退自推观良亦可悲。计今出家或有年岁。经业未通文字不决。徒丧一世无所成名。如此之事可不深思。无常之限非旦即夕。三涂苦痛无强无弱。师徒义深故以申示。有情之流可为永诫。

其一曰。

卿已出家永违所生。剃髡毁容法服加行。辞亲之日上下涕零。剖爱荣道意凌太清。当遵此志经道修明。如何无心故存色声。悠悠竟日经业不成。德行日损秽积遂盈。师友惭耻凡俗所轻。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诲励宜当专精。

其二曰。

卿已出家弃俗辞君。应自诲励志果青云。财色不顾与世不群。金玉不贵惟道为珍。约己守节甘苦乐贫。进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趋走风尘。坐不暖席驰骛东西。剧如徭役县官所牵。经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蚩弄同学弃捐。如是出家徒丧天年。今故诲励宜各自怜。

其三曰。

卿已出家永辞宗族无亲无疏清净无欲。吉则不欢凶则不戚。超然纵容豁然离俗。志存玄妙轨真守朴得度广济普蒙福禄。如何无心仍着染触。空诤长短铢两升斛。与世诤利何尽僮仆。经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毁辱。今故诲示宜自洗浴。

其四曰。

卿已出家号曰道人。父母不敬君帝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计富贫。尚其清修自利利人。减割之重一米七斤。如何怠慢不能报恩。倚纵游逸身意虚烦无戒食

施死入太山。烧铁为食融铜灌咽。如斯之痛法句所陈。今故诲约宜改自亲。

其五曰。

卿已出家号曰息心。秽杂不着惟道是钦。志参清洁如玉如冰。当修经戒以济精神。众生蒙祐并度所亲。如何无心随俗浮沉。纵其四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浅世事更深。如是出家与世同尘。今故戒约幸自开神。

其六曰。

卿已出家捐世形躯。当务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扰动不乐闲居。经道损耗世事有余。清白不覆反入泥涂。过影之命或在须臾。地狱之痛难可具书。今故戒励宜崇典谟。

其七曰。

卿已出家不可自宽。形虽鄙陋使行可观。衣服虽粗坐起令端。饮食虽疏出言可餐。夏则忍热冬则忍寒。能自守节不饮盗泉。不肖之供足不妄前。久处私室如临至尊。学虽不多可齐上贤。如是出家足报二亲。宗族知识一切蒙恩。今故诫汝宜各自敦。

其八曰。

卿已出家性有昏明。学无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禅中士诵经。下士堪能塔寺经营。岂可终日一无所成。立身无闻可谓徒生。今故诲汝宜自端情。

其九曰。

卿已出家永违二亲。道法革性俗服离身。辞亲之日乍悲乍欣。邈尔绝俗超出埃尘。当修经道制已履真。如何无心更染俗因。经道已薄行无毛分。言非可贵德非可珍。师友致累恚恨日殷。如是出家损法辱身。思之念之好自将身。

大唐慈恩法师出家箴

舍家出家何所以。稽首空王求出离。三师七证定初机。剃髡染衣发弘誓。去贪嗔除鄙吝。十二时中常谨慎。炼磨真性若虚空。自然战退魔军阵。勤学习寻师匠。说与同人堪倚仗。莫教心地乱如麻。百岁光阴等闲丧。踵前贤学先圣。尽假闻思修得证。行住坐卧要精专。念念无差始相应。佛真经十二部。纵横指示菩提路。不习不听不依行。问君何日心开悟。速须究似头然。莫待明年与后年。一息不来即后世。谁人保得此身坚。不蚕衣不田食。织女耕夫汗血力。为成道业施将来。道业未成争消得。哀哀父哀哀母。咽苦吐甘大辛苦。就湿回干养育成。要袭门风继先祖。一旦辞亲求剃落。八十九十无依托。若不超凡越圣流。向此因循全大错。福田衣降龙钵。受用一生求解脱。若因小利系心怀。彼岸涅槃争得达。善男子汝须知。遭逢难得似今时。既遇出家披缕褐。犹如浮木值

盲龟。大丈夫须猛利。紧束身心莫容易。倘能行愿力相扶。决定龙华亲授记。

南岳法轮寺省行堂记 超然居士赵令矜撰

尝谓诸苦之中病苦为深。作福之中省病为最。是故古人以有病为善知识。晓人以看病为福田。所以丛林为老病之设。今丛林聚众。凡有病使归省。行堂不准修省改行以退病。亦欲人散夜静孤灯独照之际。究索大事。岂徒然哉。既命知堂以司药饵。又戒常住以足供须。此先佛之规制。近世不然。堂名延寿。鄙俚不经病者不自省咎。补躬乖方汤药妄投。返成沉痼至有酷疾。不参堂以务疏逸者。大失建堂命名之意也。知堂名存实废。或同路人常住急。于日用殊不存抚。又复失优波待老病之意也。由是病人呻吟痛楚日益增。极过在彼。此非如来咎。纵有亲故问病率皆乡曲故旧。心既不普事忽有差。今法轮病所奂然一新。盖有本分人是事色色成办。无可论者。惟有病人宜如何哉。省躬念罪。世之有识者皆能达此。衲僧分上直截机缘。当于头痛额热之时。荐取掉动底。于声冤叫苦之际。领略彻困心。密密究思。是谁受病人。既不见病从何来。人病双亡复是何物。直饶见得分明。正好为他将息。

周渭滨沙门亡名法师息心铭

法界有如意宝人焉。久缄其身铭其膺曰。古之摄心人也。诫之哉。诫之哉。无多虑无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虑多失不如守一。虑多志散知多心乱。心乱生恼志散妨道。勿谓何伤其苦悠长。勿言何畏其祸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将盈。纤尘不拂五岳将成。防末在本虽小不轻。关尔七窍闭尔六情。莫窥于色莫听于声。闻声者聋见色者盲。一文一艺空中小蚋。一伎一能日下孤灯。英贤才艺是为愚蔽。舍弃淳朴耽溺淫丽。识马易奔心猿难制。神既劳役形必损毙。邪径终迷修途永泥。英贤才能是曰昏懵。洿拙羡巧其德不巧。名厚行薄其高速崩。涂舒污卷其用不恒。内怀憍伐外致怨憎。或谈于口或书于手。要人令誉亦孔之丑。凡谓之吉圣谓之咎。赏玩暂时悲忧长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剧。端坐树阴迹灭影沈。厌生患老随思随造。心想若灭生死长绝。不死不生无相无名。一道虚寂万物齐平。何胜何劣何重何轻。何贵何贱何辱何荣。澄天愧净皦日惭明。安夫岱岳固彼金城。敬贻贤哲斯道利贞。

洞山和尚规诫

夫沙门释子高上为宗。既绝攀缘宜从淡薄。割父母之恩爱。舍君臣之礼仪。剃发染衣持巾捧钵。履出尘之径路。登入圣之阶梯。洁白如霜清净若雪。龙神钦敬鬼魅归降。专心用意报佛深恩。父母生身方沾利益。岂许结托门徒追随朋友。事持笔砚驰骋文章。区区名利役役趋尘。不思戒律破却威仪。取一生之容易。为万劫之艰辛。若学如斯徒称

释子。

慈云式忏主书绅

知白汝知日之所为。害善之法偏宜远之。损恶之道益其用之。口无自伐心无自欺。勿抱内蠹勿扬外仪。欲人之誉畜己之私。杀义之始陷祸之基。自恃其德必有余讥。自矜其达必有余非。眷属集树汝宜远之。利养毛蝇汝宜畏之。释而思之。惩恶之余何则是宜。清香一炷红莲数枝。口勿辍诵意勿他思。安禅礼像其则勿亏。量衣节食其志勿移。造世文笔如佛戒之。说人长短如法慎之。纵对宾侣口勿多辞。频惊光影坐勿消时。芭蕉虚质非汝久期。莲花净土是汝真归。俾夜作昼勤而行之。

愿文

愿我此身安隐修道。离诸缘障正法无难。国土丰乐。常居林野乐独寂静。衲衣菜食随分知足。常畏信施如御强敌。常离眷属如远大怨。常保禅慧如护珍宝。常弃诸恶如去弊疾。法衣锡杖御魔甲兵。绳床香灌资道调具。舍此之外更无所贪。习俗生常愿莫相近。嗜欲名利永非我徒。毁赞虚向犹风过耳。安忍违从志全道业。

圭峰密禅师座右铭

寅起可办事。省语终寡尤。身安勤戒定。事简疏交游。他非不足辨。已过当自修。百岁既有限。世事何时休。落发堕僧数。应须侔上流。胡为逐世变。志虑尚嚣浮。四恩重山岳。锱铢未能酬。蚩蚩居大厦。汲汲将焉求。死生在呼吸。起灭若浮沤。无令方服下。番作阿鼻由。

白杨顺禅师示众

染缘易就道业难成。不了目前万缘差别。只见境风浩浩凋残。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烧尽菩提之种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时。为众如为已身。彼此事办。不见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时时现前。烦恼尘尘解脱。

永明智觉寿禅师垂诫

学道之门别无奇特。只要洗涤根尘下无量劫来业识种子。汝等但能消除情念。断绝妄缘。对世间一切爱欲境界。心如木石相似。直饶未明道眼。自然成就净身。若逢真正导师切须勤心亲近。假使参而未彻。学而未成。历在耳根永为道种。世世不落恶趣。生生不失人身。才出头来一闻千悟须信道。真善知识为人中最大因缘。能化众生得见佛性。深嗟末世谁说一禅。只学虚头全无实解。步步行有口口谈空。日不责业力所牵。更教人拨无因果。便说饮酒食肉不碍菩提。行盗行淫无妨般若。生遭王法死陷阿鼻。受得地

狱业消。又入畜生饿鬼。百千万劫无有出期。除非一念回光立即翻邪为正。若不自忏自悔。自度自修。诸佛出来也无救尔处。若割心肝如木石相似。便可食肉。若吃酒如吃屎尿相似。便可饮酒。若见端正男女如死尸相似。便可行淫。若见已财他财如粪土相似。便可侵盗。饶尔炼得到此田地。亦未可顺汝意在。直待证无量圣身。始可行世间逆顺事。古圣施设岂有他心。只为末法僧尼少持禁戒。恐嫌他向善俗子。多退道心。所以广行遮护。千经所说万论所陈。若不去淫断一切清净种。若不去酒断一切智慧种。若不去盗断一切福德种。若不去肉断一切慈悲种。三世诸佛同口敷宣。天下禅宗一音演畅。如何后学略不听从。自毁正因反行魔说。只为宿熏业种生遇邪师。善力易消恶根难拔。岂不见。古圣道见一魔事如万箭攒心。闻一魔声如千锥剳耳。速须远离不可见闻各自究心。慎莫容易。

八溢圣解脱门

礼佛者。敬佛之德也。念佛者。感佛之恩也。持戒者。行佛之行也。看经者。明佛之理也。坐禅者。达佛之境也。参禅者。合佛之心也。得悟者。证佛之道也。说法者。满佛之愿也。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佛事门中不舍一法。然此八事犹如四方四隅阙一不可。前圣后圣其揆一也。六波罗蜜亦须兼行。六祖云。执空之人滞在一隅。谓不立文字自迷犹可。又谤佛经罪障深重。可不戒哉。

大智照律师比丘正名

梵语苾刍华言乞士。内则乞法以治性。外则丐食以资身。父母人之至亲。最先割舍。须髡世之所重。尽以剃除。富溢七珍弃之犹同于草芥。贵尊一品视之何啻于烟云。极厌无常深穷有本。欲高其志必降其身。执锡有类于枯藜。擎钵何殊于破器。肩披坏服即是弊袍肘串络囊便同席袋。清净活命已沾八圣道中。俭约修身即预四依行内。九州四海都为游处之方。树下冢间悉是栖迟之处。攀三乘之逸驾。蹈诸佛之遗踪。禀圣教以无违真佛弟子。遇世缘而不易实大丈夫。可以战退魔军。挥开尘网。受万金之胜供。谅亦堪消。为四生之福田。信非虚托。乞士为义期。斯之谓乎。

舍缘铭

追远报恩弃儒从释。刮磨旧习洗涤世缘。截断众流壁立千仞。文章笔砚尽把焚除。雪月风花无劳嘲咏。酒肴财色更莫回头。声利荣华岂须着眼。末流狂妄正法浇漓。但欲变形何尝涉道。虽云舍俗俗习不除。尽说出尘尘缘不断。才亲讲肆拟作阇黎。未入丛林望为长老。避溺投火岂觉盲痴。却步求前实为颠倒。释心儒服代不乏人。释服儒心世途目击。律防粗暴禅息妄缘。深究苦空常思厌离邪师恶友畏若豺狼。善导良朋亲如父母。

低心似地缄口如愚。摧挫我人消停意气。端居静室课念遣时。送想乐邦一心待尽。若能如此吾复何忧。厥或不然子当裁酌。

座右铭

四体不勤百事无阙。端坐受用宁知所来。但养秽躯鲜营净福。纵怀惭耻尚恐难堪。况处学庠滥参听教。求人长短坏彼规绳。假托他缘闪避众法。轻陵先觉荧惑后生。规度利名结构朋党。不遭恶疾必有余殃。虚费精神终无成结。升沉由已善恶无门。福谢祸来虽悔何及。斯言非妄汝曹思之。

规绳后跋

咨尔学众听吾直言。父母生身义当侍养。师长受度理合供承。而乃远别乡闾。躬栖讲肆。是宜亲仁择善。建志立身讨论不弃于寸阴。持守无忘于跬步。若乃纵无明之逸马。任业识之野猿。见善不迁作恶无耻。或遭责罚。或被摈治。岂不负累宗亲耻辱师傅。滥他净众枉彼施心。号无惭人遭不如意。且依律检略示条章。来学同遵令法久住。

终缁门警训卷第三 抚州永安禅院僧堂记无尽居士撰

古之学道之士。灰心泯志于深山幽谷之间。穴土以为庐纫草以为衣。掬溪而饮。煮藜而食。虎豹之与邻。猿狙之与亲。不得已而声名腥芗文彩发露。则枯槁同志之士不远千里。裹粮蹑屩来从之游。道人深拒而不受也。则为之樵苏。为之舂炊。为之洒扫。为之刈植。为之给侍奔走。凡所以效劳苦致精一。积月累岁不自疲厌。觊师见而愍之。赐以一言之益。而超越死生之岸。乌有今日所谓堂殿宫室之华。床榻卧具之安。毡幄之温。簟席之凉。窗牖之明。巾单之洁。饮食之盛。金钱之饶。所须而具所求而获也哉。呜呼古之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因永安禅院之新其僧堂也。得以发吾之绪言。元祐六年冬十一月。吾行郡过临川。闻永安主僧老病物故。以兜率从悦之徒。了常继之。常升座说法。有陈氏子一历耳根。生大欣慰。谓常曰。谛观师诲。前此未闻。当有净侣云集而僧堂狭陋。何以待之。愿出家赀百万。为众更造。明年堂成。高广宏旷殆甲江右。常遣人来求文曰。公迫常于山而及此也。幸卒成之。吾使谓常击鼓集众。以吾之意。而告之曰。汝比丘此堂既成。坐卧经行惟汝之适。汝能于此带刀而眠。离诸梦想。则百丈即汝。汝即百丈。若不然者。昏沉睡眠毒蛇伏心。暗冥无知昼入幽镶。汝能于此跏趺宴坐。深入禅定则空生即汝。汝即空生。若不然者。猕猴在槛外睹橡栗。杂想变乱坐化异类。汝能于此横经而诵研味圣意。因渐入顿因顿入圆。则三藏即汝。汝即三藏。若不然者。春禽昼啼秋虫夜鸣。风气所使曾无意谓。汝能于此阅古人话。一见千悟。入红尘里转大法轮。则诸祖即汝。汝即诸祖。若不然者。狗啮枯骨鸱啄腐鼠。鼓喙呀唇重增饥火。是故析

为垢净。列为因果。判为情想感为苦乐。漂流汩溺极未来际。然则作此堂者。有损有益。居此堂者。有利有害。汝等比丘宜知之。汝能断毗卢髻。截观音臂。刳文殊目。折普贤胫。碎维摩座。焚迦葉衣。如是受者。黄金为瓦。白银为壁。汝尚堪任。何况一堂。戒之勉之。吾说不虚。了常咨参悦老十余年。尽得其末后大事。盖古德所谓金刚王宝剑云。元祐七年十二月十日南康赤乌观雪夜拥炉书以为记。

禅月大师大隐龟鉴

在尘出尘如何处身。见善努力闻恶莫亲。纵居暗室如对大宾。乐情养性逢危守贫。如愚不愚修仁得仁。谦让为本孤高作邻。少出为贵少语最珍。学无废日时习知新。荣辱慎动是非勿询。常切责已切勿尤人。抱璞刖足兴文厄陈。古圣尚尔吾徒奚伸安闻世俗自任天真奇哉快哉坦荡怡神。

右衔宁僧录三教总论

问曰。略僧史求事端其故何也。答曰。欲中兴佛道令正法久住也。曰方今天子重佛道。崇玄门。行儒术。致太平已中兴矣。一介比丘力轮何转。而言中兴佛道耶。答曰。更欲助其中兴耳。苟释氏子不知法。不修行。不勤学科。不明本起。岂能副帝王之兴乎。或曰。子有何力令正法久住乎。答曰。佛言。知法知摩夷护持摄受。可令法不断也。又曰。诸师已广著述。何待子之为耶。答曰。古人著述用则阙如。会不知三教循环终而复始。一人在上高而不危。有一人故。奉三教之兴。有三教故。助一人之理。且夫儒也者。三王以降则宣用而合宜。道也者。五帝之前则冥符于不宰。昔者马史跻道在九流之上。班书拔儒冠艺文之初。子长欲反其扑。而还其淳尚帝道也。孟坚思本其仁而祖其义。行王道焉。自夏商周至于今。凡几百千龄矣。若用黄老而治。则急病服其缓药矣。由此仁义薄礼刑生。越其礼而逾其刑。则儒氏拱手矣。释氏之门周其施用。以慈悲变暴恶。以喜舍变悭贪。以平等变冤亲。以忍辱变嗔害。知人死而神明不灭。知趣到而受业还生。赏之以天堂。罚之以地狱。如范脱土。若模铸金。邪范漏模写物定成其寝陋。好模嘉范传形必告其端严。事匪口谈人皆目击。是以帝王奉信群下归心。草上之风翕然而偃。而能旁凭老氏兼假儒家。成智犹待于三愚。为邦合遵于众圣。成天下之亹亹。复终日之干干。之于御物也。如臂使手。如手运指。或擒或纵。何往不臧邪。夫如是则三教是一家之物。万乘是一家之君。视家不宜偏爱。偏爱则竞生。竞生则损教。已在其内自然不安。及已不安则悔损其教。不欲损教则莫若无偏。三教既和故法得久住也。且如秦始焚坑儒术。事出李斯。后魏诛戮沙门。职由寇谦之崔浩。周武废佛道二教。矜炫已之聪明。盖朝无正人。唐武宗毁除寺像。道士赵归真率刘玄靖同力谤诬。李朱崖影助。此四君诸公之报验何太速乎。奉劝吾曹相警互防勿罹愆失。帝王不容法从何立。况道流守宝

不为天下先。沙门何妨饶礼以和之。当合佛言一切恭信。信于老君先圣也。信于孔子先师也。非此二圣曷能显扬释教。相与齐行致君于牺黄之上乎。苟咈斯言。譬无赖子弟无端斗竞。累其父母破产遭刑。然则损三教之大猷。乃一时之小失。日月食过何损于明。君不见。秦焚百家之书。圣人预已藏诸屋壁。坑之令剿绝。杨马二戴相次而生。何曾无嚼类耶。梁武舍道后魏勃兴。拓跋诛僧子孙重振。后周毁二教随牵复之。武宗陷释门去未旋踵。宣宗十倍兴之。侧掌岂能截河汉之流。张拳不可暴虎兕之猛。况为僧莫若道安。安与习凿齿交游崇儒也。为僧莫若慧远。远送陆修静。过虎溪重道也。余慕二高僧好儒重道。释子犹或非之。我既重他。他岂轻我。请信安远行事其可法也。诗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斯之谓欤。

传禅观法

禅法滥觞自于秦世。僧睿法师序关中出禅经。其文则明心达理之趣也。然譬若始有其方未能修合。弗闻疗疾徒曰医书。矧以大教既敷群英分讲。注之者矜其辞义。科之者逞其区分。执麈摇松。但尚其乘机应变解纷挫锐。唯观其智刃辞锋。都忘其诠不求出离。江表远公慨禅法未敷。于是苦求而得也。菩提达磨祖师。观此土之根缘。对一期之繁紊。而宣言曰。不立文字。遣其执文滞逐也。直指人心。明其顿了无生也。其机峻其理圆。故不免渐修之徒笃加讪谤。传禅法者自达磨为始焉。直下相继六代传衣。横枝而出。不可胜纪。如曹溪宝林传所明也(道法师笺本于直指人心下削本今依旧本补入)

洪州宝峰禅院选佛堂记 丞相张商英撰

崇宁天子赐马祖塔号慈应。谥曰祖印。岁度僧一人。以奉香火。住山老福深。即祖殿后建天书阁。承阁为堂。以选佛名之。使其徒请记于予。予三辞而请益坚。余谓之曰。古人谓选佛而及第者涉乎名言尔。子以名堂。予又记之。无乃不可乎。怜子之勤谩为之记。夫选者。选择之谓也。有去有取有优有劣。施之于科举用之于人才。此先王所以厉世磨钝之具。非所以选佛也使佛而可选也。取六根乎。取六尘乎。取六识乎。取三六则一切凡夫皆可以作佛。去三六则无量佛法谁修谁证。取四谛六度七觉八正九定十无畏。乃至十八不共法。三十七助道品乎。取之则有法也。去四谛六度。乃至三十七助道。品乎。去之则无法也。去取有无眇然。如丝之留于心中。欻然如埃之入乎胸次。此在修多罗藏。或谓之二障。或谓之四病。或谓之不了义。或谓之戏论。或谓之遍计邪见。或谓之微细流注。取之非佛也。去之非佛也。不去不取亦非佛也。佛果可以选乎。曰先生之论相宗也。吾祖之论禅宗也。凡与吾选者心空而已矣。弟子造堂而有问。宗师踞坐而有答。或示之以玄要。或示之以料拣。或示之以法镜三昧。或示之以道眼因缘。或示之以向上一路。或示之以末后一句。或示之以当头。或示之以平实。或扬眉瞬目。或举拂

敲床。或画圆相。或划一画。或拍掌。或作舞契吾机者。知其心之空也。知其心之空。则佛果可以选矣。余曰。世尊举花迦葉微笑。正法眼藏如斯而已矣。后世宗师之所指示。何其纷纷之多乎。吾恐释氏之教中衰于此矣。深河东人也。甘粗粝耐辛苦。久从关西真净游。孤硬卓立必能宏其教。盖释氏之教枯槁以遗其形。寂寞以灰其虑。戒定密行鬼神所莫窥。慈悲妙用幽显所同。仰迫而后应。则吾众丧其伴侣。不得已而后言则六聚亡其畛域。生死之变人之所畏也。吾未尝有生安得有死。则奚畏之。有利害之境人之所择也。吾未尝有利安得有害。则奚择之为。夫如是则不空于外而内自空。不空于境而心自空。不空于事而理自空。不空于相而性自空。不空于空而空自空。空则等等则大。大则圆圆则妙。妙则佛。嗟乎吾以此望子。子尚无忽哉。

三祖鉴智禅师信心铭

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欲得现前莫存顺逆。违顺相争是为心病。不识玄旨徒劳念静。圆同太虚无欠无余。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莫逐有缘勿住空忍。一种平怀泯然自尽。止动归止止更弥动。唯滞两边宁知一种。一种不通两处失功。遣有没有从空背空。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言绝虑无处不通。归根得旨随照失宗。须臾返照胜却前空。前空转变皆由妄见。不用求真唯须息见。二见不住慎莫追寻。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无咎无法不生不心。能随境灭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两段元是一空。一空同两齐含万象。不见精粗宁有偏党。大道体宽无易无难。小见狐疑转急转迟。执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住。任性合道逍遥绝恼。系念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劳神何用疏亲。欲取一乘勿恶六尘。六尘不恶还同正觉。智者无为愚人自缚。法无异法妄自爱着。将心用心岂非大错。迷生寂乱悟无好恶。一切二边良由斟酌。梦幻虚华何劳把捉。得失是非一时放却。眼若不睡诸梦自余。心若不异万法一如。一如体玄兀尔忘缘。万法齐观归复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动无动动止无止。两既不成一何有尔。究竟穷极不存轨则。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尽净正信调直。一切不留无可记忆。虚明自照不劳心力。非思量处识情难测。真如法界无他无自。要急相应唯言不二。不二皆同无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万年。无在不在十方目前。极小同大忘绝境界。极大同小不见边表。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此必不须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虑不毕。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今。

戒定慧三学

资持云。一切佛法不出三学。以众生迷心为惑动虑成业。由业感报生死无穷。欲脱苦果要除苦因。故先以戒治其业。次以定慧澄其惑。业分善恶故。止作两行以相翻惑唯

昏散故。定慧二法而对破。病因药差机藉教修。然后业尽惑除。情亡性显。教门虽广岂越于斯。

释法四依(则见祖怀究竟指归唯在了义)

依法不依人者。人唯情有。法乃轨模。性空正理(性空通大小也)体离非妄。即用此法为正法依。涅槃极教盛明斯辙(涅槃云依法者即是法性不依人者即是声闻缘觉)若能反彼俗心。凭准圣量。隐心行务知非性空乘持此心以为道路。一分知非明顺空理。一分观厌明违有事。如此安心分名修趣法性真道。

依义不依语者。语是言说。止是张筌义。为达理化物之道(化犹变也)证解已后绝虑杜言。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故经有舍筏之喻。人怀目击之谈(庄子云目击而道存)岂不以言诠意表得意息。言月喻妙指无宜不晓(上明义假语显见义舍语也)今谓得义义乃是言。真行道者常观常破常。观依语常破随义。谓言随义还是诵言(上谓得义忘言仍须遣义无有也)依智不依识者。识谓现行随尘分见。眼色耳声耽迷不觉。与牛羊而等。度同邪凡而共行(上明六识妄念人畜共依故有沦坠已下令依佛智即唯识观今损过渐明也)大圣示教境是自心。下愚冰执尘为识外。所以化导无由舍之。是知滞归凡识倒遣圣心愚迷履历常沦三倒。勇励特达念动即知。知倒难清名为依识。知流须返名随分智。如是加功渐增明大。后见尘境知非外来。境非心外是自心相。安有愚迷生憎生爱。思择不已。解异牛羊。

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者。此之两经并圣言量。凡入道者率先晓之。则无壅不通有疑皆决。但为群生性识深浅利钝不同。致令大圣随情别说然据至道但是自心故。经云。三界上下法我说唯是心。此就世界依报以明心也。又云。如如与真际涅槃及法界种种意生身佛说唯心量。此据出世法体以明心也。终穷至实毕到斯源。随流赴感还宗了义。

戒唯佛制不通余人

行宗云。大千界内佛为法王。律是佛敕。唯圣制立。自余下位但可依承。良以如来行果极圆。穷尽众生轻重业性。等觉已下犹非所堪。况余小圣。辄敢拟议。有如国家赏罚号令。必从王出。臣下僭越庶人失信。亡败无日。佛法亦尔。若容他说群生不奉。法不久住故也。

撮略诸文以叹戒法

资持引标宗云。是汝大师以能轨物也。或云。人足能有所至也。或云。大地生成住持也。道品楼柱圣道所依也。禅定城郭定慧所凭也。乃至如池如镜。如缨络如头如器。又智论中如重宝如命。如船如鸟翅等。寻之可知。又篇聚中先明戒护。具列八喻。如王

小子如月光。如如意珠如王一子。如人一目如贫资粮。如王好国如病良药。又戒大序如海无涯如宝无厌。僧祇戒本如猿猴锁如马辔勒。广在经律不复繁引。良以戒德高广故。非一物可喻。偏举诸像各得一端。不能全似。

佛在世时偏弘戒法

又云。虽谈众典。然于毗尼最所留意。故篇聚云。世尊处世深达物机。凡所施为必以威仪为主。是也。又经通余人所说。律唯金口亲宣。大权影响但知只奉。况余小圣安敢措词。又复诸经说有时限。律则通于始终义。钞云。始于鹿苑终至鹤林。随根制戒。乃有万差等。具斯三意永异余经。偏弘之言想无味矣。

示僧尼戒相广略

钞云。问律中僧列二百五十戒。戒本具之尼。则五百此言虚实(五百之言乃出智论与律不同故问决之)答两列定数约指为言(约即略也)故诸部通言不必依数。论其戒体唯一无作。约境明相。乃量尘沙。且指二百五十以为持犯蹊径耳。律中尼有三百四十八戒。可得指此而为所防。今准智论云。尼受戒法略则五百。广则八万。僧则略有二百五十。广亦同尼律仪。

度尼教意

业疏云。女人机发(律中佛姨母大爱道尼同五百女人心佛出家)深厌生死。求佛出家。以无弘道远化益故。抑而不许。后还舍卫便自剃髡披衣。倚僧坊立祈听受戒。时为三请。便授敬法必具依行。即感具戒。记云。女性鄙弱人少敬信。故无弘化之益。反更毁辱正法减半。由佛不许。却还城中辄自变形。复至只桓倚门而住。阿难代请佛。令传教。能行八敬。即与出家爱道等闻即发具。戒疏又云。二十众受者。为明女报惑深智浅喜生慢怠。必欲受具僧尼各十。方发胜心。又云。若依神州自宋已前究勘僧史尼一众受(谓从大僧一众边受)如诸律中八敬受者。但专爱道。余五百尼十一众受故。求那跋摩(此翻功德铠)圣者言。若无二众但一众受。如爱道之缘者得也。何以知然。及论本法止前方便。未有可成。还约僧中羯磨。方感后师子国铁索罗等十一尼。学宋语通方二众受。

尼八敬法

事钞尼众篇云。善见佛初不度女人出家。为灭正法。五百年后为说八敬听出家。依教行故。还得千年。今时不行随处法灭。会正记云。佛成道后十四年。姨母求出家。佛不许度。阿难为陈三请。佛令庆喜传八敬向说。若能行者听汝出家。彼云。顶戴持。言八敬者。一者百岁比丘尼见初受戒比丘。当起迎送礼拜问讯请令坐。二者比丘尼不得骂谤比丘。三者不得举比丘罪说其过失。比丘得说尼过。四者式叉摩那已学于戒。应从众

僧求受大戒。五者尼犯僧残。应半月在二部僧中行摩那埵。六者尼半月内当于僧中求教授人。七者不应在无比丘处夏安居。八者夏讫当诣僧中求自恣人。如此八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不应违。

出家超世

业疏云。横约诸有无思离染故。树出家乐处闲静。若有贪着终成金锁。引出方便唯斯一道。如华手经云。有四法转身。即在善来比丘莲华化生现增寿命。一者自乐出家。亦劝助人令欣出家。二者求法无倦。亦劝他人。三者自行和忍。亦劝他行。四者习行方便深发大愿。又出家功德经云。若能放人出家受戒功德无边。譬如四天下满中罗汉百年供养。不如有人为涅槃故于一日夜出家受戒。谓犹前施虽多有竭。是欲界系为法出家。非三界业故。说过前。又云。纵起宝塔至忉利天。亦劣出家功德者一时欣出虽未可数。然其积微是高胜本。

沙弥五德

钞引福田经云。一者发心出家怀佩道故。二者毁其形好应法服故。三者委弃身命遵崇道故。四者永割亲爱无适莫故。五者志求大乘为度人故。记云。此之五德出家大要。五众齐奉不唯小众。终身行之。不唯初受。又业疏云。斯德始终通于五众。俱堪物养人天师范故。使诵持无轻受体及形服也。

三衣兴意

钞引萨婆多云。欲现未曾有法故。一切九十六种外道无此三名为异外道故。分别功德论为三时故。制有三衣。冬则着重。夏则着轻。春则着中。亦为诸虫故。智论云。佛圣弟子住于中道故。着三衣。外道裸身无耻。白衣多贪重着也。十诵为异外道故。便以刀截。知是惭愧人衣。杂含经云。修四无量者。并剃须发服三法衣出家也。准此而名则慈悲者之服。华严云。着袈裟者舍离三毒等。四分云。怀抱于结使不应着袈裟。萨婆多五意制三衣也。一衣不能障寒。三衣能障故。二不能有惭愧。三不中入聚落。四乃至道行不生善。五威仪不清净故。制令畜三。便具上义。僧祇云。三衣者。贤圣沙门标帜。钵是出家人器。非俗人所为应执持。三衣瓦钵即是少欲少事等。当宗外部多为寒故。制三。四分又云。三世如来并着如是衣故。业疏云。如律中说。如来因诸比丘畜长。不自节约。是以初夜着一衣。乃至后夜着第三。明旦因制如衣法初。

引示袈裟功能

又引大悲经云。但使性是沙门污沙门行。形是沙门披着袈裟者。于弥勒乃至楼至佛所得入涅槃。无有遗余。悲华经云如来于宝藏佛所发愿。成佛时我袈裟有五功德。一者

入我法中或犯重邪见等四众。于一念敬心尊重。必于三乘受记。二者天龙人鬼若能恭敬此人袈裟少分。即得三乘不退。三者若有鬼神诸人得袈裟。乃至四寸饮食充足。四者若众生共相违反。念袈裟力寻生悲心。五者若在兵阵持此小分。恭敬尊重常得胜他。若我袈裟无此五力。则欺十方诸佛。济缘引贤愚经云。佛告阿难。古昔无量阿僧祇劫。此阎浮提于山林中有一师子。名蹄迦罗毗(秦言坚誓)躯体金色光相明显时猎师剃头着袈裟。内佩弓箭以毒箭射之。师子惊觉即欲驰害。见着袈裟念言。此人不久必得解脱。所以者何。此染衣者三世圣人标相。我若害之。则为恶心向三世圣贤。

大教永断缯绵皮物

钞又引央掘经。缯绵皮物若展转来离杀者手。施持戒人。不应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悲不破戒。涅槃云。皮革履屣憍奢耶衣。如是衣服悉皆不畜。是正经律。今有一方禅众。皆着艾布。岂非顺教。

记云。已前律制但据蚕家。大教转来不许受用。乃知声闻行劣但取离非。菩萨慈深远推来处。虽离杀手无非杀来足踏(坐具也)身披(三衣也)皆沾业分。非大士可忍。岂比丘所宜。请考经文少怀信仰。广叙利害见章服仪。离杀手者非蚕家故。不受者应法大小俱顺故。受者非悲违大顺小故。小从大出。望制虽顺约义还违。故知持戒行慈方符圣旨。纵情受用全乖道仪。故章服仪云。且自非悲之语。终为永断之言。据此为论颇彰深切。次引涅槃乃终穷嘱累。决了正教明文制断。何得迟疑。

举现事以斥妄行

记云。据僧传中所叙。南岳道休二师不衣绵帛。并服艾絮。故南山律师云。佛法东渐几六百载。唯斯衡岳慈行可归。今时禅讲自谓大乘不拘事相。绫罗斗美紫碧争鲜。肆恣贪情背违圣教。圣不闻衡岳但服艾絮以御风霜。天台四十余年唯披一衲。永嘉食不耕锄衣不蚕口。荆溪大布而衣一床而居。良由深解大乘。方乃专崇苦行。请观祖德勿染邪风。则禀教修身。真佛子矣。

示衣财体如非

业疏云。但以邪心有涉贪染。为利卖法。礼佛读经断食诸业。所获赃贿皆曰邪命物。正乖佛化故特制也。如经中说。比丘持粪扫衣。就河所洗。诸天取汁用洗自身。不辞秽也。外道持净氎。次后将洗。诸天遥遮勿污池也。由邪命得体不净故。以此文证心清净者。是正本也。虽求清净财体应法。绫罗锦绣俱不合故。世多用绢细者。以体由害命特须制约。今五天及诸胡僧俱无用绢作袈裟者。亲问彼云。以衣为梵服行四无量。审知行杀而故服之。义不应也。以法衣顺道。锦色班绮耀动心神。青黄五彩真紫上色。流俗

所贪故。齐削也。资持云。感通传中天人云。佛法东传六七百载。南北律师曾无此意。安用杀生之财。而为慈悲之服。师何独拔此意。南山答曰。余因读智论。见佛着粗布伽梨。因怀在心何得乖此。及听律后便见蚕衣卧具。纵得已成并斩坏涂埵。由此重增景仰。又云。复见西来梵僧咸着布氎。具问答云。五天竺国无著蚕衣。由此兴念着章服仪等。义净三藏内法传中反加毁诽。彼学小乘有部故。多偏执。今宗大乘了义。非彼所知。

示敬护三衣钵具法

事钞云。十诵护三衣如自皮。钵如眼目。乃至云。所行之处与衣钵但无所顾恋。犹如飞鸟。若不持三衣。入聚落俗人处犯罪。僧祇亦云。比丘三衣一钵须常随身。违者出界结罪除病。当敬三衣如塔想。五分三衣谨护如身薄皮。常须随身如鸟毛羽飞走相随。四分行则知时非时。不行所行之处。与衣钵俱犹如飞鸟羽翮相随。诸部并制随身。今时但护离宿不应教矣。记云。今时希有护宿。何况常随多有毕生。身无法服。是则末世护宿犹为胜矣。但内无净信慢法轻衣。真出家儿愿遵圣制。业疏云。所以衣钵常随身者。由出家人虚怀为本。无有住着。有益便停故。制随身若任留者更增余习。于彼道分曾无思择故。有由也。

示开制本缘

资持云。象鼻者即犯众学不齐整。戒文注显然。今皆垂肘。岂知步步越仪犯吉。今准感通传天人所示。凡经四制世多迷执略为引之。彼云。元佛初度五人。爰及迦葉兄弟。并制袈裟。左臂坐具在袈裟下。西土王臣皆披白氎搭左肩上故。佛制衣角居臂异俗(此一制也)后徒似渐多。年少比丘仪容端美。入城乞食多为女爱。由是制衣角在肩后。为风飘听以尼师坛镇之(此二制也)后有比丘为外道难言。袈裟既为可贵。有大威灵。岂得以所坐之布。而居其上。比丘不能答。以事白佛。由此佛制还以衣角。居于左臂。坐具还在衣下(此三制也)于后比丘着衣不齐整。外道讥言。状如淫女。犹如象鼻。由此始制上安钩纽。令以衣角达于左臂(达即至也)置于腋下。不得令垂如上过也(今须准此乍可挑着左肩若垂臂肘定判非法步步结罪旧云今在左臂为正但不得垂尖角者非也)

钵制意

事钞引僧祇云。钵是出家人器。非俗人所宜。十诵云。钵是恒沙诸佛标志。不得恶用。善见云。三乘圣人皆执瓦钵。乞食资生。四海以为家居故。名比丘。中阿含云。钵者。或名应器。言体者。律云。大要有二泥及铁也。五分律云。有用白铜钵者。佛言。此外道法。若畜得罪。佛自作钵坏以为后式。十诵律云。畜金银木石等钵非法得罪。言色者。四分云。应熏作黑色赤色。律文广有熏法素瓦白铁油涂者。并为非法。言量者。

四分云。大受三斗。小受斗半。中品可知。此律姚秦时译彼国用姬周之斗。若准唐斗。上钵受一斗。下者五升。乃至云。然则诸部定量虽无一指。然多三斗斗半为限。但此器名应器。须依教立律云。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取足而已。言通增减必准正教。

坐具教意

钞引四分为身为衣为卧具故。制长佛二搩(吒革)手。广一搩手半。广长更增半搩手。诸部论搩不定。今依五分佛一搩手。长二尺。准唐尺则一尺六寸七分强。此用二尺为搩手。准姬周尺也。十诵云。新者二重。故者四重。伽论亦同。鼻奈耶云。新尼师坛。故者缘四边以乱其色。若作者应安缘。五分须揲四角不揲则已。四分云。若减量作。若叠作两重并得。十诵不应受单尼师坛。离宿吉罗。摩得伽云。离宿不须舍堕。非佛制故。亦不应离宿。记云。为身者恐坐地上有所损故。次为衣者。恐无所藉三衣易坏故。为卧具者。恐身不净。污僧床榻故。

终缁门警训卷第四 漉囊教意

钞云。物虽轻小所为极大。出家慈济厥意在此。今上品高行尚饮虫水。况诸不肖焉可言哉。故律中为重虫命。偏制饮用。二戒由事常现。有用者多数故也。记云。出家之人修慈为本。慈名与乐。无杀为先。物类虽微保命无异。此乃行慈之具。济物之缘。大行由是而生。至道因兹而克。同俦负识勿以为轻。

引大教说净以斥倚滥

资持引地持论云。菩萨先于一切所畜资具。为非净故。以清净心舍与十方诸佛菩萨。如比丘将现前衣物。舍与和尚阇黎等。涅槃云。虽听受畜要须净施。笃信檀越是也。今时讲学专务利名。不耻五邪。多畜八秽。但随浮俗。岂念圣言。自下坛场经多夏腊。至于净法一未沾身。宁知日用所资无非秽物。箱囊所积并是犯财。慢法欺心自贻伊戚。学律者知而故犯。余宗者固不足言。谁知报逐心成。岂信果由种结。现见袈裟离体。当来铁叶缠身。为人则生处贫穷衣裳垢秽。为畜则堕于不净毛羽腥臊。况大小两乘通名净法。倘怀深信。岂惮奉行。故荆溪禅师辅行记云。有人言。凡诸所有非已物想。有益便用说净何为。今问等非已财。何不任于四海。有益便用。何不直付两田(悲敬二田)而闭之深房封于囊箧。实怀他想用必招愆(犯盗)忽谓已财仍违说净。说净而施。于理何妨。任已执心后生仿效。故知不说净人。深乖佛意。两乘不摄。三根不收。若此出家岂非虚丧於戏。

八财不净长贪坏道

钞云。一田宅园林。二种植生种。三贮积谷帛。四畜养人仆。五养系禽兽。六钱宝贵物。七毡褥釜镬。八象金饰床及诸重物。此之八名经论及律盛列通数。显过不应。又律经言。若有畜者非我弟子。五分亦云。必定不信我之法律。由此八种皆长贪。坏道污染梵行。有得秽果故。名不净也。乃至云。律中在事小机意狭故。多开畜。又涅槃云。若诸弟子无人供须时世饥馑。饮食难得。为欲护持建立正法。我听弟子受畜金银车乘田宅谷米贸易所须。虽听受畜。如是等物要须净施。笃信檀越。记云。上明大乘机教俱急。下明小乘机教俱缓。律在事者违事故。轻则显经宗。于理违理故。重小机意狭不堪故。开反上。大乘堪任故重。世人反谓小乘须戒。大教通方几许误哉。

劝广开怀利随道拥

僧网篇云。真诚出家者。怖四怨之多苦。厌三界之无常。辞六亲之至爱。舍五欲之深着。良由虚妄之俗可弃。真实之道应归。是宜开廓远意除荡鄙怀。不吝身财护持正法。况僧食十方普同彼取。自分理应随喜。而人情忌惬用心不等。或有闭门限碍客僧者不亦蚩乎。鸣钟本意岂其然哉。出家舍着尤不应尔。但以危脆之身。不能坚护正法。浮假之命不肯远通。僧食违诸佛之教。损檀越之福。伤一时众情。塞十方僧路。对谬后生所败远矣。改前迷而复道不亦善哉(悭食独啖饿鬼之业是谓大迷)或问僧事有限外客无穷。以有限之食供无穷之僧。事必不立。答曰。此乃鄙俗之浅度琐人之短怀。岂谓清智之深识达士之高见。夫四辈之供养。三宝之福田。犹天地之生长山海之受用。何有尽哉。故佛藏经言。当一心行道随顺法行。勿念衣食所须者。如来白毫相中一分。供诸一切出家弟子。亦不能尽。由此言之。勤修戒行至诚护法。由道得利以道通用。乃至云。俗教尚谓忧道不忧贫。况出家之士高超俗表。不忧护法而忧饮食。其失大甚也。

辩烧身指大小相违

资持云。义净三藏寄归传。广斥世人烧身然指。意谓菩萨大士之行。非出家比丘所宜。古来章记相传引诫。讲者寡闻用为口实。此由不知机有浅深。教分化制律明自杀。方便偷兰烧指然香。违制得吉。梵网所制。若不烧身臂指非出家菩萨。犯轻垢罪。此盖小机急于自行。期尽报以超生。大士专在利他。历尘劫而弘济。是以小律结其大过。大教叹其深功。况大小两教俱是圣言。一抑一扬岂容乖异。且经明出家菩萨。那云不许比丘(彼云舍身非沙门所为等)传列苦行遗身岂是专存通俗(彼云经中所明事存通俗)荆溪所谓依小不烧则易。依大烧之则难。保命贪生物情皆尔。今以义判且为三例。一若本白衣不在言限。或全不受戒。依此经中足指供养胜施国城。若依梵网直受大戒顺体奉持。然之弥善。二若单受小戒位局比丘。不烧则顺本成持。烧之则依篇结犯。三若兼受大戒名出家菩萨。烧则成持。不烧则成犯。若先小后大。或先大后小。并从大判不犯律仪。若

此以明粗分进否。岂得雷同一概顿斥为非。然有勇暴之夫。情存矫诳邀人利养。规世声名故。坏法门。乃佛教之大贼。自残形体。实儒宗之逆人。直是恶因终无善报。今时颇盛聋俗。岂知则义净之诫。亦有取矣。

律制杂学以妨正业

钞文云。五分云。为知若会等(知事差僧及法食会集等)学书不得为好废业。不听卜相及问他吉凶。四分开学诵文书。及学世论为伏外道。杂法中新学比丘开学算法。十诵好作文颂庄严章句。是可怖畏不得作。毗尼母论佛言。吾教汝一句一偈。乃至后世应行者即行之。不应行者亦莫行之。后世比丘所说亦尔。记云。以书算卜术俗典文颂。俱是世法非出家业。为因缘故时复开之。今时释子名实俱丧。能书写则称为草圣。通俗典则自号文章。择地则名为山水。卜术则呼为三命。岂意舍家事佛随顺俗流之名。本图厌世超升翻集生死之业。故智论云。学习外典如以刀割泥。泥无所成而刀自损。又如视日光令人眼暗。然往古高僧亦多异学。或精草隶。或善篇章。或医术驰名。或阴阳显誉。皆谓精穷傍涉余宗。无非志在护持助通佛化。故善戒云。若为论议破于邪见。若二分经一分外书。不犯四分开诵。此其意耳。今或沽名邀利附势矜能。形厕方袍心染浮俗。毕身虚度。良可哀哉。

解行无实反轻戒律

资持云。十诵中律制比丘。五夏已前专精律部。若达持犯办比丘事。然后乃可学习经论。今越次而学行既失序。入道无由。大圣呵责终非徒尔。又彼律云。佛见诸比丘不学毗尼。遂赞叹毗尼面前赞叹。波离持律第一。后诸上座长老比丘从波离学律也。今持才沾戒品。便乃听教参禅。为僧行仪一无所晓。况复轻陵戒检毁呰毗尼。贬学律为小乘。忽持戒为执相。于是荒迷尘俗肆恣凶顽嗜杯脔。自谓通方。行淫怒言称达道。未穷圣旨错解真乘。且戒必可轻。汝何登坛而受。律必可毁汝何削发染衣。是则轻戒全是自轻。毁律还成自毁。妄情易习至道难闻。拔俗超群万中无一。请详圣训能无从乎。

归敬三宝兴意

归敬仪云。然则熏习日久取会无由。事须立敬设仪。开其信首之法。附情约相显于成化之功。然后肝胆涂地。形骸摧折。知宇宙之极尊。则敬逾天属(天属即父母也)晓教义之远大。则道越常迷(即七略经史等)乃至云。小乘论云。敬者。以惭为体也。由我德薄前境尊高故。行敬也。今反无惭不耻深可笑也。大乘论云。由信及智故。敬于彼信故。非邪智故。兴敬故。引诚教信智及惭敬之本矣。又引论云。归依者回转之语。由昔背正从邪流荡生趣今佛出世兴言极尊。遂即回彼邪心。转从正道故也。于是乃立归法有五

等之差。始于背俗之初。终于入道之极。皆归三宝以为心师之迹也。所师极矣。所为大矣。故增一阿含经云。无恭敬心于佛者。当生龙蛇中。以过去从中来。今犹无敬。多睡痴等斯为良证。大悲经云。佛过去时行菩萨道。见三宝舍利塔像。师僧父母耆年善友。外道诸仙沙门婆罗门。无不倾侧谦下敬让。由是报故。成佛已来山林人畜无不倾侧以敬于佛。又俗礼云。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是也。

求归三宝功益

敬仪云。是知初心后进必须凭师善友。今依止三宝常乐亲近故。大智论云。若菩萨未入法位。远离诸佛坏诸善根。没在烦恼自不能度。安能度人。是故不应远离诸佛。譬如婴儿不离其母。行道不离粮食。热时不离凉风。寒时不欲离火。度水不离好船。病苦不离良医。是故菩萨常不离佛。何以故。父母亲友人天王等。不能益我度诸苦海。唯佛世尊令我出苦。是故常念不离诸佛。又如善生经云。若人受三自归。所得果报不可穷尽。如四大宝藏。举国人民七年之中运出不尽。受三归者。其福过彼。不可称计。又校量功德经云。四有洲中满二乘果。有人尽形供养。乃至起塔不如男子女人作如是言。我某甲归依佛法僧。所得功德不可思议。以诸福中三宝胜故。

列示三宝名相

归敬仪云。然三宝为敬谒之尊。是以明其相状行者云。归命常住法身。所谓如来成就十力四无所畏。五眼六通。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三念处等。一切种智无上调御。功德智慧微妙清净。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安慰世间普覆一切。无障无碍无所分别。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识。而能示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常举右手安接众生。放大光明除无明暗。百福庄严万德圆满。雨甘露雨转正法轮。济益众生出生死海。是故号佛众圣中尊无上法王。

十二部经(梵语一修多罗二祇夜三和伽那四伽陀五优陀那六尼陀那七阿波陀那八伊帝目多伽九阇陀伽十毗佛略十一阿浮达摩十二优波提舍唐言一契经二重颂三授记四孤起五无问六因缘七譬喻八本事九本生十方广十一未曾有十二论议)上中下善义味清净。自然具足开现梵行。最上第一。度于彼岸甚深实相。平等大慧自性清净。心行处灭言语道断。而此正法境界无碍。为众生说不违实义。由是无上出世良药。彼灭众生无始烦恼。

三乘净僧所有三慧(闻思修也)是菩萨道。披弘誓铠策精进马。执忍辱弓放智慧箭。杀烦恼贼。直心深心。决定正趣无上。第一平等正道不离。念佛念法念僧。受行诸佛一切言教。常以六度度诸众生。常以四摄摄诸含识。为尊为导。为依为救。安置众生佛菩提道。是故号僧法朋善友。常以方便利益世间。是良福田。真供养者。

三宝住持全由戒法

资持云。三宝四种一体理体就理而论。化相一种局据佛世。住持一位通被三时。功由戒力运载不绝故。如舟焉何以然耶。由佛法二宝并假。僧弘僧宝所存。非戒不立。如标宗中顺则三宝住持。违则覆灭正法。又如华严云。具足受持威仪教法。能令三宝不断等。

明理三宝功高归之益大

归敬仪云。由此三宝常住于世。不为世法之所凌慢。故称宝也。如世珍宝为世所重。今此三宝为诸群生三乘七众之所归仰。故云正归。若无专信杂事邪神。虽受归戒不得圣法。故经云。归依于佛者真名清信士。终不妄归依其余诸天神。斯何故耶。以真三宝性相常住。堪为物依。自余天帝身心苦恼。有为有漏无力无能。自救无暇。何能救物。唯出世宝有力能持。言归依者。如凭王力得无侵害。今凭正宝威福无涯故。使神龙免金翅之诛。信士超夜叉之难。五种三归皆归此宝。或即名之同相三宝。由理通三世义尽十方。常住三宝此为至极。经云。若人得闻常住二字。是人生生不堕恶趣。斯何故耶。以知法佛本性常故。一时闻解熏本识心。业种既成净信无失。况能立愿归依奉为师范。固当累劫清胜义无陷没。如经有人受三归依。弥勒初会解脱生死。此乃出苦海之律梁。入佛法之阶位。

住持三宝

住持三宝者。人能弘道万载之所流慈。道假人弘三法于斯开位。遂使代代兴树处处传弘。匪假僧扬佛法潜没。至如汉武崇盛初闻佛名。既绝僧传。开绪斯竭及显宗开法远访身毒。致有迦竺来仪演布声教。开物成务发信归心。实假敷说之劳。诚资相状之力。名僧宝也。所说名句表理为先。理非文言无由取悟。故得名教。说听之缘。名法宝也。此理幽奥非圣莫知。圣虽云亡影像斯立。名佛宝也。但以群生福浅不及化源。薄有余资犹逢遗法。此之三宝体是有为。具足漏染不足陈敬。然是理宝之所依持。有能遵重相从出有。如俗王使巡历方隅。不以形征故敬齐一。经云。如世有银金为上宝。无银有鍮亦称无价。故末三宝敬亦齐真。今不加敬更无尊重之方。投心何所起归何寄。故当形敬灵仪心存真理。导缘设化义极于斯。经云。造像如麦获福无量。以是法身之器也。论云。金木土石体是非情。以造像故。敬毁之人自获罪福。莫不表显法身。致令功用无极故。使有心行者。对此灵仪莫不涕泣横流。不觉加敬。但以真形已谢。唯见遗踪如临清庙自然悲肃。举目摧感如在不疑。今我亦尔。慈尊久谢唯留影像。导我幔幢是须倾屈接足而行礼敬如对真仪。而为说法。今不见闻。心由无信。何以知耶。但用心所拟三界尚成。岂此一堂顽痴不动。大论云。诸佛常放光说法众生罪故。对面不见。是须一像既尔。余

像例然。树石山林随相标立。导我心路无越圣仪。

化相三宝

化相三宝者。谓释迦如来为佛宝也。所说灭谛为法宝也。先智苦尽为僧宝也。此化相三宝。或名别相体。是无常四相所迁灭。过千载但可追远。用增翘敬。以贤劫中三佛已往。无我第四群生何依。长沦苦海解脱无路。是以能仁膺期出世。三祇修炼万行功圆。纤瑕去而法性凝清。片善具而报化微妙。尔后上生兜率下降王宫。三十岁居道树成佛。四十九年住世教化。说法三百五十度。宣演八万四千门。王臣外护于四海九州。师僧内传于人间天上。利益广大传法难思故有偈云。

假使顶戴经尘劫。身为床坐遍三千。若不传法度众生。毕竟无能报恩者。

传法有五

一受持 二看读 三讽诵 四解说 五书写。

外护内护流传。即佛法僧宝不断也。

仁宗皇帝赞三宝文

赞佛。

天上天下金仙世尊。一心十号四智三身。度脱五阴超踰六尘。生灵归敬所谓能仁。

赞法。

万法唯心心须至静。由彼一心能生万行。背觉为妄悟真则圣。稽首法门昭然佛性。

赞僧。

六度无懈四恩匪常为人眼目助佛津梁。体润一雨心熏众香。道无不在此土他方。

大慧禅师看经回向文

某甲业力障魔神志错乱。所历根钝自然想来。脱略混淆颠倒重叠。临文徇意字误句差。乖清浊之正音。泥解会之邪见。或事夺其志心不在经。问对起居断绝隔越。久诵懈怠因事愦嗔。严洁或涉于垢尘。肃敬或成于渎慢。身口服用之不净。衣冠礼貌之弗恭。供不如仪处非其他。卷舒揉乱坠落污伤。种种不专不诚。大惭大惧。恭愿诸佛菩萨。法界虚空界一切圣众。护法善神天龙等。慈悲怜悯忏涤罪愆。悉令诵经功德周圆毕遂。某甲回向心愿尚虑译润。或误注解。或非传授差殊音释舛错。校对仍改之失。书写刊刻之讹。其师其人悉为忏悔。仗佛神力使罪消除。常转法轮起济含识。

懒庵枢和尚语

佛诫罗睺罗颂云。十方世界诸众生。念念已证善逝果。彼既丈夫我亦尔。何得自轻而退屈。六凡四圣同此一性。彼既如是我何不然。直须内外资熏一生取办。更若悠悠过日。是谁之咎。古德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天台智者大师云。何不绝语言置文字。破一微尘出大千经卷。一微尘者。众生妄念也。大千经卷者。众生佛性也。众生佛性为妄念所覆。妄念若破则佛性现前。此老人为固执文字语言者。兴此叹也。此亦是金鎞刮膜之义。他日眼开方知得力。

楞严经云。云何贼人假我衣服裨贩如来。造种种业。若不以戒摄心者。纵饶解齐佛祖。未免裨贩如来。造种种业。况平平之人。清凉国师以十愿律身者。良有以也。戒以慎为义。又曰。洗心曰斋。防患曰戒。

四句偈

经中四句偈者。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也。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不能受持四句偈。若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能受持四句偈。山野看来。人人皆能受持。知者万中有一。何故如此。秖为此经被他前尘盖覆。不自觉知也。

示比丘忖己德行受食

忖己德行全缺应供者。德行全可以应供。德行缺则不可应供。今之比丘或年三四十岁。或年五六十岁。未尝一日不应供也。德行全耶。德行缺耶。所以云。学道不通理覆身还信施。长者八十一其树不生耳。年齿既高园中蕈不生。教有明文。不可不信。若也一念回光。日消万两黄金。

示比丘慎勿放逸

增一阿含经云。眼以色为食。耳以声为食。鼻以香为食。舌以味为食。身以触为食。意以法为食。涅槃以无放逸为食。如今丛林中三八念诵。鸣钟集众。维那白云。众等当勤精进如救头然。但念无常慎勿放逸。此语与增一颇同。往往闻者以为常例。如风过树略不餐采。佛祖之意遂成虚设矣。

菩萨三事无厌

智论云。菩萨唯有三事无厌。一者供养佛无厌。二者闻法无厌。三者供给僧无厌。今之学者虽未至菩萨地位。拨弃因果者或有之。更不究先圣之微言。殊不知即理而事即事而理。事理圆融法尔如是。故永明云。拟欲蛭嫌海量蜜掩日光乎。

戒定慧

戒定慧三学者。众生自性本有之物。不因修证而得。非唯诸佛菩萨具足。一切凡夫悉皆具足。自性无善恶。无持亦无犯。是自性戒。自性无静乱。无取亦无舍。是自性定。自性本无知而无所不知。是自性慧。诸佛菩萨知有故得受用。一切凡夫不知有故不得受用。知有不知有似乎少异。而戒定慧未尝少异也。

诫观檀越四事从苦缘起出生法 终南山宣律师为弟子慈忍作

损害生命名苦业。筋骨斯尽名苦缘。经云。食者从耕种锄刈收治。扬簸窖藏运辇舂磨。炊爨蒸煮。聊设供给奉送。又种菜造墙溉灌田园。营为酱酢。计一钵食出一钵汗。汗在皮肉即是其血。一食功力出于作者一钵之血。况复一生凡受几食。始从耕种乃至入口。伤杀无数杂类小虫。是以佛戒日受一食支持性命。寄过一生。衣服者养蚕杀茧。取柔织络染浣裁缝。众缘调度无量辛苦。计上下衣资凡杀几蚕。出几气力。蚕茧入汤受几痛苦。是故佛教着粪扫衣。障弊陋质。冀得修道。房舍者。从起立墙壁穿坑掘地。伤杀土虫。斫伐材木伤林树虫。造砖瓦时杀泥水虫。放火陶治杀柴草虫。作人苦力施主费财。饮食众缘劳损甚大。始成一房。是故行者依于冢树草蓐自安。念食是苦节身而食。念衣杀命着粪扫衣。念房舍卧具从苦缘生。志乐头陀三月一移。念四事难消少欲知足。经云。受檀越食如饥馑世食子肉想。受施主衣如热铁缠身。入房舍时如入铁镬。受床座时如热铁床。宁破此身犹如微尘。不以破戒之身受人供给。三涂苦报皆为爱衣贪食乐好房舍。若破戒因缘还偿施主。或作奴婢鞭打驱策。或受畜生形披毛带角。生偿筋骨死还皮肉。负重力尽起而复倒。虚受信施乐不足言。及偿施主苦过万倍。是故教汝知惭知愧。慎护后世莫破戒受施。名为净心。

诫观末法中校量心行法

凡夫解义皆因听学。为知法人。身犯四重畜八不净。财食啖俗馔无羞无耻。知而故犯。不畏后世。是故令汝校量心行。先净禁戒后方听经。汝用五诫得名净心。古者大德讲华严经。唯一卷疏。于后法师作三卷疏。今时讲者十地一品。出十卷疏。各逞功能竞显华诵。文字浩博寄心无所。然文者当体即义。何须人语。今时愚人竞求于名。不求于法。法尚不可着。何况著文字。法离文字言语断故大集经云。经文是一。讲者异说。各恃己见坏乱正法。天神嗔故三灾俱起。以是因缘佛法淡薄。如一斛水解一升酪。看似酪色食即无味。谛思讲论人情测佛。佛智境界岂人能测。如是审察名为净心。

诫观破戒僧尼不修出世法

僧尼破戒者。所谓畜养奴婢僮仆。牛驴车乘。田宅种植园林花果。金银粟帛。屏风氍被。好枕细席。箱匮盆瓮。铜器槃碗。上好三衣。牙床坐褥。房舍退屋。厨库碓磨。

脂面药酒。杂鲑酱酢。异种口味。王公贵重多人顾识。生缘富贵数过亲旧。饷送吊问申诉衙府。身为众首门徒强盛。讲说相难好喜音乐。常居一寺评量僧事。迭相摈罚借问旱潦丰俭。盗贼水火毒兽之事。经过酒店市廛屠脍。猎射之家。亲友妇女琴瑟诗赋。围棋双陆。读外书典。高语大笑。嫌恨诤竞。饮酒食肉。绫罗衣服。五色鲜明。勤剃须髮。爪利如锋。畜八不净财宝富足。于此等事贪求爱着。积聚不离名真破戒。经云。此等比丘名秃居士。名披袈裟贼。名秃猎师。名三涂人。名无羞人。名一阐提。名谤三宝。名害一切檀越眼目。名生死种子。名障圣道。远离此等十种恶名。即为净心。

诫观六难自庆修道法

一者万类之中人身难得。如提谓经说。今得人身难于龟木。二者虽得人身中国难生。此土即当边地之中。具足大乘正法经律。三者虽有正法信乐复难。今随力信不敢疑谤。四者人身难具。今受男形根无残缺。相貌成就。五者虽具男形六根无缺。五欲缠染出家甚难。今得割爱出家修道。披着佛衣受佛净戒。六者虽受禁戒随戒甚难。汝可于戒律中尊重爱乐。惭愧慎护。于此六事若不观察。即便放逸深障圣道。既超六难常应喜庆。难得已得得已莫失。如是思量名为净心。

戒贤论师祈祷观音文

闻性空持妙无比。思修顿入三摩地。无缘慈力赴群机。明月影临千涧水。比丘某甲稽首归命。大慈悲父观世音菩萨。仰愿他心道眼无碍见闻。动大哀怜冥熏加被。一者愿某甲早断漏结速证无生。三业圆明六根清净。二者愿某甲一闻千悟获大总持。具足辩才四无碍解。凡是圣教熏习其心。一历耳根永无忘失。功德智慧庄严其身。根根尘尘周遍法界。三者愿某甲上求佛果下度群生。梵行早圆三轮空寂。直至成佛。于其中间舍身受身。常为男子随佛出家。发菩提心。自利利他行愿无尽。然后愿我临欲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而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生彼国已满诸大愿。足菩萨行。与诸众生皆成佛道。

永嘉真觉禅师发愿文

稽首圆满遍知觉。寂静平等本真源。相好严特非有无。慧明普照微尘刹。稽首湛然真妙觉。甚深十二修多罗。非文非字非言诠。一音随类皆明了。稽首清净诸贤圣。十方和合应真僧。执持禁戒无有违。振锡携瓶利含识。卵生胎生及湿化。有色无色想非想。非有非无想杂类。六道轮回不暂停。我今稽首归三宝。普为众生发道心。群生沉沦苦海中。愿因诸佛法僧力。慈悲方便拔诸苦。不舍弘愿济含灵。化力自在度无穷。恒沙众生成正觉。

说此偈已。我复稽首归依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法僧前承三宝力。志心发愿修无上菩提。契从今生至成正觉。中间决定勤求不退。未得道前身无横病。寿不中夭。正命尽时不见恶相。无诸恐怖。不生颠倒。身无苦痛心不散乱。正慧明了。不经中阴。不入地狱。畜生饿鬼。水陆空行。天魔外道。幽冥鬼神一切杂形。皆悉不受。长得人身聪明正直。不生恶国。不值恶王。不生边地。不受贫苦。奴婢女形黄门二根。黄发黑齿顽愚暗钝。丑陋残缺盲聋喑哑。凡是可恶毕竟不生。出处中国正信家生。常得男身六根完具。端正香洁无诸垢秽。志意和雅身安心静。不贪嗔痴三毒永断。不造众恶恒思诸善。不作王臣不为使命。不愿荣饰安贫度世。少欲知足。不长畜积。衣食供身。不行偷盗。不杀众生。不啖鱼肉。敬爱含识。如我无异。性行柔软。不求人过。不称己。善不与物诤。怨亲平等。不起分别。不生憎爱。他物不悕。自财不吝。不乐侵犯。恒怀质直。心不卒暴。常乐谦下。口无恶说。身无恶行。心不谄曲。三业清净在处安隐。无诸障难。窃盗劫贼。王法牢狱枷杖钩锁。刀枪箭槊猛兽毒虫。堕峰溺水火烧风飘。雷惊霹雳树折岩颓。堂崩栋朽挝打怖畏。趁逐围绕执捉系缚。加诬毁谤横注钩牵。凡诸难事一切不受。恶鬼飞灾天行毒疠。邪魔魍魉若河若海。崇山穹岳居止树神。凡是灵只闻我名者。见我形者。发菩提心。悉相覆护不相侵恼。昼夜安隐无诸惊惧。四大康强六根清净。不染六尘心无乱想。不有昏滞不生断见。不着空有远离诸相。信奉能仁不执己见。悟解明了生生修习。正慧坚固不被魔摄。大命终时安然快乐。舍身受身无有怨对。一切众生同为善友。所生之处值佛闻法。童真出家为僧和合。身身之服不离袈裟。食食之器不乖盂钵。道心坚固不生憍慢。敬重三宝常修梵行。亲近明师随善知识。深信正法勤行六度。读诵大乘行道礼拜。妙味香花音声赞呗。灯烛台观山海林泉。空中平地在间所有。微尘已上悉持供养。合集功德回助菩提。思惟了义志乐闲静。清素寂默不爱喧扰。不乐群居常好独处。一切无求专心定慧。六通具足化度众生。随心所愿自在无碍。万行成就精妙无穷。正直圆明志成佛道。愿以此善根。普及十方界。上穷有顶。下极风轮。天上人间六道诸身。一切含识。我所有功德。悉与众生共。尽于微尘劫。不惟一众生。随我有善根。普皆充薰饰。地狱中苦恼。南无佛法僧称佛法僧名。愿皆蒙解脱饿鬼中苦恼。南无佛法僧称佛法僧名。愿皆蒙解脱畜生中苦恼。南无佛法僧称佛法僧名。愿皆蒙解脱天人阿修罗。恒沙诸含识八苦相煎迫。南无佛法僧。因我此善根普免诸缠缚。南无三世佛。南无修多罗菩萨声闻僧微尘诸圣众。不舍本慈悲摄受群生类。尽空诸含识归依佛法僧。离苦出三涂。疾得超三界。各发菩提心。昼夜行般若。生生勤精进。常如救头然。先得菩提时。誓愿相度脱我行道礼拜。我诵经念佛。我修戒定慧。南无佛法僧。普愿诸众生悉皆成佛道。我等诸含识坚固求菩提。顶礼佛法僧。愿早成正觉。

随州大洪山遂禅师礼华严经文

南无毗卢教主华藏慈尊。演宝偈之金文。布琅函之玉轴。尘尘混入刹刹圆融。十兆九万五千四十八字。一乘圆教大方广佛华严经。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常愿供养常恭敬七处九会佛菩萨。常愿证入常宣说五周四分华严经。常愿供养无休歇九十刹尘菩萨众。常愿悟入常宣说大方广佛华严经。伏愿某甲生生世世在在处处。眼中常见如是经典。耳中常闻如是经典。口中常诵如是经典。手中常书如是经典。心中常悟如是经典。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得亲近华藏一切圣贤。常蒙华藏一切圣贤慈悲摄受。如经所说愿悉证明。愿如善财菩萨。愿如文殊师利菩萨。愿如弥勒菩萨。愿如普贤菩萨。愿如观世音菩萨。愿如毗卢遮那佛。以此称经功德。以此发愿功德。愿与四恩三有法界一切众生。消无始以来尽法界虚空界无量罪垢。愿与四恩三有法界一切众生。解无始以来尽法界虚空界无量冤业。愿与四恩三有法界一切众生。集无始以来尽法界虚空界无量福智。同游华藏庄严海。同入菩提大道场。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

桐江瑛法师观心铭

心焉心焉。本自天然。卓尔独立湛寂孤坚。妙中至妙玄中又玄。无来无去不变不迁。非迷非悟绝圣绝贤。思不可及强以言诠。由体明觉遂生诸缘。镜含万象海纳百川。收之兮神潜方寸。舒之兮光充大千。变化自在作用无边。乃生乃佛为实为权。迷之则浩浩不返。悟之则了了相传。心焉汝灵心焉汝灵。语汝莫忘诲汝须听。汝具万法兮本自圆成。万法具汝兮其体空平。境非实境名是假名。汝昔不悟兮枉受伶俜。汝今自觉兮可保坚贞。触途莫滞念起即惺。六尘不染三毒乃清。休更鼓之令浊兮失本明。宜自澄之令净兮归元精。

缁门警训卷第五 终南山宣律师宾主序

夫损己利他者。盖是僧家之义也。害物安身者。非为释子之理也。有赏善罚恶之能。断是非不平之事。若是先人后己契诸佛之慈心。如或尔死我活乖六和之妙行。为主者倘存仁义。感十方衲子之云臻。若乃私受人情。招千里恶名之远播。为宾者怀恭执礼有义。而到处安身。苟取狂图无义。而随方惹怨。今者幸生中国。得赖空门脱万丈之火坑。抛千重之羁网如囚出狱似鸟开笼。履布金积善之场。住七宝无殃之地。天龙恭敬神鬼钦崇。非桑蚕而着好衣。不耕田而餐美馔。何须结怨饕利非理。图财求蜗角之虚名。闭人天之坦路。取龟毛之小利。穿地狱之深坑。积恨结于今生。受波吒于后世。纵使满堂金玉牵缠自己愚身。直饶罗绮盈箱斗乱子孙。业重少求。俭用免逼迫于心田。知足除贪。播馨香于意地。或住梵刹。或挂云堂。莫论他非但省己过。若有才高之者。把三藏以研穷。志浅之流。览五乘而课诵。切莫口行慈善肚里刀枪。面带笑容心藏剑戟。贫者不恤老者不怜。忘慈亲鞠养之深恩。乖师长提携之厚德。如斯用意退十方檀越之信心执假

迷真。惹四海英贤之讥诮。是以丁宁劝谕仔细精专。闻之者破我慢之高山。览之者塞昏迷之巨海。皆希禀信普愿回心。只宜来世胜今生。莫遣今生胜来世。奉劝大众疾须觉知。大限临头悔之莫及。

东山演禅师送徒弟行脚

大凡行脚须以道心为重。不可受现成供养。等闲过日。须将生死二字贴在额头上。每日十二时中裂转面皮。讨个分晓始得。若只随群逐队打哄过日。忽然死了。阎罗老子打算饭钱。莫道我不曾说与尔来。若是做工夫。须要时时检点刻刻提撕。那里是得力处。那里是不得力处。那里是打失处。那里是不打失处。若如此检点做工夫时。定有到家时候。有一等办道人。经又不看佛又不礼。才上蒲团便打瞌睡。及至醒来胡思乱想。才下蒲团便与人说杂话。若是如此办道。至弥勒佛下生时。也未有入手底时节。须是猛着精采。提一个无字。昼参夜参与他厮睚。不可坐在无事甲里。又不可在蒲团上死坐。须要活弄。恐杂念纷飞起时。千万不可与他厮睚转斗转多。有人到这里不识进退。解免不下成风成颠。坏了一生。宜向纷飞起处轻轻放下。转身下地行一遭。又上蒲团。开两眼捩两拳。竖起脊梁。依前提起所参话头。便觉清凉。如一锅沸汤搀一杓冷水相似。若如此做工夫。日久岁深自有到家时节。工夫未入手不可生烦恼。恐烦恼魔入心。若觉得力不可生欢喜。恐欢喜魔入心。种种禅病说之不尽。如众中有老成道伴。千万时时请益。若无将前辈。祖师教人做工夫语言看一遍。如亲见相似。如今向此道者难得其人。千万努力。向前望汝早早打破漆桶归来。与老僧揩背。偈曰。瞻风拨草离家时。一念途中善护持。近日丛林风味别。脚头到处着便宜。

石屋珙禅师送庆侍者回里省师

汝师年老中山寺。朝暮无人可瞻侍。不归扫洒执巾瓶。师资礼法合也未。汝母兼又年纪高。除汝一人更无二。望断秋风未见归。倚门日日长垂泪。离师弃母入山来。所图毕竟成何事。安贫乐道固所难。住个茅庵岂容易。也要种竹栽松。也要锄山掘地。也要运水搬柴。也要浇蔬灌芋。也要行道讽经。也要摄心除睡。藜羹黍饭塞饥疮。淡薤薄粥通肠胃。人生皆为口体忙。我亦未免形骸累。自家心地如未明。业识茫茫无本据。水边林下暂经过。吾汝皆非久居计。月江和尚有书来。勉汝归宁有深意。开缄未读便抽身。不负来音全孝义。有言孝为百行先。在俗在僧谁不然。侍师奉母名敬田。何须入众并参禅。忽然思静又嫌喧。短策不妨闲往还。

结制小参

佛祖门风将委地。说著令人心胆碎。扶持全在我儿孙。不料儿孙先作弊。纷纷走北向奔南。昧却正因营杂事。满目风埃满面尘。业识茫茫无本据。纵饶挂搭在僧堂。直待版鸣归被位。聚头寮舍鼓是非。收足蒲团便瞌睡。痴云翳缋性天昏。石火交煎心鼎沸。暂时寂寂滞轻安。一向冥冥堕无记。百丈清规不肯行。外道经书勤讲义。因果分明当等闲。罪福昭然浑不惧。或迁一榻一间房。放逸总由身口意。头上瓦脚下砖。身上衣口中味。一一皆出信心檀越人家施。未成道业若为消。扪心几个知惭愧。今日三明日四。闲处光阴尽虚弃。一朝老病来相寻。阎翁催请死符至。从前所作业不忘。三涂七趣从兹坠。袈裟失却复再难。鳞甲羽毛披则易。看他古之学道流。直忘人世轻名利。煮黄精煨紫芋。饭一抟水一器。为疗形枯聊接气。石烂松枯竟不知。洗心便作累生计。物外清闲一味高。世上黄金何足贵。劫空田地佛花开。香风触破娘生鼻。选佛场中及第归。圆觉伽蓝恣游戏。兹因结制夜小参。不觉所言成此偈。

上堂

六月七月天不雨。农家晓夜忙车水。背皮焦裂脚底疼。眼花无力欲闷死。公人又来逼夏税。税丝纳了要盘费。大麦小麦尽量还。一日三餐不周备。思量我辈出家儿。现成受用都不知。进道身心无一点。东边浪宕西边嬉。三个五个聚头坐。开口便说他人过。及乎归到暗室中。背理亏心无不做。莫言堕在异类中。来生定作栽田翁。前来所说苦如此。那时难与今时同。古德训徒有一语。对人天众拈来举。缁田无一簣之功。铁围陷百刑之苦。

中峰和尚遗诫门人

佛法无尔会处。生死无尔脱处。一报之身如风灯。石火念念。如救头然。尚无尔了办处。着甚死急。平地上讨许多忙乱。贬得眼来。早已四五十岁了也。尔唤甚么作佛法。任尔以百千聪明。一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乃至一千七百则陈烂葛藤。及与百氏诸子。从头解注得盛水不漏。总是门外打之。绕说时似悟对境还迷。此事向道无尔会处。尔转要会转不相应。尔莫见与么说。便拟别生知解。直饶向千人万人拶不入处。别有生机。总不出个要会的妄念。惟有具大信根。向己躬下真参实悟。乃能荷负尔若作荷负想。依旧没交涉。故古教谓。假使满世间。皆如舍利弗。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如今有等人拾得橘皮。自认为火。到处高谈阔论主张。一路道我会佛法要人恭敬有甚得便宜处。幻者三四十年。向此事上着到展转。于佛法二字尚不相应。所以日夜怀惭。安敢滥膺师位。寻常遇甘言厚币。不啻毒箭入心累。避之而不可。此盖多生缘业所致。乃虚妄本非道力使之然也。每见道流没要紧。遇些子不顺意事。一点无明恣纵业识。狂心毒行。平地上栲陷人。唤作我持公论。殊不知从无量劫来。被此等公论结缚无明。未曾有一事

以公论而会道念。且今日所持底公论。尔还知多少人在尔背后。掩鼻之不暇。生死无尔脱处。自家一个生死大事。粘皮缀骨念念无间。无量劫来百千伎俩。一齐弄尽。只是此心不肯休歇。徒向千佛万祖。累发重誓逗到今日。撞在三衣下唤作道流。奈何依旧识它。目前不破动便生心起念。莫非滋长生死结缚。忘却最初出家本志。似与么热乱。得千生万生。徒长业轮于理何益。好教尔知众生结缚浓厚。无尔奈何处。尔若无力。处众但只全身放下。向半间草屋冷淡枯寂。丐食鹑衣且图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无惭人。所以知佛法无尔会处。生死无尔脱处。既会不得。又脱不得。但向不得处。一捱捱住。亦莫问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处。蓦尔援透。始信余言之不相诬矣。

诫闲

世人未有不以闲散为乐。而共趣之逆问其故。乃曰。昔尝以荣辱是非。累日与事物相交驰。心志劳而形体惫。以至结于情想接于梦寐。静而思之人生几何。不得一日之安。虽富贵奚益也。由是一切弃之。思欲行歌坐忘观青天白云。以自放浪于事物之表。或有避父师之训。厌身世之劳望治生。如避水火。必欲拔尘远俗以遂其间。余曰。忙固劳形役虑也。闲则坐消白日又何益于理哉。二者皆欣厌之情妄耳。故圣人有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之旨。正不必厌此忙而欣彼之闲也。余将直言之。夫人欲学入世间之道。苟不服勤劳役。则事无贵贱皆无由成。然悟世间虚妄。欲究圣贤出世之道。倘不忘餐废寝。则根无利钝。又何从而得之。故雪山大士舍身命如微尘数。事知识如恒河沙。积劫迨今历试诸难。盖欲示后学者知道之不易闻也。故入世间则忠于君孝于亲。悉尽其义不可不忙。出世间则亲师择友。朝参暮扣以尽其道。又不可不忙。既尽其义。又尽其道。将见体如泰山之不动。心等太虚之无为岂一闲字可与同日语哉。或入世不能尽其义。出世不能尽其道。惟孜孜以安闲不扰为务。而不肯斯须就劳者。故圣人斥之为无惭人。凡有识者安肯负此无惭。而复嗜闲于疏散之域也。余故书此。以为投闲者之诫。

千岩长禅师示众

参禅为第一。持戒为第二。作福为第三。礼诵为第四。既作出家儿。须行四种事。不可纵汝心。不可恣汝意。不可懒汝身。不可昏汝智。谛观苦与乐。痛念生与死。莫忧衣与食。莫贪名与利。时中惺惺着。胸中荡荡地。行坐合清规。动静依先制。常近善知识。常远恶朋辈。若能信我言。成佛极容易。若不信我言。出家徒劳耳。是百姓光头。是修罗聚会。是地狱抽芽。是畜生群队。快脱袈裟来。快出山门去。且自做俗人。莫与我同住。

天衣怀禅师室中以净土问学者

若言舍秽取净厌此欣彼。则是取舍之情众生妄想。若言无净土。则违佛语。修净土者当如何修。众无语。复自答云。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又云。譬如雁过长空。影沈寒水。雁绝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

大智律师警自甘涂炭者

世之学佛者。其始莫不皆曰为生死事大。及乎声利所动世缘所汩。则生死大事置而弗论。或为人扣击。则它辞托跋不能自决。或云。此不须问。或云。不必用知。或云。符到奉行莫作计较。或云。随处受生出入自在。或云。且生不高不下之家复男子身。或云。把定精神见善恶相不得随去。或令预候之时。或教临终夺阴。或云。百骸溃散一物长灵。或云。形散气消归于寂灭。如是种种臆度矫乱。皆不出凡夫外道断常二见。逮乎四大解分病苦所道。识神无主随业轮回。决无疑矣。假令定日克时坐脱立化。世德可致未足为奇。斯由不见十六观经。不知九品生相。不信弥陀愿力。而坚侍所具自甘涂炭。岂不为之悲哉。

永明寿禅师戒无证悟人勿轻净土

问曰。但见性悟道便超生死。何用系念彼佛求生他方。答曰。真修行人应自审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存龟鉴以破多惑。诸仁者当观。自己行从见性悟道受如来记。绍祖师位。能如马鸣龙树否。得无碍辩才证法华三昧。能如天台智者否。宗说皆通行解兼修。能如忠国师否。此诸大士皆明垂言教深劝往生。盖是自利利他。岂肯误人自误。况大雄赞叹金口丁宁。希从昔贤恭禀佛敕。定不谬误也。仍往生传所载。古今高士事迹显著非一。宜勤观览以自照知。又当自度临命终时。生死去住定得自在否。自无始来恶业重障定不现前。此一报身定脱轮回否。三途恶道异类中行。出没自由定无苦恼否。天上人间十方世界。随意寄托定无滞碍否。若也了了自信得及。何善如之。若其未也莫以一时贡高。却致永劫沉沦。自失善利将复尤谁。呜呼哀哉。何嗟及矣。

慈云式忏主三衣辩惑篇

佛制法衣但三。一曰。安陀会。二曰。郁多罗僧。三曰。僧伽梨。此三法衣定是出家之服。非在家者所披。僧祇云。三衣者贤圣沙门标识。非俗人所为。智论云。佛圣弟子住于中道故。着三衣。外道裸形无耻。白衣多贪重着。杂阿含云。修四无量者。并剃发服三法衣。而出家也。据斯以知定非俗服。世云。梵网经有通俗著者。人见彼经广列王臣道俗。尽得受戒。应教身所著袈裟等言。便令士女受菩萨戒者着七条衣。观彼经文。未必全尔。袈裟正翻为染。或翻卧具。据翻染者秖是通制。道俗受戒须服坏色。恐其染同特艳。乖于法制。乃云。应教身所著染。皆使坏色。或有风俗不可尽制。而出家菩

萨必须染坏故。复文云。比丘应与俗服有异。何曾通俗着七条衣。或翻卧具者。南山云。

三衣总名。梵网经云。披九条七条五条袈裟。即其文也。若尔者。又何妨袈裟之语别在出家。亦即文云。比丘皆应与俗服有异。寻天台及藏法师章疏。俱作染坏义释。并无通俗三衣之说。虽方等经中通俗修忏入道场时许着三衣。但是单缝不许却刺。佛言。此三衣者一名单缝。二名俗服。荆溪师云。若却刺者即是大僧受持之衣。是故此衣应须别造。世有借出家人衣。深为未可。故知虽三衣非出家服(出辅行记)信其梵网若已许着。方等何故要须单缝。乃至阿含佛令取阿难郁多罗僧。与婆四吒女着等。此出自圣意暂尔赴机。灭后下凡须依定制。一切戒律涅槃重宣最后之言。方为揩定。三衣许俗彼经无文余。或云。攘灾免厄许与小片。至如戏女暂挂猎师假披。或云。得四寸而饮食斯充。

挂一片而罗刹不啖。盖显三衣之功用。非许四民之受持。出家闲邪之人尚昧持衣之轨。在尘烦杂之众。宁知奉法之仪。南山云。若受用有方则不生罪戾。必领纳乖式。便自陷深愆。一生无衣覆身一死。自负圣责何虑无恶道分。观斯之言自坐深过。忍将非法误累在家。更有愆妄不能缄默。多见道俗竞挂络子。滥觞久矣。滋彰近矣。且三衣五纳制听二典。络子名状出自何文。误以三衣破片而回作者。比丘衣损秖合补治。令不失受持。岂容披其破片。更立异名。何殊遭贼失衣比丘乎。或云。院内执作暂挂无妨者。安陀会。正是院内之衣。何不着耶。至于俗家弟子。若免灾厄不应常挂袈裟之片。若许常挂。何不全许三衣。而但许一片耶。南山引僧祇龙着袈裟免金翅难。乃云。必不顺教则所被无力。

袈裟违教尚云无力。况今络子特新裁染。公然制造。若名若体。全是非法。验知披挂得罪无福。今略书三种违教之咎。庶几读之。宥过无大必改为善。一者络子名体都无所载。制听二教一切所无。既乏五功滥参三贱。违教之责冥报非虚。二者制听二教。唯佛一人。自菩萨声闻述而不作。今既自制络子。仁者便是佛耶。三者隋外道辈非佛者流。南山云。以杂色线缝于衣上作条幅者。是外道法。结偷兰遮。况乎造非法衣。殊乖先制。非外道辈斯何人哉。幸愿四方道人行大乘者。读文寻竟莫守己情。担麻弃金殊非智者。革弊从正斯则达人。应知无上佛乘解无道俗。传持之轨诚在律仪。涅槃扶律谈常正在于此律范。若壤法假谁传。岂生为人不护眼目。断常住命。非旃陀罗耶。昔静靄法师值周武行虐。

自恨不能护法出家奚为。乃坐石奋刀遍身剖肉引肠挂树。以手捧心而卒。呜呼古贤护法其若是乎。我等既学未能。宜法制莫致毁损。殃坠自他矣。

缁门警训卷第六 长芦慈觉颐禅师龟镜文

夫两桂垂阴一华现瑞。自尔丛林之设。要之本为众僧。是以开示众僧故有长老。表仪众僧故有首座。荷负众僧故有监院。调和众僧故有维那。供养众僧故有典座。为众僧作务故有直岁。为众僧出纳故有库头。为众僧主典翰墨故有书状。为众僧守护正教故有藏主。为众僧迎待檀越故有知客。为众僧请召故有侍者。为众僧看守衣钵故有寮主。为众僧供侍汤药故有堂主。为众僧洗濯故有浴主水头。为众僧御寒故有炭头炉头。为众僧乞丐故有街坊化主。为众僧执劳故有园头磨头庄主。为众僧涤除故有净头。为众僧给侍故有净人。所以行道之缘十分备足。资身之具百色现成。万事无忧一心为道。世间尊贵物外优闲。清净无为众僧为最。回念多人之力。宁不知恩报恩。晨参莫请不舍寸阴。

所以报长老也。尊卑有序举止安详。所以报首座也。外遵法令内守规绳。所以报监院也。六和共聚水乳相参。所以报维那也。为成道故方受此食。所以报典座也。安处僧房护惜什物。所以报直岁也。常住之物一毫无犯。所以报库头也。手不把笔如救头然。所以报书状也。明窗净案古教照心。所以报藏主也。韬光晦迹不事追陪。所以报知客也。居必有常请必先到。所以报侍者也。一瓶一钵处众如山。所以报寮主也。宁心病苦粥药随宜。所以报堂主也。轻徐静默不昧水因。所以报浴主水头也。缄言拱手退己让人。所以报炭头炉头也。忖己德行全阙应供。所以报街坊化主也。计功多少量彼来处。所以执园头磨头庄主也。酌水运筹知惭识愧。所以报净头也。宽而易从简而易事。所以报净人也。

所以丛林之下道业惟新。上上之机一生取办。中流之士长养圣胎。至如未悟心源。时中亦不虚弃。是真僧宝为世福因。近为末法之津梁。毕竟二严之极果。若或丛林不治法轮不转。非长老所以为众也。三业不调四仪不肃。非首座所以率众也。容众之量不宽爱众之心不厚。非监院所以护众也。修行者不安败群者不去。非维那所以悦众也。六味不精三德不给。非典座所以奉众也。寮舍不修什物不备。非直岁所以安众也。畜积常住减克众僧。非库头所以赡众也。书状不工文字灭裂。非书状所以饰众也。几案不严。喧烦不息。非藏主所以待众也。憎贫爱富重俗轻僧。非知客所以赞众也。礼貌不恭尊卑失序。非侍者所以命众也。打叠不勤守护不谨。非寮主所以居众也。不闲供侍恼乱病人。

非堂主所以恤众也。汤水不足寒暖失仪。非浴主水头所以浣众也。预备不前众人动念。非炉头炭头所以向众也。临财不公宣力不尽。非街坊化主所以供众也。地有遗利人无全功。非园头磨头庄主所以代众也。懒惰并除诸缘不具。非净头所以事众也。禁之不止命之不行。非净人所以顺众也。如其众僧轻师慢法取性随缘。非所以报长老也。坐卧参差去就乖角。非所以报首座也。意轻王法不顾丛林。非所以报监院也。上下不和斗诤坚固。非所以报维那也。贪婪美膳毁訾粗食。非所以报典座也。居处受用不思后人。非

所以报直岁也。多贪利养不惜常住。非所以报库头也。事持笔砚驰骋文章。非所以报书状也。慢易金文看寻外典。非所以报藏主也。追陪俗士交结贵人。非所以报知客也。

遗忘召请久坐众僧。非所以报侍者也。以己妨人慢藏诲盗。非所以报寮主也。多嗔少喜不顺病缘。非所以报堂主也。桶杓作声用水无节。非所以报浴主水头也。身利温暖有妨众人。非所以报炉头炭头也。不念修行安然受供。非所以报街坊化主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非所以报园头磨头庄主也。涕唾墙壁狼籍东司。非所以报净头也。专尚威严宿无善教。非所以报净人也。盖以旋风千匝尚有不周。但知舍短从长。共办出家之事。所冀师子窟中尽成师子。栴檀林下纯是栴檀。令斯后五百年再睹灵山一会。然则法门兴废系在僧徒。僧是敬田所应奉重。僧重则法重。僧轻则法轻。内护既严外护必谨。设使粥饭主人一期王化丛林。执事偶尔当权常宜敬仰。同袍不得妄自尊大。若也贡高我慢私事公酬万事无常。

岂能长保。一朝归众何面相看。因果无差恐难回避。僧为佛子应供无殊。天上人间咸所恭敬。二时粥饭理合精丰。四事供须无令缺少。世尊二千年遗荫盖覆儿孙。白毫光一分功德。受用不尽。但知奉众不可忧贫。僧无凡圣通会十方。既曰招提悉皆有分。岂可妄生分别轻厌客僧。旦过寮三朝权住尽礼供承。僧堂前暂尔求斋等心供养。俗客尚犹照管僧家忍不逢迎。若无有限之心。自有无穷之福。僧门和合上下同心。互有短长递相盖覆。家中丑恶莫使外闻。虽然于事无伤毕竟减人瞻仰。如师子身中虫自食师子肉。非外道天魔所能坏也。若欲道风不坠佛日常明。壮祖域之光辉。补皇朝之圣化。愿以斯文为龟镜焉。

慈受禅师示众箴规(寿无量本大同小异)

升堂念诵讽经小参。但是众集宜须先赴。游方上士规矩随身。岂可乖慵遭人检点。一回可恕三犯何颜。不思百丈真风便见。投子道底静牌才挂。宜各默然。纵不挂时岂可谈笑。古佛垂训守口如瓶。二六时中常宜缄默。三业不戒万祸潜生。善谙鲁祖风。便口挂壁上。自己案前常令洁净。只安香匣禅策经文。贵图齐整。不得安世俗文字。药裹香炉种种所须。宜收案下。出声持诵噪吵稠人。背靠扳头轻欺大众。虚占案分挂物明窗。不合律仪丛林安许。端身正意默尔披寻。谛味圣言契合心地。不虚开卷始会看经。平时邻案。道人切忌交头接耳。宾客相看礼不可免。茶汤才罢叙话已周相引出寮不可久坐。若是旧时道伴远地亲情相邀林下水边。方可倾心谈论。至于交关买卖引惹杂人。尽非衲子所为。

便可一笔勾下。粥后归寮同伸问讯。上中下座恭敬为先。苟或不然轻人慢己。放参开笼须白知寮。出入掀帘要垂后手。登床宴坐不可垂衣。举动经行更宜缓步。使人动念

魔障易生。众口烁金自家何乐。洗衣把针宜于斋后。不急之务道业荒唐。不可将汤瓶泡衣洗面。卓上裁纸糊卓偷煮。点心包藏药石竹竿。要知触净熨斗须看闲忙。执在一隅恐妨众用。古圣补破遮寒。缝了便休。岂可朝昏事侍针线。煎点茶汤丛林盛礼。大众云集方可跏趺。盏橐收归众人齐退。私藏茶末取笑傍观。只手揖人是何法度。有故不赴须白知寮。小坐茶汤辄不可免。新到入寮宜怀谦下。未谙法度请问耆年。随方毗尼在人建立。安笼占案不必着忙。款细之间自然稳便。入寮煎点本为众人。意在志诚茶须通吃。

使了家事旧处安排。泻却汤瓶即时添注。山行水次戒护开谈。张口如弓发言如箭。雌黄之事品藻他人。说食说钱呵风骂雨。墙壁有耳法令无亲。忽然虎口遭伤始见。锋头太露。凡遇茶毗阴晴齐赴。各怀凄怆同运悲心。恐彼前人虚生浪死。口持经咒肩负柴薪。岂可猖狂恣声谈笑。衣盂估唱本为破悭。后人不知返成贪爱。偷量长短暗窥旧新。贱唱贵分过如常卖不知反责犹说便宜。识者傍观面渐汗下。若是海门上士。禅院高宾。但为死者结缘莫被活人嗤笑。柔和善顺上下可观。我慢贡高诸圣不祐。八万细行三千威仪。二六时中头头可见。穿堂直过岂不厚颜。尊殿间行恐招薄福。衩衣登殿草履游山。莫践法堂回互耆宿。五更洗面本为修行。吐唾拖盆喧聒大众。暗中动念自昧不知。日往月来面黄身瘦。

浴汤少使筹子休拈。作福虽多不如避罪。廊舍吐唾案上抓头。违背圣贤自从己便。时时检点步步堤防。直须小却身心便好大著肠肚。十日知寮递相供养晚眠早起务在精诚。苦切劳心先人后己。大众衣钵切要关防。一事不周众人动念。煎茶扫地换水装香。莫教冷却汤瓶。免见禅和烦恼。寮中首座。务要柔和。规矩先行绳墨自定。依时上案简径开谈。有一不周众人共议。游山玩水出入有时。恶性道人善言诱劝。倘不听从密白方丈。护善遮恶取信檀那。净髡围炉礼宜谦让。右件规矩委曲预闻。日用时中各宜照顾。一拨便转善不可加。三唤不回相聚何益。况乃心尘难扫性水易湍。中器中根可上可下。克宾法战不胜。曾罚饡饭一堂。文远胜劣争禅。输却糊饼两个。丛林榜样后学依从。

焦山不说两般禅只要罚油十六两。颂曰。

乌龟忽尔艾烧头。千古令人笑不休。奉劝后生高着眼。莫教罚了一斤油。

笑翁和尚家训

日亦然兮夜亦然。睡时宜后起宜先。收单折被候开静。动止回旋向左肩。

晨朝粥罢莫猖狂。盥漱低头少使汤。头若痒时须待浴。手巾干净不相妨。

寂静身心展钵时。出宜先筋入先匙。食巾收折须临后。左右和南礼莫亏。

粥了和南饭后茶。放参药石莫喧哗。出堂入户清规合。犹见丛林有作家。

座元门首板丁当。是甚禅和敢入堂。追罚百钱由自可。高悬一牓最难当。

入室升堂念诵时。从规合自具威仪。近来一等无羞耻。直裰中间小袖儿。

脱着衣鞋要整齐。掩门宜缓放筹低。密持咒语轻弹指。净桶常将右手提。

入浴披衫贵静恭。需汤击板合从容。不应触布安槽上。双脚如何着桶中。

礼拜持经遣睡魔。不须将此当喽啰。一朝突出娘生眼。执药方知病转多。

顶笠腰包号水云。寻师切勿惮辛勤。法门冷淡须防护。莫学寻常救火军。

黄龙死心新禅师小参

夫小参者。谓之家教。何谓家教。譬如人家有三个五个儿子。大底今日干甚事。小底今日干甚事。是与不是晚间归来。父母一一处断。丛林中亦复如是。院门今日干甚事。是与不是住持人当一一处断。观今之时节。丛林淡薄人根狭劣。不可说也。有一般破落户长老。驰书达信。遮边讨院住。那边讨院住。才讨得院住。便拣个好日入院。又道我是长老。方丈里自在受快活。遮般底唤作地狱滓。如今丛林中。若论参禅固是难得其人。我看见尔遮一队汉。在遮里心愤愤口悱悱。道我会禅会道。入方丈里趁口快撑。两转语便行。不是遮个道理。又有一般汉。影影响响认得个顽空。便道只是遮个事。又有一般道。见虚空里光影。又有一般道。无有不是者错了也。救不得了也。遮般底只宜色身安乐。

莫教一顿病打在延寿堂内。如落汤螃蟹手忙脚乱。见神见鬼遮边讨巫师。那边讨医博。卜凶卜吉问好问恶。尔不见。我佛如来为三界医王四生慈父。医一切众生心病。只为尔不信自心。向外驰求。被邪魔魍魉入尔心中。做得许多见解要识尔自心么。如太阳当昼天下皆明。那里更有暗处。若到遮个田地。亦无吉凶爻象。亦无是非好恶。便能向是非头上坐。是非头上卧。乃至淫坊酒肆虎穴魔宫。尽是当人安身立命之处。只为尔无量劫来业识浓厚。心中趫趫欹欹繘繘縩縩。信之不及。便被世间情爱。缠缚得来七颠八倒。江南人护江南人。广南人护广南人。淮南人护淮南人。向北人护向北人。湖南人护湖南人。福建人护福建人。川僧护川僧。浙僧护浙僧。道我乡人住院。我去赞佐他。

一朝有个不周。全翻作是非到处说。苦哉苦哉。恁么行脚掩彩杀人。钝置杀人若是个汉一画画断多少自由自在。若也画不断处处被爱之所缚。爱色被色缚。爱院被院缚。爱名被名缚。爱利被利缚。爱身被身缚。尔何不退步思量。尔遮臭皮袋有甚么好处。当时只为尔有一念爱心。便入母胎中受父精母血。交构成一块脓团。母吃热时便受镬汤地

狱。母吃冷时便受寒冰地狱。及至撞从母胎里出来。受寒受热。受饥受饱。受病受苦。煎煎逼逼直至今日。只为不能返观。便有许多是非生灭我生尔死。尔死我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随业受报无有休时。近来又有一般奴狗。受雇得钱买度牒剃下狗头。披佛袈裟。奴郎不辨菽麦不分。入吾法中破坏吾法。一向装裹个浑身。捼腰捺胯胡挥乱罄。

要做大汉。大汉不恁么做。要做大汉。须是退步莫面前背后。奴唇婢舌嫌好道恶。说遮里饮食丰厚。那里寮舍稳便不消得。如此诸上座。人身难得佛法难闻。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尔诸人要参禅么须是放下着。放下个甚么。放下个四大五蕴。放下无量劫来许多业识。向自己根脚下推穷看。是甚么道理。推来推去。忽然心华发明。照十方刹。可谓得之于心应之于手。便能变大地作黄金。搅长河为酥酪。岂不畅快平生。莫只管册子上念言念语讨禅讨道。禅道不在册子上。纵饶念得一大藏教。诸子百家。也只是闲言语。临死之时总用不着。古人悟了方求明师决择。去其砂石纯一真寔。秤斤定两。恰如人开杂货铺相似。无种不有。来买甘草。便将甘草与他。来买黄连便将黄连与他。

不可买黄连却将甘草与他。又似尔有一块金。将入红炉里煆炼。炼来炼去炼得熟也。方上钳锤打作瓶盘钗钏。瓶重几两盘重几两。一一分明。然后却将此瓶盘钗钏。镕成一金。唤作一味平等法门。若不如此。尽是儱侗真如颟顸佛性尔还会么。尔还信么。山僧适来答遮僧四转语道。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怕死活中怕活。将此四转语验尽天下衲僧。且道。天下衲僧将甚么验。良久云。大体还他肌骨好。不搽红粉也风流(语录)

褒禅山慧空禅院轮藏记 无为居士杨杰作

法界本无众生。众生缘乎妄见。如来本无言教。言教为乎有情。妄见者。众生之病。言教者。如来之药。以药治病则病无不治。以言觉妄则妄无不觉。此如来不得已而言。贤智不得已而述也。故阿难陀集而为经。优婆离结而为律。诸菩萨衍而为论。经律论虽分乎三藏。戒定慧盖本乎一心。藏以示其函容。心不可以凝滞。是以双林大士接物随机。因权表实。聚言教而为藏。载宝藏而为轮。以教依轮则教流而无碍。以轮显教则轮运而无穷。使披其教者。理悟变通。见其轮者心不退转。然后优游性海。解脱意筌无一物不转法轮。无一尘不归华藏。非有深智者。其孰能与于此哉。

慈照聪禅师住襄州石门请查待制为撰僧堂记

乾明寺者去郡百里。古曰石门。因敕易之。高山峻谷虎豹所伏。岐路硗确人烟鬰绝。非志于道者罔能栖其心也。游宦之徒羁束利名。虽观其胜绝而罕能陟其境。道守郡日知有学者。法字守荣。自雍熙五年参寻而至。后安禅之堂卑隘堕坏。于是发心重构。克

坚其志聚落求化。多历年所。召良工市美材。迄景德三年始告成。凡五间十一架。春有学徒慧果。携锡至京请余识之。将刊于石。乃书曰。自佛法广被。达磨西来。具信根者求证本源。星居旷野蔽身草木。衣不御寒食不充腹。及正法渐漓人法替怠。百丈禅师乃营其栋宇。以安老病。迩来禅刹竞构宏壮。少年初学恣卧其间。殊不知化缘者劳形苦骨。施财者邀福忏罪。明因果者如卧铁床。若当冤敌自非朝夕。密密增长圣胎。其次亲善知识者。志求解脱。可以暂容其形。龙神攸护。其或心汩盖缠。身利温暖。不察无明。不知命缩。惟记语言。自谓究竟。韶尽迁谢堕彼恶趣。丈夫猛利得不动心者哉。荣公生凤翔虢邑。出家于雍州鄠县白云山净居禅院。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八日记。

应庵华禅师答诠长老法嗣书

老僧自幼出家正因也。方袍圆顶正因也。念生死未明拨草瞻风。亲近真善知识正因也。至于出世领众今三十余年。未尝毫发厚己也。方丈之务未尝少怠也。昼夜精勤未尝敢懈也。念众之心未尝斯须忘也。护惜常住之念未尝敢私也。行解虽未及古人。随自力量行之。亦不负愧也。痛心佛祖慧命悬危。甚于割身肉也。念报佛祖深恩。寝食不遑安处也。念方来衲子。心地未明不啻倒悬也。虽未能尽古人之万一。然此心不欺也。长老随侍吾三四载。凛然卓卓可喜。去年夏末命悦众。是吾知长老也。吾谢钟山寓宣城昭亭。未几赴姑苏光孝。方两月。长老受凤山之请。道由姑苏首来相见。道义不忘如此也。别后杳不闻耗。正思念间怀净上人来。承书并信物。方知入院之初开堂。为吾烧香。乃知不负之心昭廓也。今既为人天眼目。与前来事体不同也。果能如吾自幼出家为僧。行脚亲近真善知识。以至出世住持。其正因行藏如此行之。则吾不妄付授也。又何患宗门寂寥哉。至祝。无以表信。拂子一枝。法衣一顶。幸收之。绍兴壬午。七月初七日。住平江府光孝应庵老僧昙华书复(语录)

怡山然禅师发愿文

归命十方调御师。演扬清净微妙法。三乘四果解脱僧。愿赐慈悲哀摄受。但某甲自违真性枉入迷流。随生死以飘沈。逐色声而贪染。十缠十使积成有漏之因。六根六尘妄作无边之罪。迷沦苦海深溺邪途。着我耽人举枉措直。累生业障一切愆尤。仰三宝以慈悲。沥一心而忏悔。所愿能仁拯拔善友提携。出烦恼之深源。到菩提之彼岸。此世福基命位各愿昌隆。来生智种灵苗同希增秀。生逢中国长遇明师。正信出家童真入道。六根通利三业纯和。不染世缘常修梵行。执持禁戒尘业不侵。严护威仪蜎飞无损。不逢八难不缺四缘。般若智以现前。菩提心而不退。修习正法了悟大乘。开六度之行门。越三祇之劫海。建法幢于处处。破疑网于重重。降伏众魔绍隆三宝。承事十方诸佛无有疲劳。修学一切法门悉皆通达。广作福慧普利尘沙。得六种之神通。圆一生之佛果。然后不舍

法界遍入尘劳。等观音之慈心。行普贤之愿海。他方此界逐类随形应现色身演扬妙法。泥犁苦趣饿鬼道中。或放大光明。或见诸神变。其有见我相。乃至闻我名。皆发菩提心。永出轮回苦。火镬冰河之地。变作香林。饮铜食铁之徒。化生净土。披毛戴角负债啣冤。尽罢辛酸咸沾利乐。疾疫世而见为药草。救疗沉痾。饥馑时而化作稻粱。济诸贫馁。但有利益无不兴崇。次期累世冤亲现存眷属。出四生之汩没。舍万劫之爱缠。等与含生齐成佛道。虚空有尽我愿无穷。情与无情同圆种智。

开善密庵谦禅师答陈知丞书

某启欣审官舍多暇。焚香静默坐进此道。何乐如之。参禅如应举。应举之志在乎登第。若不登第。而欲功名富贵光华一世者。不可得也。参禅之志在乎悟道。若不悟道而欲福德智惠超越三界者。不可得也。窃尝思悟道之为易。登第之为难。何故学术在我。与夺在彼。以我之所见。合彼之所见。不亦难乎。是以登第之难也。参究在我。证入在我。以我之无见合彼之无见。不亦易乎。是以悟道之为易也。然参禅者众。悟道者寡何也。有我故也。有我则不能证入。亦易中之难也。读书者众。及第者亦众何也。见合故也。见合则推而应选。是难中之易也。故见合为易。无我为难。无我为易。无无为难无无为易。亦无无无为难。亦无无无为易。亦无无无亦无为难。亦无无无亦无为易。和座子撞翻为难。故庞居士云炼尽三山铁。镕销五岳铜。岂欺人哉。因笔及此。庶火炉边团圞头说无生话时。聊发一笑。

司马温公解禅偈

文中子以佛为西方圣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则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禅者。好为隐语以相迷。大言以相胜。使学者伥伥然。益入于迷妄。故予广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禅偈六首。若其果然则虽中国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则非予之所知也。

忿怒如列火。利欲如锯锋。终朝长戚戚。是名阿(鼻狱)

颜回安陋巷。孟轲养浩然。富贵如浮云。是名极(乐国)

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蛮貊。积善来百祥。是名作(因果)

言为百代师。行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坏身)

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行之诚且久。是名光(明藏)

道德修一身。功德被万物。为贤为大圣。是名佛(菩萨)

仰山饭 户部尚书阮中大撰(阮户部外集)

仰山饭仰山饭。粒粒如珠似银烂。食者须知来处难。略为诸人试拈看。东皋西畴春早时。耕夫饷妇寒且饥。土膏脉起农事动。牛领生疮犹挽犁。夏苗欲秀未成实。无雨四天惟烈日。背枯面裂汗流胸。耘耨只愁稂莠出。秋深稻熟如黄云。昼获夜舂甘苦辛。里胥催督王租急。官债私逋皆及身。官债未偿被鞭扑。私债未偿卖田屋。父母妻儿饱几曾。家家留米羞斋粥。住持老僧沿门求。丐士缘化圭撮收。手胼足胝不敢惮。栉风沐雨何曾休。五更云堂门尚闭。普供厨中人早起。惟忧清众粥饭迟。日日朝朝悉如是。米沈满地凝如脂。去粗存精运柴炊。沸汤烟焰甑釜热。执务舍力良劳疲。长板声终木鱼吼。端坐禅床捧盂受。细论变生造熟功。却恐阇黎难下口。不从香积世界来。又非鬼神供尔斋。一匙一杓至一钵。皆是求福檀信财。维那白槌似珰响。十声佛名懒同唱。行益才迟忿怒生。第二戒中念都忘。古人都为学道忙。遍参知识游诸方。木皮草叶供铛煮。岂有此饭充饥肠。百岁光阴如梦幻。参请工夫宜早办。若还心地不分明。佛也难消仰山饭。

白侍郎六赞偈并序(出长庆集)

乐天常有愿。愿以今生世俗文笔之因。翻为来世赞佛乘转法轮之缘也。今年登七十。老矣病矣。与来世相去甚迩。故作六偈。跪唱于佛法僧前。欲以起因发缘。为来世张本也。

赞佛。

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尽知无如佛者。堂堂巍巍为天人师。故我礼足赞叹归依。

赞法。

过见当来千万亿佛。皆因法成法从经出。是大法轮是大宝藏。故我合掌至心回向。

赞僧。

缘觉声闻诸大沙门。漏尽果满众中之尊。假和合力求无上道。故我稽首和南僧宝。

赞众生。

毛道凡夫火宅众生。胎卵湿化一切有情。善根苟种佛果终成。我不轻汝汝无自轻。

忏悔。

无始劫来所造诸罪。若轻若重无大无小。我求其相中间内外。了不可得是名忏悔。

发愿。

烦恼愿去涅槃愿住。十地愿登四生愿度。佛出世时愿我得亲。最先劝请请转法轮。佛灭度时愿我得值。最后供养受菩提记。

天台圆法师自诫

三界悠悠一囡圄羁锁生灵受酸楚。本来面目久沉埋。野马无缰恣飘鼓。欲火烧残功德林。逝波倾入无明坞。纷纷万类器中蚊。啾啾鸣乱沈还举。亦曾天帝殿中游。也向阎公锅里煮。循环又撞入胞胎。交构腥臊成沫聚。一包脓血暂扶持。数茎白骨权撑拄。七情驰骑不知归。六贼争锋谁作主。春风不改昔时波。依旧贪嗔若狼虎。改头换面弄机关。忍气吞声受辛苦。贵贱贤愚我与人。是非荣辱今犹古。金乌玉兔自摩空。雪鬓朱颜尽成土。我嗟瞥地一何晚。随波逐浪空流转。追思古圣与先贤。掩袂令人独羞赧。而今捉住主人翁。生死魔来我谁管。昔时伎俩莫施呈。今日生涯须自勉。是非窟里莫回头。声利门前高着眼。但于自己觅愆尤。肯与时流较长短。一点灵光直照西。万端尘事任舒卷。不于蜗角窃虚名。独向金台预高选。从他病死与生老。只此一回相括恼。修行惟有下稍难。竖起脊梁休放倒。莫教错认定盘星。自家牢守衣中宝。愿同法界冤与亲。共驾白牛游直道。

缁门警训卷第七 芙蓉楷禅师小参

夫出家者为厌尘劳。求脱生死。休心息念断绝攀缘。故名出家。岂可以等闲利养埋没平生。直须两头撒开中间放下。遇声遇色。如石上栽花。见利见名如眼中着屑。况从无始以来不是不曾经历。又不是不知次第。不过翻头作尾。止于如此。何须苦苦贪恋。如今不歇更待何时。所以先圣教人只要尽却今时。能尽今时更有何事。若得心中无事。佛祖犹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边相应。尔不见。隐山至死不肯见人。赵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檐拾橡栗为食。大梅以荷叶为衣。纸衣道者只披纸。玄泰上座只着布。石霜置枯木堂与人坐卧。只要死了尔心。投子使人办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尔事。且从上诸圣有如此榜样。若无长处如何甘得。诸仁者若也于斯体究。的不亏人。若也不肯承当。向后身恐费力。山僧行业无取。忝主山门。岂可坐费常住。顿忘先圣付嘱。今者辄学古人为住持。体例与诸人议定。更不下山不赴斋。不发化主。唯将本院庄课一岁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随人添减。可以备饭则作饭。作饭不足则作粥。作粥不足则作米汤。新到相见茶汤而已。更不煎点。惟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务要省缘专一办道。又况活计具足风景不疏。花解笑鸟能啼。木马长鸣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流水无声。岭上猿啼露显中宵之月。林间鹤唳风回清晓之松。春风起而枯木龙吟。秋叶凋而寒林华发。玉阶铺苔藓之纹。人面带烟霞之色。音尘寂尔消息沉然。一味萧条无可辄向。山僧今日向诸人面前说家门。已是不着便。岂可更去升堂入室。拈槌竖拂。东呵西棒。张眉努目。如痫病发相似。不惟屈枕上座。况亦孤负先圣。尔不见。达磨西来。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于立雪断臂。可谓受尽艰辛。然而达磨不曾

措了一辞。二祖不曾问着一句。还唤达磨作不为人得么。二祖做不求师得么。山僧每至说着古圣做处。便觉无地容身。惭愧后人软弱。又况百昧珍羞递相供养。道我四事具足。方可发心。只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时光似箭深为可惜。虽然如是。更在诸人从长相度。山僧也强教尔不得。诸仁者还见古人偈么。山田脱粟饭。野菜淡黄虀。吃则从君吃。不吃任东西。伏惟同道各自努力。珍重。

黄蘗禅师示众

预前若打不彻。腊月三十夜到来。管取尔热乱。有般外道。才见人说做工夫他便冷笑。犹有遮个在。我且问尔。忽然临命终时。尔将何抵敌生死。尔且思量看。却有个道理。那得天生弥勒自然释迦。有一般闲神野鬼。才见人有些少病。便与他人说。尔只放下着。及至到。他有病。又却理会不下。手忙脚乱。争奈尔肉如利刀碎割做主宰不得。万般事须是闲时办得下。忙时得用。多少省力。休待临渴掘井做手脚不办。遮场狼藉如何回避。前路黑暗信采胡钻乱撞。苦哉苦哉。平日只学口头三昧。说禅说道呵佛骂祖。到遮里都用不着。平日只管瞒人。争知道今日自瞒了也。阿鼻地狱中决定放尔不得。而今末法将沈。全仗有力量兄弟家。负荷续佛慧命。莫令断绝。今时才有一个半个行脚。只去观山观景。不知光阴能有几何。一息不回便是来生。未知甚么头面。呜呼劝尔兄弟家。趁色力康健时。讨取个分晓处。不被人瞒底一段大事。遮些关捩子。甚是容易。自是尔不肯去下。死志做工夫。只管道难了又难。好教尔知。那得树上自生底木杓。尔也须自去做个转变始得。若是个丈夫汉。看个公案。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但去二六时中看个无字。昼参夜参行住坐卧。着衣吃饭处。阿屎放尿处。心心相顾猛着精彩。守个无字。日久月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花顿发。悟佛祖之机。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头瞒。便会开大口。达磨西来无风起浪。世尊拈花一场败阙。到遮里说甚么阎罗老子。千圣尚不奈尔何。不信道。直有遮般奇特。为甚如此。事怕有心人。颂曰。

尘劳迥脱事非常。谨把绳头做一场。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

徐学老劝童行勤学文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出家儿幸得身离尘网。居于广堂大厦。切不可以温饱自满其志。少壮之时不勤学问。不究义理不正呼吸。对圣前如何可以宣白。士大夫前如何可以谈吐。不学一笔字文疏。如何写士大夫往来书尺。如何回出家人。胸中贯古今笔下起云烟。方可了身了性以至于了命。若自懒惰托言所禀。无受道之资。是自坏了一生也。且如猿猴兽类也。尚可教以艺解。鸲鹆禽鸟也。尚可教以歌唱。人为万物之灵。如不学视禽兽之不若也。为人师者自当尚严。师严而后道尊。与其初年失于宽。而招异时之怨。不若过于严招异时之感。人家子弟舍父事师。师却不严而纵其懒。及其时过失

学也。谈吐又讷。宣白又钝。发遣又疏。写染又拙。觉时事事无能。方始自悔而归咎于其师。何谓至感。初年脱白从师。师长训导极其严紧。于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禁妄出。读书要背。写字要楷。义理要通。道念要正。日渐月磨。复还固有之天得造洞然之妙。由是性海清澄心珠莹彻。学仙者着脚蓬莱。学佛者安身乐国。到恁么时。却感师长严训之功也。

月窟清禅师训童行

咨尔童行听子诫云。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古今贤圣莫不由斯。儒宗颇多释氏尤甚。兹不繁引。略举二三。虞夏至尊尚曾历试。可能二祖犹服勤劳。一念因真千生果实。若其滥服终无所成。任是毁形徒增黑业。尔等童耋今各颛诚。履实践真无随流俗。处清净地生难遭心。见佛逢僧克勤敬慕。如能反责可谓丈夫。施主交肩宜先只揖。同衣相见莫后和南。夕火晨香常常勿懈。斋餐蚤粥念念兴惭。当直殿堂供过寮舍。宜勤拂拭无怠应承。进止威仪上流是则。言默要道下辈休询。贝叶固合精通。坟典尤宜博学。稍知今古。方解为人。若似哑羊。出家何益。如来未成佛果。文武兼能。永嘉才作人师。宗说俱备。晞颜晞骥子云有言。诵帚诵苕释尊无误。各须努力莫谩因循。立志坚高不堕凡地。故经云。立志如高山。种德若深海。如斯苦口期。汝为人报答。佛祖莫大恩。拔济众生无量苦。日日如是不愧自心。颂曰。

负舂划草示嘉模。绍续须还猛烈徒。一念豁然三际断。单传直下老臊胡。

山谷居士黄太史发愿文

昔者师子王。白净法为身。胜义空谷中。奋迅及哮吼。念弓明利箭。被以慈哀甲。忍力不动摇。直破魔王军。三昧常娱乐。甘露为美食。解脱味为浆。游戏于三乘。安住一切智。转无上法轮。我今称扬称性实语。以身口意筹量观察。如实忏悔。我从昔来因痴有爱。饮酒食肉增长爱渴。入邪见林不得解脱。今者对佛发大誓愿。愿从今日尽未来世。不复淫欲愿从今日尽未来世。不复饮酒。愿从今日尽未来世。不复食肉。设复淫欲当堕地狱。住火坑中经无量劫。一切众生为淫乱故。应受苦报。我皆代受。设复饮酒当堕地狱。饮洋铜汁经无量劫。一切众生为酒颠倒。应受苦报。我皆代受。设复食肉当堕地狱。吞热铁丸经无量劫。愿我以此尽未来际。忍事誓愿根尘清净。具足十忍不由他教。入一切智随顺如来。于无尽众生界中现作佛事。恭惟十方洞彻。万德庄严。于刹刹尘尘为我作证。设经歌罗逻身忘失本愿。惟垂加被开我迷云。稽首如空等一痛切。

云峰悦和尚小参语(湖隐石刻)

师举百丈和尚示众云。汝遮一队后生。经律论学故是不知。也入众参禅禅又不会。腊月三十日作么生折合去。师云。酌然。诸上座去圣时遥。人心淡薄。看却今之丛林。更是不得也。所在之处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只以饮食丰厚寮舍温暖。便为旺化。其间孜孜为道者能有几人。设有十个五个。走上走下半青半黄。总道我会了也。各各自谓握灵蛇之宝。孰肯知非。及乎编辟挨拶将来。直是万中无一。苦哉苦哉。所谓般若丛林岁岁凋。无明荒草年年长。就中今时后生才入众来。便乃端然拱手。受他别人供养。到处菜不择一茎。柴不搬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怀虽则一期快乐。争奈三涂累身。岂不见教中道。宁以热铁缠身。不受信心人衣。宁以洋铜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若是去。直饶变大地作黄金。搅长河为酥酪。供养上座不为分外。若也未是至于滴水寸丝。便须披毛带角牵犁拽杷偿他始得。又不见。祖师云。入道不通理。复身还信施。长者八十一。其树不生耳。终不虚也。诸上座光阴可惜。时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缁田无一簣之功。铁围陷百刑之痛。莫言不道。珍重。

月林观和尚体道铭

上士参玄人。光阴莫虚弃。渡江须用船。为人须有志。名相各不同。非一亦非二。佛法苦无多。于中无别伎。动着关捩子。非师自然智。彻底老婆心。触人无忌讳。刹境一毫端。到此无回避。唱起德山歌。道者合如是。佛祖出头来。吞声须饮气。作略遮些儿。古今无变异。混沌未分时。早有个田契。人人本具足。不肯回头视。个个达本乡。切忌著名位。过去诸如来。不离而今咦。现在诸菩萨。转次而受记。智者暗点头。心空亲及第。愚人不信受。抛家自逃逝。哀哉猛省来。现成真活计。个里用无穷。宗门第一义。左右逢其原。亦不离行市。铜头铁额儿。脑门须着地。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慈受深禅师小参

此心清净犹如虚空。无一点相貌。举心动念全乖法体。才退步便相应。只是不肯退步。才放下便安乐。只是不肯放下。大都是无始劫来惯习成了也。古人学道先打当贪嗔痴。然后放教一切处冷啾啾地。如腊月里扇子相似。直是无人觑着。亡得名利甘得淡薄。世间心轻微。道念自然浓厚。匾檐山和尚一生拾橡子煮吃。永嘉大师不吃。钁头下菜。高僧惠休三十年着一緉鞋。百补千缀。遇软地行则赤脚。恐损他信施信心物难消。他总是妻子口中减削。将来供养。尔了便要邀福忏罪。尔十二时中种种受用。尽出他人之力。未饥而食未寒而衣。未垢而浴未困而眠。道眼未明心漏未尽。如何消得。故古德云。为成道业施将来。道业未成争消得。山僧遮里不可与尔诸人打粥饭过日也。若是坐消信施。诸天不喜。粗茶淡饭也难消他底。如今初学比丘饱食高眠。取性过日犹嫌不称意。在出家人。如一块磨刀石。一切人要刀快便来。尔石上磨张三也来磨。李四也来磨。

磨来磨去别人刀快。自家石渐消薄。有底更嫌他人不来。我石上磨。有甚便宜处。进食如进毒。受施如受箭。币厚言甘。道人所畏。尔灼然与道相应。万两黄金亦消得。此事不是说了便休。须是实到遮个田地始得。高谈大论瞒人自瞒。大不济事。如今丛林中无人说着遮般话也。莫道焦山长老说禅。全无孔窍。记取记取。伏惟珍重。

汾州大达无业国师上堂

有僧问曰。十二分教流于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云何祖师东化别唱玄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岂得世尊说法有所未尽。只如上代诸德高僧。并学贯九流洞明三藏。生肇融睿尽是神异间生。岂得不知佛法远近。某甲庸昧愿师指示。师曰。诸佛不曾出世。亦无一法与人。但随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将蜜果换苦葫芦。淘汝诸人业根。都无实事。神通变化及百千三昧门。化破天魔外道。福智二严为破执有滞空之见。若不会道及祖师来意。论甚么生肇融睿。如今天下解禅解道。如何沙数。说佛说心。有百千万亿。纤尘不去未免轮回。思念不亡尽从沉坠。如斯之类尚不能自识业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谓上流并他先德。但言触目无非佛事。举足皆是道场。原其所习不如一个五戒十善凡夫。

观其发言嫌他二乘十地菩萨。旦醍醐上味为世珍奇。遇斯等人翻成毒药。南山尚自不许呼为大乘。学语之流争锋唇舌之间。鼓论不形之事。并他先德诚实。苦哉。只如野逸高士尚解枕石漱流。弃其利禄亦有安国理民之谋。征而不赴。况我禅宗途路且别。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后。茆茨石室向折脚铛子里煮饭吃。过三十二十年。名利不干怀。财宝不为念。大忘人世隐迹岩丛。君王命而不来。诸侯请而不赴。岂同我辈贪名爱利。汩没世途如短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十地诸贤岂不通佛理。可不如一个博地凡夫。实无此理。他说法如云如雨。犹被佛诃云。见性如隔罗縠。只为情存圣量见。在果因未能逾越圣情过诸影迹。先贤古德硕学高人。博达古今洞明教网。盖为识学诠文水乳难辨。

不明自理念静求真。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伤哉。设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不知是悟中之则入理之门。便谓永出世利。巡山傍涧轻忽上流。致使心漏不尽理地。不明空到老死无成。虚延岁月。且聪明不能敌业。干慧未免苦轮。假使才并马鸣解齐龙树。只是一生两生不失人身。根思宿净闻之即解。如彼生公何足为羡。与道全远。共兄弟论实不论虚。只遮口食身衣。尽是欺贤罔圣。求得将来他心慧眼观之。如吃脓血一般。总须偿他始得。阿那个有道果。自然招得他信施来不受者。学般若菩萨不得自谩。如冰凌上行。似剑刃上走。临终之时一毫凡圣情量不尽。纤尘思念未忘。随念受生轻重五阴。向驴胎马腹里托质。泥犁镬汤里煮煠一遍了。从前记持忆想见解智慧。

都卢一时失却。依前再为蝼蚁。从头又作蚊虻。虽是善因而遭恶果。且图甚么。兄弟只为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系着无成办之期。祖师观此土众生。有大乘根性。惟传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拣凡之与圣愚之与智。且多虚不如少实。大丈夫儿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顿息万缘越生死流。迥出常格灵光独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独步。何必身长丈六紫磨金辉。项佩圆光广长舌相。若以色见我是行邪道。设有眷属庄严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碍眼光。得大总持。一闻千悟。都不希求一餐之直。汝等诸人倘不如是。祖师来至此土。非常有损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捞漉一个半个。堪为法器。有损者如前已明。从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贤。有进修之分。所以先德云。

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还须偿宿债(传灯)

法昌运禅师小参

大凡参学兄弟道眼未明。心地未安。入一丛林出一保社。须当亲近良朋善友。二六时中将佛法为事。直须决择令心眼精明。遮个不是小事。光阴易失时不待人。一失人身卒未有出头处在。莫与么打哄过时。今日三明日四。遮里经冬那边过夏。记取一肚葛藤路布。学解到处掠虚。摩唇捋嘴汉语胡言。道我解禅解道。轻忽好人作无间业。将知此事大不容易。没量大人到遮里讨头鼻不着。莫当等闲开大口。法昌老汉无人情莫爱人。摩捋尔赞叹尔。尽不是好心。一朝风火解散眼光落地。善恶业缘受报好丑。生死境界一时现前。那时便如落汤螃蟹。手忙脚乱。从前学得活计神通佛法。总使不着。业识茫茫无本可据。追悔不及随缘受报。改头换面都未可定。岂不见。古者道学般若菩萨且莫自瞒。切须子细。纤毫不尽未免轮回。丝念未忘尽从沉坠。尔要识披毛戴角底么。便是尔寻常乱作主宰者是。尔要识拔舌地狱底么。便是诳惑迷途者是。尔要识寒冰镬汤底么。便是尔滥膺信施者是。三涂八难尽是尔心自作。只为道眼不明。方乃如是。若是谛当底人。岂有遮般消息。法昌与么说语。尽是契合诸圣。不独为尔三兄四弟。但未得忍菩萨皆有此过。岂况天龙八部既来遮里经冬过夏。莫生容易。老僧鑼头边讨饭供养。尔说些子出家话。莫被人我夯却一生空过。一旦四大分张。那时作伎俩迟了也。有一般汉。闻人举着他肚里事。嗔心忿起。便道佛法岂有与么事。大悟不拘小节。更问阿谁。我问尔悟见个甚么。还脱得髑髅识想也。未十二时中且与五戒十善相应。灵山会上还曾见。有无行业底佛么。还有妄语底祖师么。大似将牛屎比栴檀。有甚交涉。可谓醍醐上味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药。尔要得他日相应。但从今日去。一切处放教枯淡。二六时中对五欲八风。如盲人视物不为诸法管带。亦不管带诸法。六根门头检点无丝毫过患。方有少许趣向分。法昌与么说话。如服瞑眩底药相似。一期苦口他时大有得力处。所以道。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忘。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无人替代。各自努力。珍重(

语录）

古镜和尚回汾阳太守

南阳忠国师。三诏竟不赴。遂使唐肃宗。愈重于佛祖。然我望南阳。云泥虽异路。回首思古人。愧汗下如雨。如何汾阳侯。视我如泥土。戏以玉峰寺。出帖请权住。岂可为一身。法门同受污。万古长江水。恶名洗不去。谨谨纳公帖。观使自收取。放我如猿鸟。云山乐幽趣。他年无以报。朝夕香一炷。

雪窦明觉禅师壁间遗文石刻

夫传持祖灯嗣续佛寿。此非小任。宜景前修肃尔威仪。尊其瞻视。惩忿窒欲治气养心。无以名利动于情。无以得失介于意。无随世之上下。无逐人之是非黑白置之于胸。喜怒不形于色。乐人之乐犹己之乐。忧人之忧若己之忧。容众尊贤克己复礼。无因小隙失素所善。无背公义弃素所疏。能不可矜势不可恃。无护己短无掩人长。见德不可忘身。在贵不可忘贱。且夫学本修性。岂愠人之不知。道贵全生。无蕲世之为用。人或慕义理固推余。必也笃尔心。诚诲以规矩。博援群籍深示妙宗。慈室忍衣不可须臾而离。大方宝所欲其造次必是。动息有常嫌疑必慎。人不可侮天不可欺。众之去来无追无拒。人之毁誉无恚无贪。内无所惭外无所恤。或若声华溢美利养丰多。畏四趣之果因。慎三宝之交互。死生未脱业苦难逃。方其得志亟思利正。身如行厕利称软贼。百年非久三界无安。可惜寸阴当求解脱。古先诸祖举有懿范。杖锡一味吃土。丹霞只个布裘。赵州青灰满首。朗师编草为毡。或深禅久修。或优诏不就大都。约则鲜失。奢则招讥。谦则有光。退则无忌。去佛愈远行道有艰。观时进止无自辱也。

范蜀公送圆悟禅师行脚

观水莫观污池水。污池之水鱼鳖卑。登山莫登迤逦山。迤逦之山草木稀。观水须观沧溟广。登山须登泰山上。所得不浅所见高。工夫用尽非徒劳。南方幸有选佛地。好向其中穷妙旨。他年成器整颓纲。不负男儿出家志。大丈夫休拟议。岂为虚名灭身计。百年随分觉无多。莫被光阴暗添岁。成都况是繁华国。打住只因花酒惑。吾师幸是出家儿。肯随龌龊同埋没。吾师幸有虹霓志。何事踌躇溺泥水。岂不见吞舟之鱼不隐卑流。合抱之木不生丹丘。大鹏一展九万里。岂同春岸飞沙鸥。何如急驾千里骥。莫学鹪鹩恋一枝。直饶讲得千经论。也落禅家第二机。白云长是恋高台。莫罩朝笼不暂开。为慰苍生霖雨望。等闲依旧出山来。又不见。荆山有玉名璚瑶。良工未遇居蓬蒿。当时若不离荆楚。争得连城价倍高。

保宁勇禅师示看经

夫看经之法后学须知。当净三业。若三业无亏则百福俱集。三业者。身口意也。一端身正坐如对尊颜。则身业净也。二口无杂言断诸嬉笑。则口业净也。三意不散乱屏息万缘。则意业净也。内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于真源。庶研穷于法理。可谓水澄珠莹云散月明。义海涌于胸襟。智岳凝于耳目。辄莫容易实非小缘。心法双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报佛恩。

大智照律师送衣钵与圆照本禅师书

某年月日。比丘元照谨裁书。献于净慈圆照禅师。元照早尝学律知佛制。比丘必备三衣一钵。坐具漉囊。是为六物。上中下根制令遵奉。故从其门者不可辄违。违之则抵逆上训。非所谓师资之道也。三衣者何。一曰。僧伽梨。谓之大衣。入聚应供登座说法则着之。二曰。郁多罗僧。谓之中衣。随众礼诵入堂受食则着之。三曰。安陀会。谓之下衣。道路往来寺中作务则着之。是三种衣必以粗疏麻苎为其体。青黑木兰染其色。三肘五肘为其量。裂碎还缝。所以息贪情也。条叶分明。所以示福田也。言其相则三乘圣贤而同式。论其名则九十六道所未闻。叙其功则人得免凶危之忧。龙被逃金翅之难。备存诸大藏。未可以卒举也。一钵者。具云钵多罗。此云应器。铁瓦二物体如法也。烟熏青翠色如法也。三斗斗半量如法也。盖是诸佛之标帜而非廊庙之器用矣。昔者迦葉如来授我释迦本师。智论所谓十三条粗布僧伽梨是也。洎至垂灭。遣饮光尊者持之于鸡足山。以待弥勒。有以见佛佛之所尊也。祖师西至六代相付。表嗣法之有自。此又祖祖之所尚也。今有讲下僧在原。奉持制物有年数矣。近以病卒。将启手足。嘱令以衣钵坐具奉于禅师。实以赖其慈荫。资其冥路故也。恭惟禅师道迈前修。德归庶物。黑白蚁慕遐迩云奔。天下丛林莫如斯盛。窃谓事因时举。道假人弘。果蒙暂屈高明俯从。下意许容纳受。特为奉持。如是则大圣之严制可行。诸祖之余风未坠。谨遣僧赍衣钵。共五事修书以道其意。可否间惟禅师裁之。不宣(准萨婆多中三衣长五肘广三肘每肘一尺八寸准姬周尺长九尺广五尺四寸)

释门登科记序

三代僧史十科取人。读诵一门功业尤重。皇朝著令帝王诞辰。天下度僧。用延圣祚尊崇吾教。宣布真风。自古皆然。于兹尤盛。方今州县净侍寔繁。每岁选人必量经业。开场考试合格精通。公牓星罗奖平生之勤苦。纶恩露坠许毕世以安闲。外被田衣内怀戒宝。为法王子。作人天师。不事耕桑端受信施。栖心物外旅泊寰中。释子之荣岂复过此。近世出俗多无正因。反欲他营不崇本业。唯图进纳滥预法流。或倚侍宗亲。或督迫师长。至有巡街打化。袖疏干求送惠追陪。强颜趋谒频遭毁辱。备历艰辛。为者百千成无数十。岂信有荣身良策安乐法门。斯由当本昧出家心。抑亦为人无丈夫志。况莲华妙典

鹫岭极谈。大事因缘开佛知见。是诸佛降灵本致实。群生悟入津途无量。国中不知名字。幸而闻见。那不诵持。岂独孤恩。诚为忘本奉勉未度者。宜加精至早冀变通。已达者莫废温寻。终为道业。百金供施实亦能消。四辈瞻依谅无惭德。幻躯有尽实行不亡。故有舌相粲若红渠。身骨碎如珠颗。具书传录。识者备闻。况般若有经耳之缘。法华校随喜之福。幸依圣训勿弃时阴。近期于削发为僧。远冀于破魔成佛。若能如此夫复何言。所患为僧不应于十科事。佛徒消于百载。古贤深诫。宁不动心哉。

颜侍郎答云行人书

近辱书诲。且以禅教之说。见教读之深有开慰。而向来亦尝有所开示。适以多事不能与师周旋。今复有言自非见爱之深。孰能以此相警。顾我愚昧何足知之。然师所言者余窃疑焉。于如来方便之道。似执一偏。犹有人我之见。以我为是以人为非。于佛法中是为大病。人我不除妄谈优劣。只为戏论。争之不已遂成谤法。未获妙果先招恶报。不可不慎。但能于先佛一方便门。精进修行行满功圆。自然超脱。不必执我者为是。以余为非也。修行净土。佛及菩萨皆所称叹。在家出家往生非一。况今末法之中修此门者可谓捷径。然于是中间亦须洗去根尘。摧折我慢。于其他种种法门。虽非正修行路。随力随分亦加钦信。岂可妄论优劣。自为高下。达磨西来不立文字直传心印。一花五叶自曹溪来。悟此法者如稻麻竹苇。在李唐时。世主尊崇如事师长。以至于今师授不绝。特未可以优劣议也。若必欲引教家义目。定其造证。谓如是修者方入某地。如是行者方登某位。真所谓描画虚空。徒自劳耳。故经云。如人数他宝自无半钱分。于法不修行多闻亦如是。愿师屏去知见。勿论其他。专心自修于净业也。某每与师谈。见师多斥不立文字之说。使此说非善。则达磨必不西来。二祖必不肯断臂求之也。今禅家文字遍满天下。此乃末流自然至此。何足怪耶。娑婆世界众生知见种种差别。非可以一法而得出离。故佛以方便设种种法门使其东西南北纵横小大。皆可修行。皆可证入。华严会上文殊师利盖尝问于觉首言。心性是一云何见有种种差别。问于德首言。如来所悟惟是一法。云何乃说无量诸法。问于智首言。于佛法中智为上首。如来何故或赞布施。或赞持戒。或赞堪忍。以至或复赞叹慈悲喜舍。终无有以一法而得出离者。咸有颂答。是师之朝夕所诵者也。斯理必深明之。夫受病既殊处方亦异。今以手足之疾服某药而愈。他人病在腹心而责其不进手足之药。乃以治腹心之剂为非可乎。楞严会中二十五行独推观音。岂可便优观音而劣诸菩萨神仙外道。于我法中皆为邪见。然华严知识或在外道。或为人王。或为淫女引导众生。若以正修行者为是。则善财所参胜热婆须蜜女无厌足王等。皆可指为非也。千经万论止为众生除病。病去药除。何须无病而自炙。此心垢重故修净因。净垢若亡复何修证。三界无住何处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衣中之宝只为衣缠。衣若坏亡珠当自现。聊叙鄙见以复来诲。或别有可教者。更垂一言。幸甚。慎勿支离蔓衍以成戏

论也。迩来四大轻安否。所苦不下食。今复差退否。某随缘过日。只求无事耳未间。千万珍重。

陈提刑贵谦答真侍郎德秀书(尝参月林铁鞭诸大老)

承下问禅门事。仰见虚怀乐善之意。顾浅陋何足以辱此。然敢不以管见陈白。所谓话头合看与否。以某观之初无定说。若能一念无生全体是佛。何处别有话头。只缘多生习气背觉合尘。刹那之间念念起灭。如猴狲拾栗相似。佛祖不得已权设方便。令咬嚼一个无滋味话头。意识有所不行将蜜果换苦葫芦。淘汰业识都无实义。亦如国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今时学者却于话头上强生穿凿。或至逐个解说。以当事业。远之远矣。棱道者二十年坐破七个蒲团。只管看驴事未去马事到来。因卷帘大悟。所谓八万四千关捩子。只消一个锁匙开。岂在多言也。来教未诵佛之言。存佛之心。行佛之行。久久须有得处。如此行履。固不失为一世之贤者。然禅门一着又须见彻自己本地风光。方为究竟。此事虽人人本有。但为客尘妄想所覆。若不痛如煅炼。终不明净。圆觉经云。譬如销金矿金非销固有虽复本来金。终以销成就。盖谓此也。来教又谓道若不在言语文字上。诸佛诸祖何谓留许多经论在世。经是佛言。禅是佛心。初无违背。但世人寻言逐句。没溺教网不知有自己一段光明大事。故达磨西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谓之教外别传。非是教外别是一个道理。只要明了此心不着教相。今若只诵佛语而不会归自己。如人数他珍宝自无半钱分。又如破布裹珍珠。出门还漏却。纵使于中得少滋味。犹是法爱之见。本分上事。所谓金屑虽贵落眼成翳。直须打并一切净尽。方有少分相应也。某向来虽不阅大藏经。然华严楞严圆觉维摩等经。诵之亦稍熟矣。其他如传灯诸老语录。寿禅师宗镜录。皆玩味数十年间。方在屋里着到。却无暇看经论也。楞伽虽是达磨心宗亦以句读难通。不曾深究。要知吾人皆是诚心。非彼世俗自瞒以资谈柄而已。姑以日用验之。虽无浊恶粗过。然于一切善恶逆顺境界上。果能照破不为他所移换否。夜睡中梦觉一如否。恐怖颠倒否。疾病而能作得主否。若目前犹有境在。则梦昧未免颠倒。梦昧既颠倒。疾病必不能作得主宰。疾病既作主宰不得。则生死岸头必不自在。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待制舍人于功名鼎盛之时。清修寡欲。留神此道可谓火中莲华矣。古人有言。此大丈夫事非将相之所能为也。又云。直欲高高峰顶立。深深海底行。更欲深穷远到。直到不疑之地。来教谓无下手处。只此无下手处。正是得力处。如前书所言。静处闹处皆着一只眼看。是甚么道理。久久纯熟自无静闹之异。其或杂乱纷飞起灭不停。却举一则公案与之厮捱。则起灭之心自然顿息照与照者同时寂灭。即是到家也。某亦学焉而未至也。姑尽吐露如此。不必他示。恐有儒释不侔者必大怪之。待制舍人他日心眼开明。亦必大笑而骂之。

缁门警训卷第八 慈受禅师训童行

世谛纷纷没了期。空门得入是便宜。直须日夜常精进。莫教劳劳空过时。

烧香礼拜莫匆匆。目睹心存对圣容。忏悔多生尘垢罪。愿存法水洗心胸。

心猿易纵安教纵。意马难调亦要调。到老情尘扫不尽。出家四事恐难消。

也要学书也念经。出家心地要分明。他年圆顶方袍日。事事临时总现成。

一等出家为弟子。事师如事在堂亲。添香换水须勤谨。自有龙天鉴照人。

衣衫鞋袜须齐整。挂搭巾单不可无。身四威仪常具足。莫随愚辈学粗疏。

廊下逢僧须问讯门前遇客要相呼。出家体态宜谦让。莫学愚人礼数无。

出家不断荤和酒。枉在伽蓝地上行。到老心田如未净。菩提种子亦难生。

莫说他人短与长。说来说去自招殃。若能闭口深藏舌。便是安身第一方。

莫学愚人说脱空。脱空说得有何穷。暗中莫道无人见。只恐难瞒马相公。

色身康健莫贪眠。作务辛勤要面前。不见碓坊卢行者。祖师衣钵是渠传。

二时普请宜先到。众手能为事不差。讽诵如来经一卷。胜如闲话口吧吧。

香积厨中好用心。五湖龙象在丛林。瞻星望月虽辛苦。须信因深果亦深。

常住分毫不可偷。日生万倍恐难酬。猪头驴脚分明现。佛地今生扫未休。

家事精粗宜爱惜。使时须把眼睛看。莫将恣意胡抛掷。用者须知成者难。

诸寮供过要精勤。扫地煎茶莫厌频。事众若能常谨切。身心方是出家人。

有时缘干出街头。照顾沩山水牯牛。门外草深常管带。等闲失却恐难收。

拳手相交不可为。粗豪非是出家儿。遭人唾面须揩却。到底饶人不是痴。

三通浴鼓入堂时。触净须分上下衣。语笑高声皆不可。莫将粗行破威仪。

出家言行要相应。战战常如履薄冰。虽是未除须与髡。直教去就便如僧。

勉僧看病(灵岩石刻)

四海无家病比丘。孤灯独照破床头。寂寥心在呻吟里。粥药须人仗道流。

病人易得生烦恼。健者长怀恻隐心。彼此梦身安可保。老僧书偈示丛林。

气湿风劳犹可疗。不知禅病若为医。衲僧更拟论方药。便把拳头蓦口捶。

大慧禅师礼观音文

清净三业一心五体投地归依。南无十方慈父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我闻菩萨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得二随顺。四不思议。十四无畏十九说法。七难二求。三十二应。无量功德。兴大威力。发大誓愿。同流九界。六道四生。生死趣中。兴百千万亿无量恒河沙劫数善行方便。救度拔济一切众生。无有休息。我今哀求必赐加被。伏念某甲宿生庆幸。生遇佛法。身虽出家心不染道。愚痴邪见诸根昏塞。内外经书虽于习学。章句妙理无所通晓。又恐福力浅薄寿命不长。徒入空门虚生浪死。我今洗心泣血稽颡投诚。终日竟夜存想圣容。受持圣号。礼拜圣像。惟愿菩萨天耳闻声。悲心救苦怜悯加被。放大神光照我身心。倾大甘露灌我顶门。荡涤累世冤愆。洗洁千生罪业。身心清净魔障消除。昼夜之间坐卧之中。观见菩萨放大神光。开我慧性使某即时神通朗发。智慧聪明。一切经书自然记忆。一切义理自然通晓。得大辩才得大智慧。得大寿命得大安乐。参禅学道无诸魔障。悟无生忍。世世生生行菩萨道。四恩总报三有齐资。法界众生同圆种智。

天台智者大师观心诵经法

夫欲念经灭罪。第一先须盥漱整威仪。别座跏趺而坐。第二入观所坐之座高广严好。次观座下皆有天龙八部四众围绕听法。次须运心作观。观我能为法师传佛正教。为四众说想所出声。非但此一席众。乃至十方皆得听受。名为假观。次观能说之人所念之经。何者是经为经卷。是为纸墨。是为标轴。是诵者为当心念是口念。是为龈龂和合而出。为有我身为无我身。谁是念者。观此四众。为是实有。为后想生。四众非有。推寻毕竟无有我。能念者是名空观。虽无所念之经。而有经卷纸墨文字。虽无能念之人。而有我身为四众宣念。虽非内外不离内外。虽非经卷不离经卷。虽非心口不出心口。从始至终必无差谬。名不可思议。能作此解能作此观。名为三观。于一念得不前不后三观宛然虽无施者而有法施。虽无受者四众宛然。虽无法座登座宣说。非一二三而一二三。名为法施檀波罗蜜。专心执持无诸遮碍。名为持戒。忍耐恶觉名闻财利皆不能恼。名之为忍。一心不息从始至终无有惭愧。名为精进。专念此经无有爱味。名之为禅。分别无谬序正流通无不谛了。字句分明。名为般若。是名六波罗蜜具足。自行此法名之为实。传授外人名之为权。若从生至老一生已办。以此成功德。于无始心名为正因种子。若有心观名为了因。高座四众说授因缘名为因缘。三因具足。若观未明但是性德。研之不已观心相应。名托圣胎以胎业成就名为修德。中间四十二位亦名性修。至于极果名为种智。伊字三点不纵不横。名大涅槃。名到彼岸。名第一义空平等大慧。是名念经正观。三世诸佛无不从此而生。信者可施无问莫说。第三流通者。若自调自度不名为慈。见苦不救不名为悲。既修正观现前。复应庄严法界所念经竟。出观之后以此道观功德已登正觉之者

。愿度众生入位之人。悉登上地。未入位者即运慈悲二法。愿未来世成等正觉也。

观心食法

既敷座。坐已听维那进止鸣磬。后敛手供养一体三宝。遍十方施作佛事。次出生饭。称施六道。即表六波罗蜜。然后受此食。夫食者。众生之外命。若不入观即润生死。若能知入观分别生死有边无边。不问分卫与清众净食。皆须作观。观之者自恐此身内旧食。皆是无明烦恼润益生死。今之所食皆是般若想。于旧食从毛孔次第而出。食既出已心路即开。食今新食照诸闇灭。成于般若。故净名云。于食等者于法亦等。是为明证。以此食故。成般若食能养法身。法身得立即得解脱。是为三德。照此食者非新非故。而有旧食之故。而有新食之新。是名为假。求故不得求新不得。毕竟空寂名之为空。观食者自那可食。为新既无新食。那可得食者。而不离旧食。养身而新食重益。因缘和合不可前后分别。名之为中。只中即假空。只空即中假。只假即空中。不可思议名为中道。又净名云。非有烦恼非离烦恼。非入定意非起定意。是名食法也。

大智律师三衣赋

吾有三衣。古圣真规粗疏麻苎为其体。兽毛蚕口害命伤慈。青黑木兰坏其色。五正五间涉俗生讥。其奉持也如鸟两翼。其敬护也如身薄皮。信是恒沙诸佛之标帜。贤圣沙门之轨仪。九十六道起信之首。二十五有植福之基。是以坚誓兽王忍死而频加称叹。莲花色女作戏而尽断贪痴。弘誓甚重至德难思。龙披兔金翅之祸。人得息战敌之危。末流浮薄正教衰迟。竞贸乱朱之服。率遭滥吹之嗤。壮大于贡高我慢。欺压于硕德庞眉。习以成俗。愚不知非。汝当敬遵彝范。仰荷恩慈。时时自庆步步勿离。潜神乐国兮铢衣自被垂形忍界兮报服常随。劫石可销。想斯言而不泯。太空有尽。谅此志以难移。

铁钵赋

吾有铁钵。裁制合辙斗半为量。不大不小竹烟熏治。唯光唯洁。似二分之明珠。若将圆之皎月。清晨入聚群心发越。黄粱倾散有若金沙。白淅高堆宛如积雪。与香积之变现无殊。比自然之天供何别。咨尔同舟宜自檃括。不耕不耘不锄不割。有生之命自何而活。且夫口腹无厌贪源叵竭。正念微乖罗刹已夺。嗜一时之甘美。为万劫之饥渴。万金可受保君未彻。杯水难堪圣教明说。是宜五观无违。三匙有节。慎勿枉彼信施。以养秽躯。会须籍此资缘。早求自脱。

坐具赋

吾有坐具。裁量有据。其色相则一类袈裟。其物体则两重疏布。长四广三。坏新楪故。彼形之大者。可用开增吾身之小兮。从初制度好大恶小。但责他非反制为开。焉知

自误。尝闻比丘身者五分之塔也。尼师坛者四方之基也。是则道者所资。岂宜身之为护。安禅讲法敷之莫失于威仪。入聚游方持之勿离于跬步。不然诸律有违制刑科。一生无如法坐处。

漉囊赋

吾有漉囊。制造有方致练作底。熟铁为匡。其用滤兮深须谛视。其还放兮切忌损伤。宜知我佛仁慈尚不遗于微物。将使吾曹饮用得幸免于余殃。一化境中上下皆制。半由旬内往返须将。世多轻略孰究否臧。或闻而不制则嗤为小道。或制而不用但悬于草堂。斯由内无慈愍。外恣疏狂。塞来蒙之津径。害吾教之纪纲。汝当存诚持守竭力恢张。岂止四生有赖抑使。三宝增光。

锡杖赋

吾有一锡裁制有式。上下三停耸干六尺。十二环圆而无缺。示因缘乃死乃生。两钻开而复同。显空有不离不即。匪以扶羸。唯将丐食。执之兮居然寂寂。振之兮其鸣历历。直欲使诸。有门开三途苦息。随身所止悬之屋壁。尘垢易生长须拂拭。掷云外兮不以为难。解虎竞兮未须劳力。幸哉凡愚。蹈夫圣迹。外露粗暴。内怀荆棘。用之舍之兮能无夕惕。

赜禅师诫洗面文

详夫面岂天然。麦非地涌。尽众生之汗血。乃檀越之脂膏。本疗形枯为成道业。寻常受用尚恐难消。况于荡洗精英唯余筋滓。全资五味借美色香。巧制千端拟形鱼肉。致使鹅毛白雪之状。逐水流离常堂。口分之餐三分去二。如斯枉费实谓无惭。昧稼穑之艰难。减龙神之祐护。设具轮王之福。犹须瓦解冰消。虽非害命伤生。宁不招因带果。大觉世尊一麻一麦。古来高士果菜充饥。饮食之侈未除。解脱之期安在。但愿参禅得髓。何须洗面求筋。纵消万两黄金。正好粗羹淡饭。既免多求妨道。自然所向清高。虽云淡薄家风。别是一般安乐。痛想圆通慈训。真堪换骨洗肠(法云圆通禅师常戒学徒不得洗面)深思舜老规绳。须是斩钉截铁(云居舜和尚制常住及诸庄并不令洗面)大众同推道念。莫嫌供养萧疏。假饶斫下山僧头。决定不洗常住面。元符三年十一月一日住持宗赜白。

洗心犹在半途中。洗面何曾振古风。今日丛林思舜老。昔时宗匠忆圆通。

种麦辛勤磨麦难。莫将洗面作盘餐。为怜枉费情何似。恰与山僧肉一般。

任是丰年犹损福。假饶凶岁亦伤财。殷勤为报诸禅者。紧把绳头更不开。

正使有余须爱惜。不应过分太无渐。阎罗老子真难解。主稼龙神意未甘。

莫言此费不多争。万事皆从洗面生。舜帝昔年为漆器。百僚犹谏不须行。

面里有筋须有脚。忽然筋去脚难行。自家吃着情犹倦。过与他人意未平。

调和香味如真肉。斗饤肥鲜作假鱼。画佛既然成道果。像生那得证无余。

三冬洗处寒侵骨。九夏蒸时汗满身。费水费油兼费火。劳人劳畜亦劳神。

道者疏餐乐有余。净人还不费工夫。寻常普请供承外。落得参禅诵佛书。

不学诸方五味禅。个中消息更天然。成汤祝网从君意。吕望垂钩信我缘。

三时普请归禅室。一念无心过虎溪。钵里饭盛粗粟米。桶中羹是淡黄薤。

玉食尊官莫动情。随堂斋饭太粗生。空门平等无高下。千圣从来一路行。

信心檀越事斋筵。莫以萧疏意便阑。大抵精粗同一饱。细论功过却多般。

效古修行利益深。新罗不是拘丛林。虽然冷淡无滋味。聊表禅家一片心。

君亲义重曾轻舍。水陆庖精尚远离。今日此情犹未息。低头更念出家时。

摩盘拭案强逢迎。终愧禅林本分僧。出世道心随日减。顺情人事逐年增。

丛林枯淡变柴林。日用萧条古意深。不洗十方常住面。唯参六代祖师心。

莫以今人似古人。较量终是有疏亲。当时建磨分皮髓。后代儿孙洗面筋。

疏斋易备长安乐。美食难消损道缘。多见水边林下客。一生无事亦长年。

已学坏衣为乞士。忍夸精馔敌王公。有人解笑从他笑。甘竖降旗立下风。

不是忧贫不是悭。息繁餐道合如然。通心上士应相委。多口禅和莫乱传。

乳薤荤膻损戒香。面筋奢靡费常堂。如今一笔都勾下。转觉空门气味长。

洗面终归克化难。因循多病障轻安。凡夫福德能多少。纵使沧溟也解干。

本来面目甚分明。逐浪随波太瘦生。应被丛林高士笑。天真丧尽得浮名。

龙象高僧意不群。撩天鼻孔气凌云。尚嫌禅悦珍羞味。争肯嚘噇爱面筋。

山僧初未历艰难。振领提纲似等闲。十五万斤常住面。已随流水过人间。

虽然指马事难明。同过同功未可凭。惜福此时因大众。无惭当日是山僧。

招提枉费祸难量。见说泥犁岁月长。却恐那时妨道业。不如今日且寻常。

丛林执事莫痴憨。苦果酬因岂易担。更拟诸方问王老。不知辛苦为谁甜。

僧家一饭且支身。惜福由来戒面筋。大嚼屠门真可愧。十千沽酒又何人。

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还家塔寺空。应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俭守真风。

山僧特地改家常。图得吾门更久长。若向此时疏奉养。免教他日误君王。

唐朝欲末事如麻。兵火屠烧万万家。当日太平思俭约。可能巢贼乱中华。

宴安风范日骄奢。须趁升平剪祸芽。所以吾门增淡薄。且图天下息繁华。

摄伏龙天动鬼神。盖因高行出凡伦。从教古淡无人爱。只此清修是化门。

随家丰俭事难同。禅悦偏宜淡薄中。下口若知无味味。举头方见不空空。

受福人多惜福稀。得便宜是落便宜。云门胡饼金牛饭。一饱心头忘百饥。

百衲袈裟五缀盂。二时宁复计精粗。沙门毕竟宜清苦。软暖修行道业疏。

太平人物侈心开。受用殷繁养祸胎。惭愧未生痴福尽。灾荒水旱蓦头来。

太平生齿渐增加。美食鲜衣器用华。地方有穷财有限。此时宜俭不宜奢。

办才净法师心师铭

咄哉此身。尔生何为。资之以食。覆之以衣。处身以室。病之以医。百事将养一时不亏。殊不知恩反生怨违。四大互恼五脏相欺。此身无常一息别离。此身不净九孔常垂。百千痈疽一片薄皮。此身可恶无贪惜之。当使此身依法修持。三种净观十六思惟。一行不退安养西归。成无上智是为心师。

唐禅月大师座右铭并

序曰。愚常览白太保所作续崔子玉座右铭一首。其词旨乃典乃文。再恳再切。实可警策。未悟贻厥将来。次又见姚宗卞兰张说李邕。皆有斯文尤为奥妙。其于束勖婉娩。乃千古之鉴诫资腴矣。愚窃爱其文。唯恨世人不能行之。十得一二。一日因袖毫遂作续白氏之续命。曰续姚梁公座右铭一首。虽文经理纬非逮于群公。而亦可书于屋壁。

善为尔诸身。行为尔性命。祸福必可转。莫恣言前定。见人之得。如己之得。则美无不克。见人之失。如己之失。是亨贞吉。返此之徒。天鬼必诛。福先祸始。好杀减纪。不得不止。守谦寡欲。善善恶恶。不得不作。无见贵热。谄走蹩躠无轻贱微。上下相依。古圣著书。矻矻孳孳。忠孝信行越食逾衣。生天地间未或非假。身危彩虹景速奔马。胡不自强。将升玉堂。胡为自坠。言虚行伪。艳殃尔寿须戒。酒腐尔肠须畏。励志须至。扑满必破。非莫非于饰非。过莫过于文过。乃物阴功子孙必封。无恃文学。是司奇

薄。患随不忍害逐无足。一此一彼。谐官合征。亲仁下问立节求己。恶木之阴匪阴。盗泉之水非水。世孚草草能生几几。直须如冰如玉。种桃种李。嫉人之恶酬恩报义。忽己之慢成人之美。无担虚誉无背至理。恬和恣畅冲融终始。天人景行尽此而已。丁宁丁宁戴发含齿(禅月集)

吉州能济山友云鉴和尚蛇秽说

世间最毒者无甚于蛇虺。至秽者莫过乎便利。盖蛇虺之毒能害人之性命。便利之秽能秽人之形服。所以欲保其性命也。必远于毒害。欲洁其形服也必除其秽恶。如世之人梦蛇虺。则欣其有财。梦便利则悦其获利。何寤寐爱恶之不同哉。苟知惺有所忌寤有所惧。又何必见财斯喜。见利斯悦者乎。况财之毒尤甚于蛇虺。利之秽更过乎便利。且古之人以财害乎性命者。不止于一。以利污乎形服者。亦由其众。而不悟者爱之而不已。贪之而不止。是亦可悲也。且夫贫也富也。人之分定也。能安其分虽贫亦乐。不安其分纵富常忧。能知分之可安贫之可乐。则性命可以保而生。形服可以洁而存。是知贪财者是养于蛇虺。好利者必污乎形服。吾非好贫也。是远毒害也。吾非恶富也。是除秽恶也。如有远财如远蛇虺去利如去便利者。吾保此人渐可以为达人矣。不然生生之厚贪爱无休。必将见伤其性命而污其形服矣。世人其训之。

大慧禅师答孙知县书

蒙以所修金刚经相示。幸得随喜一遍。近世士大夫肯如左右留心内典者。实为希有。不得意趣则不能如是信得及。不具看经眼则不能窥测经中深妙之义。真火中莲也。详味久之不能无疑耳。左右诋诸圣师翻译失真。而汩乱本真。文句增减违背佛意。又云。自始持诵即悟其非。欲求定本是正舛差。而习伪已久雷同一律。暨得京师藏本。始有据依。复考绎天亲无著论颂。其义吻合遂泮然无疑。又以长水孤山二师皆依句而违义。不识左右敢如是批判。则定尝见六朝所译梵本。尽得诸师翻译错谬。方始泮然无疑。既无梵本。便以臆见刊削圣意。则且未论招因带果。毁谤圣教堕无间狱。恐有识者见之却如左右。检点诸师之过。还着于本人矣。古人有言。交浅而言深者招尤之道也。某与左右素昧平生。

左右以此经求印证。欲流布万世。于众生界中种佛种子。第一等好事。而又以某为个中人。以个中消息相期于形器之外。故不敢不上禀。昔清凉国师造华严疏。欲正译师讹舛。而不得梵本。但书之于经尾而已。如佛不思议法品中。所谓一切佛有无边际身。色相清净普入诸趣。而无染着。清凉但云佛不思议法品上卷第三叶第十行。一切诸佛旧脱诸字。其于经本脱落。皆注之于经尾。清凉亦圣师也。非不能添入及减削。止敢书之于经尾者。识法者惧也。又经中有大琉璃宝。清凉曰。恐是吠琉璃。旧本错写亦不敢改

。亦只如此。注之经尾耳。六朝翻译诸师非皆浅识之士。翻译场有译语者。有译义者有润文者。有证梵语者。有正义者。有唐梵相校者。而左右尚以为错译圣意。左右既不得梵本。

便妄加刊削。却要后世人谛信不亦难乎。如论长水依句而违义。无梵本证。如何便决定以其为非。此公虽是讲人。与他讲人不同。尝参琅琊广照祥师。因请益琅琊首楞严中富楼那问佛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之义。琅琊遂抗声云。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长水于言下大悟后方披襟自称座主。盖座主多是寻行数墨。左右所谓依句而不依义。长水非无见识。亦非寻行数墨者。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菩提。经文大段分明。此文至浅至近。自是左右求奇太过。要立异解。求人从己耳。左右引无著论云。以法身应见如来非以相具足故。若尔如来虽不应以相具足见。应相具足为因得阿耨菩提。为离此着故。经言。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可以相成就得阿耨菩提。须菩提。莫作是念等者。

此义明相具足体非菩提。亦不以相具足为因也。以相是色自性故。此论大段分明。自是左右错见错解尔。色是相缘起。相是法界缘起。梁昭明太子谓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菩提。三十二分中以此分为无断无灭分。恐须菩提不以具足相。则缘起灭矣。盖须菩提初在母胎即知空寂。多不住缘起相。后引功德施菩萨论。末后若相成就是真实有。此相灭时即名为断。何以故。以生故有断又怕人不会。又云。何以故。一切法是无生性。所以远离断常二边。远离二边是法界相。不说性而言相。谓法界是性之缘起故也。相是法界缘起故。不说性而言相。梁昭明所谓无断无灭是也。此段更分明。又是左右求奇太过。强生节目耳。若金刚经可以刊削。则一大藏教凡有看者各随臆解。

都可刊削也。如韩退之指论语中画字为昼字。谓旧本差错。以退之之见识。便可改了。而只如此论在书中何也。亦是识法者惧尔。圭峰密禅师造圆觉疏钞。密于圆觉有证悟处。方敢下笔。以圆觉经中一切众生皆证圆觉。圭峰改证为具。谓译者之讹而不见梵本。亦只如此论。在疏中不敢便改正经也。后来渤潭真净和尚撰皆证论。论内痛骂圭峰。谓之破凡夫臊臭汉。若一切众生皆具圆觉而不证者。畜生永作畜生饿鬼永作饿鬼。尽十方世界都卢是个无孔铁锤。更无一人发真归元。凡夫亦不须求解脱。何以故。一切众生皆已具圆觉。亦不须求证故。左右以京师藏经本为是。遂以京本为据。若京师藏本从外。府州纳入。如径山两藏经。皆是朝廷全盛。时赐到。亦是外州府经生所写。万一有错。

又却如何改正。左右若无人我。定以妙喜之言为至诚。不必泥在古今一大错上。若执己见为是。决欲改削。要一切人唾骂一任刊板印行。妙喜也只得随喜赞叹而已。公既得得遣人以经来求印可。虽不相识以法为亲故。不觉忉忉怛怛相触忤。见公至诚所以更

不留情。左右决欲穷教乘造奥义。当寻一名行讲师。一心一意与之参详教。彻头彻尾。一等是留心教网也。若以无常迅速生死事大己事未明。当一心一意寻一本分作家。能破人生死窠窟者。与伊着死工夫厮捱。忽然打破漆桶。便是彻头处也。若只是要资谈柄。道我博极群书无不通达。禅我也会。教我也会。又能检点。得前辈诸译主讲师不到处。逞我能我解。则三教圣人都可检点。亦不必更求人印可。然后放行也。如何如何。

佛鉴勤和尚与佛果勤和尚书(时住夹山)

惠勤启上。昔奉祖峰老师左右。尝闻其语。今时丛林学道之士。而声名不扬。匪为人之取信者。良由梵行不清白。为人不谛当。辄欲苟异名闻利养。乃广炫其华饰。遂为有识者所讥。故蔽其要妙。尔辈他后忽风云际会。出来为人天师范者。切宜以此事自勉。某得闻此语。遂书诸绅铭于心。终身诵之不敢忘。近有禅客至此传闻。夹山禅师迩来为兄弟请益雪窦。其洪机捷辨出没渊奥。颇异诸方。自古今未有也。某闻之不觉洒涕。自谓高蹈之士何至此矣。老兄何不激扬达磨未来时因缘诱接学者以报先圣之德。无乃牵蔓至此。何太错也。此盖老兄博览古今所蕴之妙。而不愤今时邪党异说。有昧古人之意故。奋发大用益舒卑愿。开显先德之机以破其蔽意在此。然高明远识者有以见亮必无外也。第恐晚进后昆。疑其言句尖新。以为佛法只如此矣。遂坐守化城不能进至宝所。为害非浅。就此而言不唯有损宗教。亦乃无益于学者。某不惧罪责。敢以先师所授之言。以告于左右。倘能自勉则幸莫大焉。苟或以此见弃于我者。亦不罪于左右也。不宣。

答投子通和尚书

某启上。比闻瓶锡赴缘投子。四方归德翕然钦承。无有间者。则其同风异庆又可知也。伏承来书。以法属见呼良难当克。未审禅师得法果嗣何人。若汾阳的派临济正宗。何幸加焉。从上先祖各有密传宗旨。以辨正邪。为之验人。关肘后印。三世诸佛六代祖师。万象森罗有情无情。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普天匝地更无丝毫渗漏。自百丈大智禅师以下递代相承。至于汾阳有三种狮子句。一超宗异目。二齐眉共躅。三影响音闻。若超宗异目见过于师方为种草。若齐眉共躅减师半德不堪传授。若影响不真狐狼猥势异类何分。慈明传之。遂云。掌上握乾坤千差都一照。杨岐传之。则以金刚圈栗棘蓬。以验正邪。铁围山可透。金刚圈不可透。大海水可吞。栗棘蓬不可吞。若吞得一蓬。百千万亿蓬吞之无碍。若透得一圈。百千万亿圈透之无碍。自杨岐传之白云端师翁。师翁传之五祖先师。先师传之于新戒。递代相传。若当勘辨邪正。切须子细。恐滥宗乘。有误后学。某自授先师印可。握柄太平据令全提。明投暗合高低一顾。万类齐彰邪正洞然。不敢草次。是以千差万别公案諍讹。不出金刚圈栗棘蓬一时摄尽。若能吞一蓬透一圈。则百千万亿蓬圈悉皆无碍。无碍俟容披晤款曲。勘同倘若符合无差。即幸甚矣。如或未然

。不敢从命。谨此奉闻伏希见察。不宣。

缁门警训卷第九 隋高祖文皇帝敕文

皇帝敬问光宅寺智顗禅师。朕于佛教敬信情重。往者周武之时毁坏佛法。发心立愿必许护持。及受命于天。仍即兴复仰凭神力。法轮重转。十方众生俱获利益。比以有陈虐乱残暴。东南百姓劳役不胜其苦。故命将出师。为民除害。吴越之地今敕廊清。道俗又安。深称朕意。朕尊崇正法救济苍生。欲令福田永存津梁无极。师既已离世网。修已化人必希奖进。僧行固守禁戒。使见者钦服闻即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为出家之业。若身从道服心染俗尘。非直含生之类无所归依。抑恐妙法之门更来谤讟。宜相劝励以同朕心。春日渐暄道体如宜也。开皇十年正月十六日。内史令安平公臣李德林宣内史侍郎武安子臣李元操奉内史舍人裴矩行。

晋王受菩萨戒疏(即隋炀帝)

使持节上柱国太尉公杨州总管诸军事杨州刺史晋王弟子杨广。稽首奉请十方三世诸佛。本师释迦如来。当降此土补处弥勒。一切尊轻无量法宝。初心以上金刚以降诸尊。大权摩诃萨埵。辟支缘觉独脱明悟。二十七贤圣他心道眼。乃至三有最顶。十八梵王。六欲天子帝释天主。四天大王。天仙龙神飞腾隐显。任持世界作大利益。守塔卫法防身护命。护净戒无量善神。咸愿一念之顷。承佛神力俱会道场。证明弟子誓愿。摄受弟子功德。窃以识暗萌兴。即如来性。无明俯坠本有未彰。理数斯归物极则反。欲显当果必积于因。是调御世雄备历生死。草木为筹不可胜计。恒沙集起固难思议。深染尘劳方能厌离。法王启运本化菩萨。譬如日出先照高山。随逗根宜权为方便。如彼众流咸宗大海。弟子基承积善生在皇家。庭训早趋贻教夙渐。福理攸钟妙机须悟。耻崎岖于小径。希优游于大乘。笑止息于化城。誓舟航于彼岸。但开士万行戒善为先。菩萨十受专持最上。谕造宫室必因基趾。徒架虚空终不成立。弗揆庸懵。抑又闻之。孔老释门咸资镕铸。不有轨仪孰将安仰。诚复释迦能仁本为和尚。文殊师利冥作阇黎。而必籍人师显传圣授。自近之远感而遂通。萨陀波仑罄髓于无竭。善财童子忘身于法界。经有明文。敢为臆说。深信佛语。聿遵明导。天台智顗禅师佛法龙象。童真出家戒珠圆净。年将耳顺定水渊澄。因静发慧安无碍辩。先物后己谦挹盛风。名称普闻众所知识。弟子所以虔诚遥注。命楫远延。每畏缘差。值诸留难。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云雾只销烦恼。谨以今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总管金城设千僧蔬饭。敬屈禅师授菩萨戒。戒名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归亲奉极。以此胜福奉资至尊皇后。作大庄严同如来慈。普诸佛爱。等视四生犹如一子。弟子即日种罗睺业。生生世世还生佛家。如日月灯明之八王子。如大通智胜十六沙弥。眷属因缘法成等侣。俱出有流到无为地。平均六度恬和四等。众生无

尽度脱不穷。结僧那于始心。终大悲以赴难。博远如法界究竟若虚空。具足成就皆满愿海。杨广和南(王嘏戒师衣物五十八事亲书龙鱼飞白诸篆四十余字)

婺州左溪山朗禅师召永嘉大师山居书

自到灵溪泰然心意。高低峰顶振锡常游。石室岩龛拂乎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风扫白云纵目千里。名花香果蜂鸟□将。猿啸长吟远近皆听。锄头当枕细草为毡。世上峥嵘竞争人我。心地未达方乃如斯。倘有寸阴愿垂相访。

永嘉答书

自别以来经今数载。遥心眷想时复成劳。忽奉来书适然无虑。不委信后道体如何。法味资神故应清乐也。粗得延时钦咏德音。非言可述。承怀节操独处幽栖。泯迹人间潜形山谷。亲朋绝往鸟兽时游。竟夜绵绵终朝寂寂。视听都息心累閴然。独宿孤峰端居树下。息繁餐道诚合如之。然而正道寂寥。虽有修而难会。邪徒喧扰。乃无习而易亲。若非解契玄宗行符真趣者。则未可幽居抱拙。自谓一生欤。应当博问先知。伏膺诚恳执掌屈膝。整意端容晓夜忘疲。始终虔仰折挫身口。蠲矜怠慢不顾形骸。专精至道者。可谓澄神方寸欤。夫欲采妙探玄。实非容易。决择之次如履轻冰。必须侧耳目而奉玄音。肃情尘而赏幽致。忘言宴旨濯累餐微。夕惕朝询不滥丝发。如是则乃可潜形山谷。寂累绝群哉。

其或心径未通。瞩物成壅。而欲避喧求静者。尽世未有其方。况乎郁郁长林峨峨耸峭。鸟兽呜咽松竹森稍。水石峥嵘风枝萧索。藤萝萦绊云雾氤氲。节物衰荣晨昏眩晃。斯之种类岂非喧杂耶。故知见惑尚纡。触途成滞耳。是以先须识道后乃居山。若未识道而先居山者。但见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识道者。但见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则道性怡神。忘道则山形眩目。是以见道忘山者。人间亦寂也。见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必能了阴无我。无我谁住人间。若知阴入如空。空聚何殊山谷。如其三毒未祛六尘尚扰身心自相矛盾。何关人山之喧寂耶。且夫道性冲虚万物本非其累。真慈平等声色何非道乎。特因见倒惑生。遂成轮转耳。若能了境非有触目无非道场。知了本无所以不缘而照。

圆融法界解惑何殊。以含灵而辨悲。即想念而明智。智生则法应圆照。离境何以观悲。悲智理合通收。乖生何以能度。度尽生而悲大。照穷境以智圆。智圆则喧寂同观。悲大则怨亲普救。如是则何假长居山谷。随处任缘哉。况乎法法虚融心心寂灭。本自非有谁强言无。何喧扰之可喧。何寂静之可寂。若知物我冥一。彼此无非道场。复何徇喧杂于人间。散寂寞于山谷。是以释动求静者。憎枷爱杻也。离怨求亲者。厌槛欣笼也。

若能慕寂于喧。市廛无非宴坐。征违纳顺怨债由来善友矣。如是则劫夺毁辱何曾非我本师。叫唤喧烦无非寂灭。故知妙道无形。万像不乖其致。真如寂灭。众响靡异其源。迷之则见倒惑生。悟之则违顺无地。閒寂非有。缘会而能生。峨嶷非无。缘散而能灭。

灭既非灭以何灭灭。生既非生以何生生。生灭既虚实相常住矣。是以定水滔滔。何念尘而不洗。智灯了了。何惑雾而不祛。乖之则六趣循环。会之则三途迴出。如是则何不乘慧舟而游法海。而欲驾折轴于山谷者哉。故知物类纭纭其性自一。灵源寂寂不照而知。实相天真灵智非造。人迷谓之失。人悟谓之得。得失在于人。何关动静者乎。譬夫未解乘舟而欲怨其水曲者哉。若能妙识玄宗虚心冥契。动静常矩语默恒规。寂尔有归恬然无间。如是则乃可逍遥山谷。放旷郊廛。游逸形仪寂泊心腑。恬淡息于内。萧散扬于外。其身兮若拘。其心兮若泰。现形容于寰宇。潜幽灵于法界。如是则应机有感。适然无准矣。因信略此余更何由。若非志朋安敢轻触。宴寂之暇时暂思量。予必诳言无当。

看竟回充纸烬耳。不宣。同友玄觉和南。

天台圆法师忏悔文

我念自从无始劫。失圆明性作尘劳。出生入死受轮回。异状殊形遭苦楚。夙资少善生人道。获遇遗风得出家。披缁削发类沙门。毁戒破斋多过患。坏生害物无慈念。啖肉餐膮养秽躯。众人财食恣侵瞒。三宝资缘多互用。邪命恶求无厌足。耽淫嗜酒愈荒迷。慢佛轻僧谤大乘。背义孤亲毁师长。文过饰非扬己德。幸灾乐祸掩它能。虚诳欺诬竞利名。斗构是非争人我。恶念邪思无暂息。轻浮掉散未尝停。追攀人事愈精专。持诵佛经唯困苦。外现威仪增谄诈。内怀我慢更疏狂。懒堕熏修恣睡眠。悭嫉贪婪无愧耻。野田秽本将何用。大海浮尸不久停。既无一善可资身。必堕三涂婴众苦。仰愿本师无量寿。观音势至圣贤僧。同轸威光俯照临。共赐冥加咸救拔。无始今身诸罪障。六根三业众愆尤。一念圆观罪性空。等同法界咸清净。

发愿文

愿我尽生无别念。阿弥陀佛独相随。心心常系玉毫光。念念不移金色相。我如再食众生肉。饮酒行淫作重非。现身生陷大阿鼻。万劫洋铜吞热铁。愿我临终无疾苦。预知时至不昏迷。善根慧念转增明。业债冤魔咸寂灭。异香天乐盈空至。宝殿金台应念来。亲睹如来无量光。一切圣贤同接引。弹指已登安乐国。即闻妙法悟无生。游历无边佛土中。供养亲承蒙授记。分身遍至河沙界。历微尘劫度众生。誓入娑婆五浊中。普化群迷成正觉。众生业尽虚空尽。我愿终当不动移。乃至今身及未来。念念圆修无间断。仍将三业修行善。回施虚空法界中。四恩三有众冤亲。同脱若轮生净土。

荆溪大师诵经普回向文

一句染神咸资彼岸。思惟修习永用舟航。随喜见闻恒为主伴。若取若舍经耳成缘。或顺或违终因斯脱。愿解脱之日依报正报。常宣妙经。一刹一尘无非利物。唯愿诸佛冥熏加被。一切菩萨密借威灵。在在未说皆为劝请。凡有说处亲承供养。一句一偈增进菩提。一色一香永无退转。

芭蕉泉禅师示众

云水之人不暂休。问君着甚苦来由。异乡彼此皆为客。无事相干且缩头。行与住坐与卧。两片唇皮只管播。是是非非谁个无。也须检点自家过。出家儿着便宜。袈裟不是等闲披。桑田不耕亲不养。不修道业更何为。阎老子不摭攞。据尔所作因。还尔所作果。涅槃堂里叫阿爷。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正与么时。是尔是我。

龙门佛眼禅师十可行十颂并序

华严以十法界总摄多门。示无尽之理。禅门有十玄谈。以明唱道。洞山有十不归。以表超证。山僧述十可行。以示后生。庶资助道。譬诸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又如染香之人亦有香气。有少益者。书之于后。

宴坐。

清虚之理竟无身。一念归根万法平。物我顿忘全体露。个中殊不记功程。

入室。

问道趋师印自心。入门端的访知音。此生不踏曹溪路。到老将何越古今。

普请。

拈柴择菜师先匠。进业修身见古人。若到诸方须审实。龙门此法是通津。

粥饭。

三下板鸣生死断。十声佛唱古今通。开单展钵亲明取。不可粗心昧苦空。

扫地。

田地生尘便扫除。房廊潇洒共安居。装香扫地无余事。默耀韬光示智珠。

洗衣。

临流洗浣莫疏慵。入众衣裳垢不中。上下邻肩薰炙久。身心动念肯消镕。

经行。

石上林间鸟道平。斋余无事略经行。归来试问同心侣。今日如何作么生。

诵经。

夜静更深自诵经。意中无恼睡魔惺。虽然暗室无人见。自有龙天侧耳听。

礼拜。

礼佛为除憍慢垢。由来身业获清凉。玄沙有语堪归敬。是汝非他事理长。

道话。

相逢话道莫虚头。大语高声笑上流。言下若能穷本末。肯将无义结朋俦。

示禅人心要。

近世多以问答为禅家家风。不明古人事。一向逐末不反。可怪可怪。昔人因迷而问故。问处求证入。得一言半句。将为事究明令彻去。不似如今人胡乱问趁口答。取笑达者。

诫问话。

近代问话多招讥谤。盖缘不知伸问致疑。咨请之意后生相承。多用祝赞顺时语。并非宗乘中建立。如古人问。若为得出三界去。又问声色如何透得。又问此间宗乘和尚如何言论。并是出众当场决择。近时兄弟进十转五转没巴鼻语。或奉在座官员。或庄严修设檀信。俱不是衲僧家气味。又抽身出众便道数句。或时云。某甲则不恁么道。又云。和尚何不道云云。夫问话者。激扬玄极也。不在多进语三两转而已。贵得生人信。不至流荡取笑俗子也。

大隋神照真禅师上堂

师云。老僧不为名利来此。须要得个人。不可青山白云中趁尔是非。将来之世舍一报身后。草也无吃。多少金毛师子问着便作驴鸣马喊。诸人者似老僧行脚时。到于诸方多是一千。少是七百五百众。或在其中经冬过夏。未省时中空过。向沩山会里做饭七年。于洞山会中做柴头三年。重处即便先去。只是了得自己时中。干他人什么事。如诸佛菩萨尽是勤苦。不计劫数。舍金轮王宝位。及头目髓脑所爱之物。国城妻子不可算数。所以始得名为佛。似诸阇黎还曾舍得个什么。作得个什么勤苦。便道我会出世间法。世间法尚不会。些些子境界现前。便自张眉努目。消容不得说什么解脱法。长连床上坐不摇十指。吃他信施了。合眼合口。便道我修行修道感果。如是合消得。只是谩自己。如百丈和尚置于堂宇。只要办事底人。诸阇梨还办得个什么事。其中有不动身手。日消得万两黄金。若是消得者。岂可如此见解。不可从母腹中来如是邪。但会得世间法。是则

名为出世间法。世间法尚乃不会。岂况佛法。只如一大藏教。尽是金口所宣如来秘密。汝口里念将来总成魔语。岂得了为什么不了。若了时达磨不从西来也。只如达磨未来此土时。还有佛法也无。又争得道无。譬如人有一宝坠在淤泥中。勤苦累劫寻求不得。或有一人善知宝所。直从泥中指出此宝。以示失宝之人。失宝之人一见便识是我本物。了无得失。达磨西来亦复如是。不可只是老僧是善知识邪。遍地众生总是善知识。只是见觉未明。不可道伊无也。若言有时诸人肯礼蠢蠢之徒作佛么。譬如明珠堕在泥中。未遇其人岂有出期。有此众生比如无情。还同顽物。既在三衣之下。直须亲近知识。早是几生修来始得。如此不可却入轮回六趣去也。若是得自在底人论个什么。镬汤炉炭刀山剑树。四生六道于中如吃美食。若未得如是便。实受此报。一失人身。再求欲似如今者。万中无一。莫未得谓得。未证谓证。未闻谓闻。自谩自诳。失却光阴虚延日月。展转只是无明檐重。乍可为俗随所任运。遣过时日。却乃无业。如今作沙门每日有业。有什么业。踏底是国王地。着底是檀信衣。吃底是檀信食。骨肉是父母之体。若也不了将何酬答。所以言有业只如老僧不可是了底人。舍此一报身随业而行。谁言定得。除佛与佛乃能知之。时有僧问不假言句。如何得知。师云。假言句尚乃不知。僧无语。礼拜。上堂。

夫沙门释子见有如无。始得向一切时中。与凡圣等与解脱等。方有少许出处。若不如此。大难大难。珍重。

云峰悦和尚室中举古

举古者道。剃发着袈裟。宜应行圣道。自余闲杂事。俱为生死因。师云。汝等诸人横担拄杖。拨草瞻风。绕天下行脚。且道。还曾踏着田地也无。僧无对。师云。虚生浪死汉。

金陵保宁勇禅师示众

身上之衣不容易披。钵中之食莫等闲吃。等闲吃。往往难销水一滴。容易披。究竟出家何所为。直心实行能纲纪。一颗圆光无表里。莫学寻常轻薄流。平生涉猎夸唇嘴。恣贪嗔没惭愧。善恶昭然难弹避。三途六道正茫茫。也好回头自瞥地。

古德渴热行

金乌震怒兮烁烁如飞。火云发炎兮腾腾若炊。江湖竞熬煮。草木半黄萎。真金销烁兮大石欲裂。猛虎喘息兮蛟龙唾垂。门有蓬荜兮屋无片瓦。寝无帐席兮哭有多儿。耘苗匪倦舁水忘疲。颜容抹漆黑。背脊坼龟皮。咨尔释氏。宜以审之。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屋有画堂虚室。浴有清流曲池。帐垂翡翠簟展琉璃。闲寻泉石兮恣行恣坐。静对风月兮

自歌自怡。回头一顾人间事。饮水须知可度时。无更恨风伯。休颠嗔雨师。

觉范洪禅师送僧乞食序

曹溪六祖初以居士服至黄梅。夜舂以石坠腰。牛头众乏粮。融乞于丹阳。自负米斛八斗。行八十里。朝去暮归。率以为常。隆化惠满所至破柴制履。百丈涅槃开田说义。坠腰石尚留东山。破柴斧犹存邺镇。江陵之西有负米庄。车轮之下有大义石。衲子每以为游观。不可诬也。世远道丧而妄庸寒乞之徒。入我法中其识尚不足以匡。欲其可荷大法也。方叠花制鞿以副丝绚。其可夜舂乎。纤罗剪袍以宜小袖。其可破柴乎。升九仞之峻。仆夫汗血不肯出舆。其可负米乎。方大书其门云。当寺今止挂搭。其肯开田说义乎。余尝痛心抚膺而叹者也。屡因弘法致祸卒为废人。方幸生还逃遁山谷。而衲子犹以其尝亲事云庵。故来相从。余畜之无义。拒之不可。即闭关坚卧。有扣其门而言者曰。云庵法施如智觉。爱众如雪峰。出其门者今皆不然。道未尊而欲人之贵己。名不耀而畏人挨己。下视禅者如百世之冤。諂事权贵如累劫之亲。师皆笑蹈此污而去。庶几云庵爪牙矣。于是蹶然而起曰。然则无食奈何。曰当从净檀行乞。亦如来大师之遗则也。老人肯出则庶使丛林知云庵典刑尚存。余嘉其言。因序古德事以慰其意。当有赏音者耳。

为僧不预于十科。事佛徒消于百载(高僧传)

（译经）。

变梵为华。通凡入圣。法轮所转。 诸佛所师。

（义解）。

寻文见义。得意忘言。三慧克全。 二依常转。

（习禅）。

修至无念。善恶都亡。亡其所亡。 常住安乐。

（明律）。

严而少恩。正而急护。婴守三业。 同彼金汤。

（护法）。

家有良吏。守藏何虞。法有明师。 外御其侮。

（感通）。

逆于常理。感而遂通。化于世间。 观之难测。

（遗身）。

难舍易捐。施中第一。以秽浊体。 回金刚身。

（读诵）。

十种法师。此为高大。洙枸橼花。 果时穰赤。

（兴福）。

为己为它。福生罪灭。有为之善。 其利博哉。

（杂科）。

统摄诸科。同归高尚。唱导之匠。 光辉佛乘。

或庵体禅师上堂。

衲僧行李岂寻常。出匣吹毛不隐藏。夺食驱耕全正令。东西无复鬼分赃。

示众。

暗撒骊珠成瓦砾。闲倾鸩毒是醍醐。冤将恩报灭胡种。举眼无亲真丈夫。

着脚孤危草不生。勿栖泊处等闲行。临风阔却噇空口。断送浑家入火坑。

绝学无为暗号通。先天后地活虚空。纵横漏泄祖师意。争得浑家不点胸。

扯破娘生帖肉衫。袒肩赤膊不羞惭。胡来汉见非难易。大事教谁更荷担。

生狞别是一般村。品藻先贤簿后昆。掉放孤峰争合杀。棒头有眼盖乾坤。

清平世界罢干戈。无奈儿曹籍甚何。急水滩头抛直钓。锦鳞不遇枉多罗。

男儿脚底透长安。得坐披衣肯自谩。三尺冷光辉夜月。一条秋水迸人寒。

瞎驴种草不消凭。旧阁重关唾手赢。湖海晏清还独步。功归寸刃血长鲸。

判身舍命讨冤仇。热血相喷肯便休。反倒大家无寸土。空双手去占云头。

全提大用鸟投网。绝照忘机龟负图。入此门来都不是。如何升降老臊胡。

已躬日用露全真。选甚行云与谷神。合掌低头叉手处。粗言细语在当人。

离相离名无实法。非心非佛若为猜。了知极则难分付。不觉和声送出来。

支郎入作葛藤多。捉定咽喉不奈何。转得身来添气急。可怜鹞子过新罗。

小参。

赤骨力穷担片板。颠痴勃癞竖双眉。蓦生做处难名状。佛祖当头听指挥。

结座。

一拳也是打爷来。未有输赢莫放开。割舍拍盲穷性命。觜喎鼻塌见全材。

真净文禅师颂

剃发因惊雪满刀。方知岁月不相饶。逃生脱死勤成佛。莫待明朝与后朝。

灵芝照律师颂

听教参禅逐外寻。未尝回首一沉吟。眼光欲落前程暗。始觉平生错用心。

古德垂诫

地狱之中未是苦。袈裟之下苦无闻。死生大事还知否。莫向青山卧白云。

勉看经

檀那经卷早宜看。施利虽亏我不安。奉劝僧尼勤读诵。铁窗莫待电光寒。

勉应缘

出家事业总荒唐。赢得身心蚁子忙。簿上转经多积欠。眼前业障自身当。门徒施利鱼揌水。买得油盐雪见汤。年去年来何了日。不知将底见阎王。

勉住持

深嗟末说实悲伤。佛法无人为主张。未解读文先坐讲。不曾行脚便升堂。将钱讨院如狂狗。空腹高心似哑羊。奉劝后贤休继此。免教地狱苦时长。

洞山和尚自诫

不求名利不求荣。只么随缘度此生。三寸气消谁是主。百年身后谩虚名。衣裳破处重重补。粮食无时旋旋营。一个幻躯能几日。为他闲事长无明。

雪峰存禅师入闽

光阴倏忽暂须臾。浮世那能得久居。出岭年登三十二。入闽早已四旬余。他非不用频频举。己过当须渐渐除。为报满朝朱紫道。阎王不怕佩金鱼。

宏智禅师示众

蒿里新坟尽少年。修行莫待鬓毛斑。死生事大宜须觉。地狱时长岂等闲。道业未成何所赖。人身一失几时还。前程黑暗路头险。十二时中自着奸。

省病僧

访旧论怀实可伤。经年独卧涅槃堂。门无过客窗无纸。炉有寒灰席有霜。病后始知身自苦。健时多为别人忙。老僧自有安闲法。八苦交煎总不妨。

大慧和尚示徒

出家立志切须勤。也要时时近好人。蹭蹬莫随愚伴侣。蹉跎又恐落风尘。无良小辈频频脱。得义高流数数亲。若也依吾如是诫。佛家梁栋亦堪陈。

庞居士颂

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铁牛不怕师子吼。恰似木人见花鸟。木人本体自无情。花鸟逢人亦不惊。心境如如只遮是。何虑菩提道不成。

自保铭 姑苏无作撰

夫求名者不以德而求之。谓之恶名。求利者不以道而求之。谓之恶利。恶名为智人之所嫌。恶利有来业之所畏。上德不德老氏诫言。四邪五邪释门切忌。宁以实而失。不以得而伪。小人趋恶名之名。君子存大利之利。福劣财强财必为殃。德薄任大任速成害。古人者只要心达不要身达。他贤莫揜我贤莫伐。若如是则知其命合其道。终一身而自保。

上竺佛光照法师示小师正吾(尝住吴之北禅号东屏)

为人难为人师不易。难者何。曰天资。曰学问。曰识见。曰气象。无天资无学问。无识见无气象。若是而能为人者。未之有也。有天资而后有学问。有学问而后有识见。有识见而后有气象。若是能为人未也是何也。天资不高学问不博。识见不明气象不雅。犹之不能也。不高则庸不博则窒。不明则回不雅则野。高而智博而达。明而正雅而文。四者备能为人矣。而欲为人师者。未之可也。曷为不易。曰宗旨。曰教义。曰法相。不得乎宗旨。不通乎法相。不辨乎教义。犹之不可也。能提宗旨矣。能析教义矣。能解法相矣。不有师承不明境观。而能与人为师者。未之有也。师承正境观明。而不超悟洞彻佛意者。犹之不能也。亦既超悟洞彻矣。不能忘境观绝知见离法爱。为大导师者。未之有也。三者具矣。而不知进退得失者。犹之不可。故曰。为人难为人师不易。

圭峰禅师示学徒委曲

一从别后相忆是常。未审朝暮用心在何境界。得背尘合觉否。外境内心觉了不相关否。定慧轻安适悦否。修行若忘失菩提心知之总是魔业否。数数觉察勤勤观照。习气若起当处即休。辄莫随之。亦莫灭之。何以故。阳焰之水不应趁故。不应灭故。不应趁故。免落凡夫纵情。不应灭故。免堕二乘调伏。圆宗顿教毕竟如斯。但与本性相应。觉智

自然无间。长时之事难可具书。略标大分。自须努力不多述也。

登厕规式

登厕之法律制委明。盖欲洁严身器亲近。

圣贤洗净洗手各有轨度。倘未尽谙则反污其手。礼诵烧香合掌执捉。动辄得咎。可不慎欤。今将古规稍加增削。然其细行固难备举。大抵种种动用之际。皆有方便护人意根处。自当触类而长之。书不云乎。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况出家者流。幸冀高明劝诸后进。

〇经云。若登厕不洗净者。不得入大僧数。不得坐禅床。不得登宝殿。

〇须知净桶内净外触。不可将净桶入水槽中漉水。须将杓盛水入桶中。免污一槽之水。

〇不可安净桶在水槽上。淋其桶底触水下槽中。

〇不得将触处笕帚近水槽边。恐不知者误将洗盆。

〇槽中之水须频换新者。盖水留三宿只生细虫。夏月则不至三宿。切莫停积死水。若无净头之处。仰宣力者。结缘措置。免伤物命。

〇初入厕时先须弹指三下。以警在秽之鬼。亦不可痰吐入厕中。以伤在秽之鬼。此二项阴德具载藏经。兹不繁引。

〇初蹲身时先须倾少水在槽中。一则解旧粪臭气。则新粪易下不积槽中。

〇既在厕中。不可语言作声。

〇文殊经云。大小便时身口状如木石。不得有声。

〇厕中不可画壁书字。每见尊宿老成。路逢字纸在地。即收置净处。或抛在水中。盖尊重字画。不忍狼籍。况书臭厕中。岂不折福。

〇若洗净时右手执净桶。旋旋倾之。以左手盛水。将第四指着实洗之七度。切不可就桶中掬水。污于桶内。

〇常去左手第四指爪甲。莫令藏垢。释氏要览云。佛令比丘指甲止长一麦粒许。过则剪之。今有出家人爱护指爪养长寸余。以为美观。尚纵秽躯应无净行。

〇常见惜福人用厕筹毕。就净桶洗之。反污桶内。或将手入桶掬水。洗筹亦不可。

〇洗净须用冷水。则益人用。热汤则生肠风等疾。

〇若洗手时先用灰擦七度去秽。手背亦然。次用泥擦七度净之。手背亦然。次用皂团或皂角。或木屑。或二桑叶皆可。

〇溪堂杂录云。元祐中有蜀僧智超法师。常诵华严经。已三十年。偶见一童子风貌清爽举手高揖。超曰。何来。曰五台来。超曰。何远至此。曰有少事欲相导故。超曰。愿闻。曰吾师诵经固可嘉矣。但失在登厕洗净时。触水淋其手背。而未尝用灰泥洗之。所用灰泥律制七度。今但二三。缘此触尚存。礼佛诵经悉皆得罪。言讫不见。超惭而改过。识者或曰。此必文殊化现有警于超也。故知洗手必须依法。因果经云。触手请经当获厕中虫报。

〇后架手巾须多备三两条。频频洗换。莫令垢染以污净手。人众处五日一洗。人少处十日一洗。

〇凡拭手时。须将手巾搏而拭之。庶得易干。

〇入厕洗净等。经中各有神咒。必须受持。经云。若不持诵此诸神咒者。纵用七恒河水洗。至金刚际。亦不得身器清净。受持此咒者。当一一默诵七遍。则获一切清净福德。

诸恶鬼神悉皆拱手。

入厕　唵狼鲁陀耶莎诃　洗净　唵贺曩密栗帝莎诃　洗手　唵主迦罗野莎诃　去秽唵室利曳婆醯莎诃 净身 唵戚折罗恼迦吒莎诃。

大智律师入厕垂训

折叠衣裳整齐鞋履。省约用筹点滴使水。屏息语言安详进止。当念此身满中盛屎。臭不可闻秽不可视。行厕革囊诚为可鄙。云何于身耽欲无耻。云何于食乐着肥美。结习成因果报必是。一入泥犁穷劫不已。苦乐在心升沉由己。道岂远哉。未之思尔。

缁门警训卷第十 赞佛传法偈

稽首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三祇修炼万行功圆。纤瑕去而法性凝清。片善具而报化微妙。尔后上生兜率下降王宫。三十岁居道树成佛。四十九年住世教化。说法三百五十度。宣演八万四千门。

王臣外护于四海九州。师僧内传于人间天上。利益广大传法难思。故有偈云。

假使顶戴经尘劫 身为床坐遍三千

若不传法度众生 毕竟无能报恩者

传法有五　一受持　二看读　三讽诵　四解说　五书写　外护内护流传即佛法僧宝不断也。

禅林妙记前序 京师西明寺释玄则撰同

一切诸佛皆有三身。一者法身谓圆心所证。二者报身。谓万善所感。三者化身。谓随缘所现。今释迦牟尼佛者。法身久证报身久成。今之出现盖化身耳。谓于过去释迦佛所。发菩提心。愿同其号。故今成佛亦号释迦。三无数劫修菩萨行。一一劫中事无量佛。中间续遇锭光如来。以发布泥金华奉上。寻蒙授记得无生忍。然一切佛将成佛时。必经百劫修相好业。其释迦发心在弥勒后。当以逢遇弗沙如来。七日翘仰新新偈赞遂超九劫在前成道。将欲成时生兜率天。号普明菩萨。尽彼天寿下阎浮提。现乘白象入母右胁。其母摩耶梦怀白象。梵仙占曰。若梦日月当生国王。若梦白象必生圣子。母从此后调静安泰。慈辩日异。菩萨初生大地震动。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圆光一寻。生已四方各行七步。为降魔梵发诚实语。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抱入天祠天像悉起。阿私陀仙合掌叹曰。相好明了必为法王。自恨当死不得见佛斯则净饭国王之太子也。字悉达多。祖号师子颊。父名净饭。母曰摩耶。代代为轮王。姓瞿昙氏。复因能事别姓释迦。朗悟自然艺术天备。虽居五欲不受欲尘。游国四门见老病死及一沙门。还入宫中深生厌离。忽于夜半天神扶警。遂腾宝马踰城出家。苦行六年知其非道。便依正观以取菩提。时有牧牛女人煮乳作糜。其沸高踊。牧女惊异。以奉菩萨。菩萨食之气力充实。入河洗浴将登岸时。树自低枝引菩萨上。菩萨从此受吉祥草。坐菩提树。恶魔见已生嗔恼心。云此人者欲空我界。即率官属十八亿万。持诸苦具来怖菩萨。促令急起受五欲乐。又遣妙意天女三人来惑菩萨。尔时入胜意慈定。生怜愍心。魔军自然堕落退散。三妙天女化为瘿鬼。降魔军已。于二月八日明相出时。而成正觉。既成佛已观众生根。知其乐小未堪大法。即趣波罗奈国。度憍陈如等五人。转四谛法轮。此则三宝出现之始也。其后说法度人之数。大集菩萨之会。甚深无相之谈。神通示现之力。经文具之矣。又于一时升忉利天。九旬安居为母说法。时优阗国王及波斯匿王。思慕佛德刻檀画氎。以写佛形。于后佛从忉利天下。其所造像皆起避席。佛摩其顶曰。汝于未来善为佛事。佛像之兴始于此矣。化缘将毕。时徒厌怠。佛便告众。却后三月吾当涅槃。复记后事如经具说。然如来实身常在不灭。故法华云。常在灵鹫山及余诸住处。今生灭者是佛化身。为欲汲引现同其类。所以受生复欲令知有为必迁。所以示灭。又众生根熟所以现生。众生感尽所以现灭。佛涅槃后。人天供养起诸宝塔。又大迦葉召千罗汉。结集法藏阿难从锁须入。诵出佛经一无遗漏。如瓶写水置之异器。一百年外有铁轮王。字阿输柯。亦名阿育。役御神鬼。于一日中天上人间。造八万四千舍利宝塔。其佛遗物衣钵杖等。及诸舍利神变非一。逮汉明感梦金躯日。佩丈六之容。一如释迦本状。又吴主孙权烧椎舍利无所变坏。

爰及浮江石像泛海瑞容。般若冥力观音密验。别记具之。事多不录。

赞弗沙佛偈

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尽见 一切无有如佛者

汉显宗开佛化法本内传

传云。明帝永平十三年。上梦神人金身丈六。项有日光。寤已问诸臣下。傅毅对诏。有佛出于天竺。乃遣使往求。备获经像及僧二人。帝乃为立佛寺。画壁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官清凉台。及高阳门上。显节陵所图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经。缄于兰台石室。广如前集牟子所显传云。时有沙门迦摄摩腾竺法兰。位行难测志存开化。蔡愔使达请腾东行。不守区域随至雒阳。晓谕物情崇明信本。帝问腾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答曰。迦毗罗卫国者。三千大千世界一百亿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诸佛皆在破生。乃至天龙鬼神有愿行者。皆生于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余处众生无缘感佛。佛不往也。佛虽不往光明及处。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二千年外。皆有圣人传佛声教。而化导之。

广说教义。文广故略也。传示。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弃我道法远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岳十八山观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臣闻。太上无形无名无极无上。虚无自然大道出于造化之前。上古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迈羲皇。德高尧舜。窃承陛下弃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说不参华夏。愿陛下恕臣等罪。听与试验。臣等诸山道士多有彻视远听。博通经典。从元皇已来太上群录。太虚符祝。无不综练达其涯极。或策使鬼神吞霞饮气。或入火不烧。或履水不溺。或白日升天。或隐形不测。至于方术无所不能。愿得与其比较。一则圣上意安。二则得辩真伪。三则大道有归。四则不乱华俗臣等若比对不如任听重决。

如则有胜乞除虚妄敕遣尚书令宋庠引入长乐宫。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马寺。道士等便置三坛。坛别开二十四门。南岳道士褚善信。华岳道士刘正念。恒岳道士桓文度。岱岳道士焦得心。嵩岳道士吕惠通。霍山天目五台白鹿等十八山道士祁文信等。各赍灵宝真文太上玉诀三元符录等五百九卷。置于西坛。茅成子许成子黄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书。二百三十五卷。置于中坛。馔食奠祀百神置于东坛。帝御行殿在寺南门。佛舍利经像置于道西。十五日斋讫。道士等以柴荻秸檀沉香为炬。绕经泣曰。臣等上启太极大道元始天尊众仙百灵。今胡神乱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踪玄风坠绪。臣等敢置经坛上以火取验。欲使开示蒙心得辨真伪。便纵火焚经。经从火化悉成煨烬。道士等相顾失色。大生怖

惧。

将欲升天。隐形者。无力可能禁。效鬼神者呼策不应。各怀惭恧。南岳道士费叔才自感而死。太傅张衍语褚信曰。卿等所试无验。即是虚妄。宜就西来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灵宝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谓之太素。斯岂妄乎。衍曰。太素有贵德之名。无言教之称。今子说有言教。即为妄也。信默然。时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环如盖。遍覆大众映蔽日光。摩腾法师踊身高飞。坐卧空中广现神变。于时天雨宝华在佛僧上。又闻天乐感动人情。大众咸悦叹未曾有。皆绕法兰听说法要。并吐梵音叹佛功德。亦令大众称杨三宝。諰善恶业皆有果报。六道三乘诸相不一。又说出家功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阳城侯刘峻与诸官人士。庶等千余人出家。四岳诸山道士吕惠通等六百三十人出家。

阴夫人王婕好等。与诸宫人妇女二百三十人出家。便立十所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内安尼。自斯已后广矣。传有五卷略不备载。有人疑此传。近出本无角力之事。案吴书明费叔才感死。故传为实录矣。

商太宰问孔子圣人

太宰嚭问孔子曰。夫子圣人欤。对曰。丘也博识强记。非圣人也。又问。三王圣人欤。对曰。三王善用智勇。圣非丘所知。又问。五帝圣人欤。对曰。五帝善用仁义。圣非丘所知。又问。三皇圣人欤。对曰。三皇善用时政。圣非丘所知。太宰大骇曰。然则孰为圣人乎。夫子动容有间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据斯以言。孔子深知佛为大圣也。时缘未升故默而识之。有机故举。然未得昌言其致矣。

钟山铁牛印禅师示童行法晦

唐则天延载元年五月十五日。始括天下僧尼。隶祠部。玄宗天宝六年制所度僧尼。令祠部给牒。肃宗至德元年祠部牒赐功臣卖始。以此论之。延载前为僧依天竺法。有行业堪任受道者。惟师摄受。如唐宫使会通谒鹊巢道林禅师曰。弟子不愿为官志慕出家。愿和尚摄受。道林曰。今时为僧行多浮滥。通曰。本净非琢磨元明不随照。道林曰。汝若了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即真出家。何假外相。通曰。愿垂摄受誓遵师教。道林乃与剃落。后来行业既滥。检制兴焉。自然之理。所以黄面老子以法付之国王大臣。盖以此也。今国朝圣泽洪霈。特使穹其价者。政所以重教尊僧贵尚其法也。明教嵩禅师曰。夫僧也者。其防身有戒。摄心有定。辨明有慧。有威可敬。有仪可则。天人望而俨然。近世多轻僧。固僧人自取。然披僧伽黎者。若数世愿力之重。夙熏种智成熟。未易得也。如

本朝王文正公。旦临薨背时。悔当初错了路头不作僧。乃嘱令诸子为削其须发。衣以僧家三衣。然后入棺。要第二世出头来使成僧。仍嘱侍郎杨大年。主其治命。后杨以宰臣薨背。国家自有典故。虽不从所请。只以三衣剃刀置之棺中。杨亦自悔竟。参禅宗了悟自心。被旨详定景德传灯录。流布西天此土。噫为僧之难有知此者。若是大丈夫汉兴决烈之志。屏浮滥之行。从脚跟下一刀两段。向佛祖外一觑便透。身心俱了亦不为难。亦不患护身符子不入手。所以道。高山流水深深意。自有知音笑点头。法晦致身宝公道场有年。其为人谨愿朴厚。有决烈之志。无浮滥之行。今谋进纳为僧。敬投敬信英伟特达。大贤挥金助成其志。以此轴求警策。因缕缕示之。亦欲世间贤士大夫。兴重教尊僧之心知前辈虽为富贵所折困。末后亦有悔之者。岁在己未中秋住钟山铁牛。

抚州永安禅院新建法堂记 无尽居士撰

临川陈宗愈。于永安长老会中得大法。喜捐其家赀。为建丈室作修廊。方且鸠林以新法堂。而宗愈死。其二子号诉于常曰。吾先子之未奉佛也安且强。既奉佛也病且亡。佛之因果可信耶。其不可信耶。常曰。吾野叟也不足以譬子。子第成父之志而卒吾堂。吾先师有得法上首无尽居士。深入不二辨才无碍。随顺根性善演音。法堂成当为子持书求诲决子之疑。绍圣元年春常遣明鉴至山阳以书来言。会予方以谏官召还未暇。明年鉴又至京。待报于智海禅刹。尔时居士默处一室。了明幻境。铁轮旋顶。身心泰定。明鉴雨泪悲泣。殷勤三请。大悲居士。佛法外护付与王臣。今此众生流浪苦海。贪怖死生迷惑因果。惟愿居士作大医王。施与法药居士曰。善哉善哉。汝乃能不远千里。为陈氏子咨请如来无上秘密甚深法要。谛听吾说。持以告之。善男子。大空寂间妄生四相。积气为风积形为地。积阳为火积阴为水。建为三才。散为万品。一切有情水火相摩。形气相结以四小相具四大界。因生须养因养须财。因财须聚。因聚成贪。因贪成竞。因竞成嗔。因嗔成狠。因狠成愚。因愚成痴。此贪嗔痴诸佛说为三大阿僧祇劫。人于百年劫中。或十岁二十岁。或三十四十岁。或五六十岁或七八十岁。各于寿量自为小劫。于此劫中而欲超越不可数劫。譬如蚯蚓欲升烟云。无有是处。诸佛悲愍。开示檀波罗蜜大方便门。劝汝舍财。汝财能舍。即能舍爱。汝爱能舍。即能舍身。汝身能舍。即能舍意。汝意能舍。即能舍法。汝能舍法。即能舍心。汝心能舍。即能契道。昔迦葉尊者行化。有贫媪以瓦破器中潘汁施之。尊者饮讫踊身虚空。现十八变。贫媪瞻仰心大欢喜。尊者谓曰。汝之所施得福无量。若人若天。轮王帝释四果圣。人及佛菩提。汝意所愿。无不获者。媪曰。止求生天。尊者曰。如汝所欲。过后七日命终。生忉利天受胜妙乐。又嗣宾国王在佛会听法。出众言曰。大圣出世千劫难逢。今欲发心造立精舍。愿佛开许。佛云。随尔所作。嗣宾持一枝竹插于佛前曰。建立精篮竟。佛云。如是如是。以是精篮含容法界。以是供养。福越河沙。鉴来为吾持此二说归语檀越。善自择之。汝父所建堂室廊庑

。比一器潘得福甚多。生天受乐决定无疑。若比阗宾国王插一枝竹。乃能含容无量法界。汝欲进此听吾一偈。一竿修竹建精篮。风卷蟭螟入海南。恶水泼来成第二。钝根蹉过问前三。于是明鉴踊跃信受。归告其人笔集绪言。刻以为记。

宋文帝集朝宰论佛教

文帝即宋高祖第三子也。聪睿英博雅称令达。在位三十年。尝以暇日从容而顾问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来读经不多。比日弥复无暇。三世因果未辨。措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卿辈时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谢灵运常言。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政。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理为指南耶。近见颜延之折达性论。宗炳难白黑论。明佛法深尤为名理。并足开奖人意。若使率土之滨皆敦此化。则朕坐致太平矣夫复何事。尚之对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弊更荷褒拂。非所敢当之。至如前代群英。则不负明诏矣。中朝已远难复尽知。渡江以来。则王导周顗庾亮王蒙谢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谧郭文举谢敷戴逵许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注。孙绰张玄殷顗等。或宰辅之冠盖。或人伦之羽仪。或置情天人之际。或抗迹烟霞之表。并禀志归依措心归信。其间比对则兰荻开潜深遁崇邃。皆亚迹黄中或不测之人也。慧远法师尝云。释氏之化无所不可适。道固自教源济俗亦为要务。窃寻此说有契理要。若使家家奉戒。则罪息刑清。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诚如圣旨。羊玄保进曰。此谈盖天人之际。岂臣所宜预。窃谓秦楚论强兵之事。孙吴尽吞并之术。将无取于此也。帝曰。此非战国之具。良如卿言。尚之对曰。夫礼隐逸则战士怠。贵仁德则兵气衰。若以孙吴为志。苟在吞噬。亦无取尧舜之道。岂惟释教而已哉。帝曰。释门有卿亦有孔门之有季路。所谓恶言不入于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经。及见严观诸僧辄论道义屡延殿会。躬御地筵同僧列饭。时有沙门竺道生者。秀出群品英义独拔。帝重之尝述生顿悟义。僧等皆设巨难。帝曰。若使逝者可兴。岂为诸卿所屈。时颜延之着离识论。帝命严法师辨其同异。往返终日。笑曰。卿等今日无愧支许之谈也。

后汉书郊祀志

志曰。佛者。汉言觉也。将以觉悟群生也。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类。专务清净。精进者为沙门。汉言息心。剃发去家绝情洗欲。而归于无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所行善恶后生皆有报应。所贵行善以练其精神。练而不已以至无生。而得为佛也。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常无所不入故。能化通万物而大济群生也。有经书数千卷。以虚无为宗。包罗精粗无所不统。善为宏阔胜大之言。所求在一体之内。所明在视听之表。归依玄微深远难得而测。故王公大人观生死报应之际。无不据然自失也。魏书云。其佛经大抵言生生之类。皆因行业而起有过去当今未来

三世也。其修道阶次等级非一。皆缘浅以及深。籍微以为着。率在于积仁顺蠲嗜欲。习虚静而成通照也。

杭州净慈寺守一法真禅师扫地回向文

以此扫地功德。回向法界众生。色尘清净。尘清净故眼根清净。根清净故眼识清净。声香味触法亦复如是。又愿一世界清净。乃至尽法界虚空界皆悉清净。同诸如来光严住持。圆觉伽蓝清净觉地。永断习气净秽二边。凡圣垢染一尘不立。如是愿清净智亦复清净。

随州大洪山灵峰寺十方禅院记

元祐二年九月。诏随州大洪山灵峰寺革律为禅。绍圣元年外台始请移洛阳少林寺。长老报恩为住持。崇宁改元正月。使来求十方禅院记。乃书曰。大洪山在随州西南。盘基百余里。峰顶俯视汉东诸国。林峦丘岭犹平川也。以耆旧所闻考之。洪或曰胡。或曰湖。未详所谓。今以地理考之。四山之间昔为大湖。神龙所居。洪波洋溢莫测涯涘。其后二龙斗搦开层崖。湖水南落。故今负山之乡谓之落湖管。此大洪所以得名也。唐元和中洪州开元寺僧善信。即山之慈忍大师也。师从马祖密传心要。北游五台山礼文殊师利。瞻睹殊胜自庆。菩萨有缘发愿为众僧炊爨三年。寺僧却之流涕嗟戚。有老父曰。子缘不在此往矣行焉。逢随即止。遇湖即住。师即南迈。以宝历二年秋七月。抵随州远望高峰。

问乡人曰。何山也。乡人曰。大湖山也。师默契前语。寻山转麓至于湖侧。问岁亢旱。乡人张武陵具羊豕将用之。何祈于湖龙。师见而悲之。谓武陵曰。雨旸不时本因人心黑业所感。害命济命重增乃罪。可且勿杀。少须三日吾为尔祈。武陵亦异人也。闻师之言敬信之。师即披榛扪石得山北之岩穴。泊然宴坐。运诚冥祷。雷雨大作霁后数日。武陵迹而求之。师方在定。珠丝幂面号耳挺体。久之方觉。武陵即施此山为师兴建精舍。以二子给侍左右。学徒依向遂成法席。大和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师密语龙神曰。吾前以身代牲。辍汝血食。今舍身饷汝。汝可享吾肉。即引利刀截左膝。复截右膝。门人奔驰。其慈忍膝不克断。白液流出俨然入灭。张氏二子立观而化。山南东道奏上其状。

唐文宗嘉之。赐所居额为幽济禅院。晋天福中改为奇峰寺。本朝元丰元年又改为灵峰寺。皆以祷祈获应也。自师灭至今三百余年。而汉广汝汾之间十数州之民。尊严奉事如赴约束。金帛粒米相尾于道。货强法弱。僧范乃革。前此山峰高峻堂殿楼阁。依山制形后前不伦。向背摩序。恩老至止熟阅形胜。辟途南入以正宾主。镬崖垒涧铲蚁补砌。嵯峨万仞化为平顶。三门堂殿翼舒绳直。通廊大庑疏户四达。净侣云集蔼为丛林。峨眉

之宝灯瑞相。清凉之金桥圆光。他方诡观异境同现。方其废故而兴新也。律之徒怀土而呶呶。会予谪为郡守。舍禅律而订之曰。律以甲乙禅以十方。而所谓甲乙者。甲从何来乙从何立。而必曰。我慈忍之子孙也。今取人于十方。则忍之后绝矣。乙在子孙甲在慈忍。

乙在慈忍甲在马祖。乙在马祖甲在南岳乙在南岳甲在曹溪。推而上之甲乙乃在乎菩提达磨。西天四七。所谓甲乙者。果安在哉。又而所谓十方者。十从何生。方从何起。世间之法以一生二。一二为三。二三为六。三三为九。九者。究也。复归为一。一九为十。十义乃成。不应突然无一有十。而所谓方者上为方耶。下为方耶。东为方耶。西为方耶。南为方耶。北为方耶。以上为方则诸天所居。非而境界。以下为方则风轮所持。非而居止。以东为方则毗提诃人面如半月。以北为方则郁单越人寿命久长。以西为方则瞿耶尼洲沧波浩渺。以南为方则阎浮提洲象马殊国。然则甲乙无定。十方无依。竞律竞禅奚是奚非。律之徒曰。世尊尝居给孤独园竹林精舍必知太守言。世尊非耶。予曰汝岂不闻。

以大圆觉为我伽蓝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此非我说。乃是佛说。于是律之徒默然而去。禅者曰。方外之士一瓶一钵。涉世无求。如鸟飞空遇枝则休。如龟游海值木则浮。来如聚梗去如灭沤。不识使君甲乙之乎。十方之乎。予曰。善哉。佛子。不住内。不住外。不住中间。不住四维上下虚空应无所住而住持。是真十方住持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时崇宁元年正月上元日记。

唐修雅法师听诵法华经歌

山色沉沉松烟幂幂。空林之下盘陀之石。石上有僧结跏横膝。诵白莲经从旦至夕。左之右之虎迹狼迹。十片五片异花狼籍偶然相见未深相识。知是古之人今之人。是昙彦是昙翼。我闻此经有深旨。觉帝称之真妙义。合目冥心子细听。醍醐滴入焦肠里。佛之意兮祖之髓。我之心兮经之旨。可怜弹指及举手。不达目前今正是。大矣哉甚奇特。空生要使群生得光辉。一万八千土。土土皆作黄金色。四生六道一光中。狂夫犹自问弥勒。我亦当年学空寂。一得无心便休息。今日亲闻诵此经始觉驴乘匪端的。我亦当年不出户。不欲红尘沾步武。今日亲闻诵此经。始觉行行皆宝所。我亦当年爱吟咏。将谓冥搜乱禅定。今日亲闻诵此经。何妨笔砚资真性。我亦当年狎儿戏。将谓光阴半虚弃今日亲闻诵此经。始觉聚沙非小事。我昔曾游山与水。将谓他山非故里。今日亲闻诵此经。始觉山河无寸地。我昔心猿未调伏。常将金锁虚拘束。今日亲闻诵此经。始觉无物为拳拳。师诵此经经一字。字字烂嚼醍醐味。醍醐之味珍且美。不在唇不在齿。只在劳生方寸里。师诵此经经一句。句句白牛亲动步。白牛之步疾如风。不在西不在东。只在浮生日

用中。日用不知一何苦。酒之肠饭之腑。长者扬声唤不回。何异聋何异瞽。世人之耳非不聪。耳聪特向经中聋。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经中盲。合听不聪合明不明。辘轳上下浪死虚生。世人纵识师之音。谁人能识师之心。世人纵识师之形。谁人能识师之名。师名医王行佛。令来与众生治心病。能使迷者醒。狂者定。垢者净。邪者正。凡者圣。如是则非但天恭敬人恭敬。亦合龙赞咏。鬼赞咏。佛赞咏。岂得背觉合尘之徒不稽首而归命。

梁皇舍道事佛诏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虽亿兆务殷而卷不释手。内经外典罔不措怀。皆为训解数千余卷。而俭约自节罗绮不缘。寝处虚闲昼夜无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屨葛巾。初临太宝即备斯事。日唯一食永绝辛膻。自有帝王罕能及此。旧事老子宗尚符图。穷讨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运神笔下诏。舍道文曰。维天监三年四月八日。梁国皇帝兰陵萧衍稽首和南。十方诸佛十方尊法十方圣僧。伏见经云。发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余诸善不得为喻。能使众生出三界之苦门。入无为之胜路。故如来漏尽智凝成觉。至道通机德圆取圣。发慧炬以照迷。镜法流以澄垢。启瑞迹于天中。烁灵仪于像外。度群迷于欲海。引含识于涅槃。登常乐之高山。出爱河之深际。言乖四句语绝百非。应迹娑婆示生净饭王宫诞相。步三界而为尊。道树成光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机心浅薄好生厌怠。自期二月当至双林。宗乃湛说圆常。且复潜辉鹤树。阇王灭罪婆数除殃。若不逢值大圣法王。谁能救接。在迹虽隐其道无亏。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鬘归凭正觉。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涉大乘心离二乘念。正愿诸佛证明菩萨摄受。弟子萧衍和南。

本经缺字对照（13 种 / 19 处）

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

原式	显示	处数	依据
[髟/火]	髮	7	Unicode 有此字（U+29B0A），即原字，非替换（CB00993）
[儘-吉+(其-(六-亠+一))]	儘	1	Unicode 有此字（U+3497），即原字，非替换（CB05587）
[髟/夭]	髮	1	Unicode 有此字（U+2EABD），即原字，非替换（CB05519）
[果/衣]	裹	1	Unicode 有此字（U+2E590），即原字，非替换（CB00399）
[跳-兆+荼]	蹅	1	Unicode 有此字（U+280D3），即原字，非替换（CB02222）
[疊*毛]	氈	1	Unicode 有此字（U+3CB2），即原字，非替换（CB00626）
[膫-(日/小)+(夸-大)]	胯	1	Unicode 有此字（U+2672E），即原字，非替换（CB03437）
[聲-耳+空]	磬	1	Unicode 有此字（U+23ADD），即原字，非替换（CB05431）
[口*御]	嘚	1	Unicode 有此字（U+2D2B7），即原字，非替换（CB00881）
[啣-止+山]	□	1	无字可补（CBETA 缺字库亦无）（CB03340）
[打-丁+麼]	摩	1	Unicode 有此字（U+2D8B9），即原字，非替换（CB05529）
[革*(廾/(冂@人)/戊)]	鞿	1	Unicode 有此字（U+2E9EC），即原字，非替换（CB02594）
[泳-永+耽]	漧	1	Unicode 有此字（U+3D37），即原字，非替换（CB05545）